

诗意的秋天

靳天龙

秋季是诗意浓浓的季节。秋天来了，秋天的一缕缕凉风，一片片叶子，一滴滴雨水，一座座山峰，一朵朵白云，一只只白鹤……莫不引发诗人的诗情勃发。古代诗人写下了一首首描写秋天的诗，而这些诗更增添了秋天的无穷魅力。

秋天是一首美丽的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月光漫水水浸天，一派空明互回荡。”明月清风，清泉潺潺，浣女回归，渔舟划动，月华如水，空明清澈，含蕴丰富，耐人寻味。只要用心去感受秋天，就会发现秋天具有独特的韵味。

秋天是一首动人的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叶声落如雨，月色白似霜。夜深方独卧，谁为拂尘床。”秋色迷人，蜿蜒山路，山居人家，火红枫叶，树叶飘落，月色清凉，独卧床上，真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中含情。秋天，因为诗人的妙笔挥洒更加迷人、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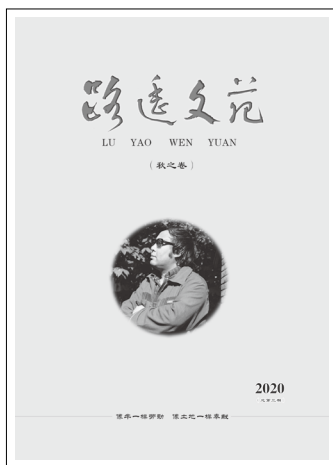
秋天是一首饱含真情的诗。“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写景怀人，景语都是情语，含蓄蕴藉。秋风吹起，落叶纷飞，想念故土，想念亲人、友人，思念绵绵，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秋天，因为诗人的情感抒发更加诗意浓浓。

秋天是一首思索不尽的诗。“秋气堪悲未必然，轻寒正是可人天。绿池落尽红蕖却，荷叶犹开最小钱。”“秋宵月色胜春宵，万里霜天静寂寥。”“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秋天里不必悲秋，秋天也可以气势不凡，秋景也有可爱迷人之处，秋收景象最是令人欣喜，令人难忘。诗人的诗句何尝不启示人们在生活中要善于思索？

秋天是一首奋发向上的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天高气爽的秋天使诗人心胸开阔，高昂地吟唱，抛却忧愁，豁达之心表露无遗。人们常说，秋天是萧条的、令人伤感的。可是，只要心携一份豪情，秋天何尝不是积极乐观、奋发向上、追求进步的季节？

诗意的秋天，是令人流连忘返的图画；秋天的诗意，是耐人品味不尽的佳酿。

目录



主 管：中共清涧县委宣传部
主 办：清涧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路遥文苑》编辑部
地 址：清涧县委大院三号楼六楼
电 话：0912-5261052
准印证号：（YL）2020-ST007
出版日期：2020年9月
印 刷：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001 诗意的秋天（卷首语） 靳天龙

本刊特稿

004 光焰千秋周总理 曹谷溪

小说走廊

010 薄雪 雷艳平
023 老杨与老羊 白保林
034 小米的车站 王文涛
037 乡镇上的城里女人 王东雄

散文空间

039 清涧——全秦要户 王建领
045 清涧记忆 吴姗姗
050 散文两章 宋红红
055 槐花如蝶飞 韩波兰
057 娘 赵玲
060 独子难教 曹卫江
063 二妹 党虎虎

诗歌手册

067—088

霍竹山 李光泽 梦野 罗至 武丽
姬小玲 杨明国 林子 余庆 王贵
齐晓玲 张柳青 张晓润 史诗 碧波
曹宏飞 樊瑛 草果儿 薛筱邴 杨岸

剧作工场

089 送戏下乡（小戏） 白建平

路遥研究

096 路遥笔下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精神 刘瑞平

文艺评论

102 老烟斗：为了诗歌，甘愿做自己的仇人
李晓恒
108 咬不破的命运之茧 黄土层

清涧河文化圈

111 清涧三赋 邓世荣
114 毛野人的传说 朱合作 搜集整理

《路遥文苑》编委会

总顾问：温江城 高明伟
顾问：白春田 白晓强 常彦林
惠清俊 惠生卫 韩波兰
编委会主任：常彦林
编委：霍兵娃 郑小波 李伟
彭晓波 刘世平 韩尚文
高世雄 杨贺 李延胜
邓世荣 张平 贺永军
张世卫 韩昀泽 刘雪峰
惠东莲 师欲晓 高光生
黄建雄

主编：曹波 陈旭晔
执行主编：贺志军
副主编：张文彦
编辑：刘小涛 惠胜利
李嘉懿 李联
秦小平 许艳
白林鹭 惠超笑

光焰千秋周总理

——写在电影《周恩来回延安》在全国播映之际

曹谷溪

2019年5月10日，电影《周恩来回延安》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首映仪式。主持人问我：“曹谷溪先生，您创作的电影剧本《周总理回延安》，今天首映，此时此刻您有何感慨？”我颤抖地拿着话筒说：“非常高兴，非常激动！”

—

1941年我生于陕北高原无定河畔的一个小村。父亲是曾跟随刘志丹将军参加过“东征”红军战士。

由于历史原因，陕北这块长期经过革命浪潮和风雨浸染的红色土地和人民，对党、对新中国，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链接。特别是1965年11月，我有幸参加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了周恩来总

理、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那时，我是延川县贾家坪公社的团委书记，是一名只有25岁的年轻后生。对于一位出生在农民家庭，从来没走出“金锁关”的小人物来说，所受的鼓舞和荣誉可想而知。

当即，我就写了一首当时倍感自豪的顺口溜：

红军儿子延安娃，
枪声中出生红旗下长大。
毛主席给我三件宝，
大笔枪杆锄一把。
扛锄我会种庄稼，
挥笔满山开诗花，
工农兵定弦我唱歌，
工农兵干啥我唱啥。

可以说，这首顺口溜，就是我终身从事文学事业的宣言，就是我一辈子从



1965年，曹谷溪参加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期间，在天安门留影

事文学创作、文学活动的初心。

周总理在我的心里已经成为一个精神意义上的，民族和国家的象征。也许，就是因了这一次与总理的一面之交，在一个陕北后生的心灵深处结下了一生一世难以解开的“总理情结”。

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二十多年的战争创伤，迟迟未能恢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使本来就贫困的陕北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当时，在陕北流传过这样两句顺口溜；

穿得好，走的快，
肚子里装些酸白菜。

穿着草鞋的革命，已行进在20世纪的“立交桥头”，对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陕北老区人民，还过着“贼来

不怕，客来怕”、“糠菜半年粮”的贫困生活。

即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陕北人民依旧对革命、对共产党充满感激之情，对当年毛主席、党中央在延安的日子，念念不忘。1973年6月9日，周总理离别延安时隔26年后，再次回到延安，更是将这种感情推向了极致。总理归来，陕北人民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汇集

延安，这样的场景，在延安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当总理耳闻目睹陕北人民依然饿着肚子，禁不住潸然洒泪……

1976年元月8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西北高原的万架大山竖起惊愕的眼睛；巍巍宝塔肃立在铅灰色的天空中，冰层下的延河发出了悲怆的呜咽……从延安到枣园的十几里大路上，人们冒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迈着沉重的步伐，去总理旧居吊唁。在这没有组织者的行列中，千万颗善良的心灵，在默默地掂量着这个不幸对国家、对民族造成了何等巨大的创伤！

就在这举国哀痛，民心欲绝的时候，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做花圈，不准佩戴黑纱白花的“禁令”，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人们坚信：历史，一定会站出来大声说话！

为表达我对周总理真切怀念的心情，从1976年元月21日至2月7日，《延安通讯》发表我撰写的章回通讯《洛河畔上女石匠》，统统署名“延纪周。”

1977年元月，接受陕西省作家协会的指派，我和路遥合作了纪实特写《难忘的二十四小时——追忆周总理一九七三年在延安》；1990年元月，我根据1947年5月4日，周恩来副主席从安塞县白庙岔出发，骑马疾行80华里在安塞真武洞主持召开了青华砭、蟠龙、羊马河“三战三捷万人祝捷大会”的历史事实，创作了缅怀周总理的诗歌《真武洞的传说》；1996年我又以1973年周总理回延安视察为主线，穿插了崂山遇险，真武洞祝捷，东渡黄河等历史片段，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周总理回延安》。用生动的历史画面，讴歌和再现周总理为党、为人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光辉形象。

二

我和众多延安人民一样，久久渴望将周总理回延安这一历史事件搬上荧幕。可是，在诸多的困难面前，我束手无策。

梦里想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我在西安一个餐馆见到了著名表演艺术家、周恩来特型演员刘劲。这也许是上苍的特意安排！

我告诉刘劲自己创作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周总理回延安》，并在一家全国公开刊物发表。

我对刘劲说，1977年，我和路遥采写《难忘的二十四小时》时，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周总理要乘车上宝塔山，当时，延河没有桥，汽车陷进了延河。延安的老百姓用自己的手臂把他的吉普车从河水中抬出来。但是，当时我们无法将这个故事写进文章；电影《周恩来》，就是王铁成主演的那部电影，有抬车的镜头，但一闪而过。谁抬的车？为什么抬的车？让这件事承负怎样的思考？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空白。

我从“抬车”这个情节上大做文章。安排两个有名有姓的抬车人。一个背褡裢的老汉，沙家店战役时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房东”。他骄傲的说，“打沙家店的时候，毛主席、周副主席就住在我们的上窑里，周总理曾夸他婆姨做的钱钱饭煮洋芋可好吃哩！”；另一个是毛主席、周副主席1948年3月东渡黄河时的船夫常树桐的儿子“常纪周”。总理的车缓缓地人群中驶过时，老头

问后生：“你把咱总理看见了没有？”

后生说：“看见了，就是眼泪流得一滴没看真！”

抬车时，背褡裢老汉用一管长烟锅杆子“噢嗨，噢嗨，”地喊着号子指挥众人抬车。那个斜背包袱的后生就在保险杠上奋力抬车。周总理误将他认成当年送他们过黄河时负伤的船夫“常树桐”。他激动的泪眼中将延河幻化成黄河，将吉普车幻化成木船。

1948年3月23日，黄河川口古渡春光明媚，万里长空阳光灿烂。毛主席、周副主席一行，健步走出“河防司令部”的大门。院子墙外，埝畔上到处是围观的群众，一位地方同志将身边的常树桐介绍给周副主席：“这位是川口渡口水手工会主席常树桐。今天由他负责组织6条大船，20名水手，将中央首长送过黄河。”

周副主席问他：“开船多少年了？”

“我们都是这黄河上玩大的娃娃！”

说话间，经过常树桐家的院子。门楣上挂一个细柳条扎成的弓箭，弓箭红绿交缠得花花绿绿。周副主席指着那“弓箭”问他：“为什么要挂这个弓箭？”他说：“这是我的家。今天，我双喜临门。早上我婆姨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出门又见贵人呀！”

黄河川口渡口，一线6条大船，汪东兴安排毛主席上了1号船，周副主席2号船，任弼时上3号船，招呼中央机关全体人员搬运行李，中央领导与船工们握手道谢……

一声出发的军号响起，毛主席的一号船顺利启航；周副主席乘坐的二号船搁浅，无法开启，船工常树桐纵身跳进冰冷的河水，用肩膀扛船，水手们齐声呼喊“噢嗨，噢嗨！”，船开动了才发现船上的铁钉划破了常树桐的臂膀，鲜血流出……周副主席说：“常树桐同志，你负伤了？”常树桐说：“没事，划破点皮皮。”周副主席从背包里取出一条印有“将革命进行到底”（蓝色的字）的毛巾亲自给他包扎。周总理深情地注视奋力划船的船夫，他泪眼中又将木船幻化成吉普车，黄河又幻化为延河。常树桐幻化为他的儿子常纪周。

常纪周他们将总理的车抬过延河，一上河岸，周总理便走下来向抬车的群众挥手致谢：“谢谢你们了，延安的父老乡亲！”

周总理转过身，一把握往常纪周的手说：“你是常树桐？”

“常树桐是我大！”

“是他送我过黄河的，他负了伤……”

“我大老了，他叫我来看看你！”常纪周立即打开包袱，拿出一个白毛巾缝

制的口袋，“这是我家院里的红枣，我大要我送给您和毛主席的！”

周总理双手颤巍巍地接过这袋红枣。白毛巾缝制的口袋上印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字样。

刘劲同志非常认真地听取了关于周总理回延安的剧情介绍。他专注的眼神和欣慰的笑容告诉我，周总理回延安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他。

据我所知，刘劲在近七十部影视作品中成功扮演了青年周恩来和中老年周总理。我说：“这部戏的导演、主演非刘劲莫属！”

三

今年五月，在人民大会堂和延安首



2019年，电影《周恩来回延安》首映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映式上我说过同样一句话：电影《周恩来回延安》的成功，是导演、主演刘劲的成功！

为演好晚年重病在身的总理，刘劲暴瘦28斤。

《周恩来回延安》剧组在延安拍摄时，下榻杜甫川的“中皇”酒店。这个酒店的经理何国伟告诉我，刘劲为了瘦身，每餐只吃两片减脂饼干、两片牛肉、两粒小番茄和几片生菜。

送餐的服务员常常是笑脸送餐，心痛地含泪而去……

刘劲是一个为影视艺术事业甘于吃大苦、受大罪，勇敢而顽强的战士。在延安南泥湾拍摄时，连续工作了两个通宵。2016年12月中国文联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在人民大会堂我和拄着拐杖

的刘劲合影。他说，在话剧《从湘江到遵义》的演出中脚部扭伤了。后来得知，他带着巨烈的伤痛还坚持演出……去年，他被评为“中国好演员”。我说，如果将来中国设“华夏功勋演员”奖，我第一个为刘劲投票！

评价一个演员的标准是“德艺双馨”。刘

劲同志不仅追求文艺工作者应有的革命情操与道德修养，在艺术上更是追求精益求精。

我的《周总理回延安》原剧结尾放在总理与黎汉武、徐小敏、刘竞章等省地领导，为实现延安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翻，喝“誓师酒”这一场戏。

刘劲同志看了剧本说“这部戏在这儿结尾太早”。

根据刘劲同志的意见，我对原剧本作了修改：

总理的车队缓缓驶出延安干部招待所的大门。

临近延安大桥时。总理对司机说：“靠边，停车！”

总理慢慢走下车来，深情地俯视延河，仰望宝塔良久……

延安机场。为总理送行的干部、群众高呼：总理再见！总理再见！总理再见！

总理一步步走上旋梯，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到关闭机仓的时间了，可是他迟迟不进机仓。飞机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腾空而起。在飞机上，总理对乘务长说：机务长同志，我把延安还没有看够了，请再围绕延安飞行一圈！……

我说：“这些情节好写，但难演。”

刘劲说：“好演。”

果然，刘劲用娴熟的影视语汇，倾叙了一曲“一步三回头”的心曲。特别是，临别时那位招待所的服务员从心底喊出的那一句话“总理，你还回来么？”

应该说，谁都知道总理的身体状况。这一别，也许，就是永别！这是一句戳心窝子的话。影片播映在这儿，有谁不感动？有谁不流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领域的创造能力举世瞩目。但是在文化艺术领域，在追求影视作品收视率和经济效益的利益驱动下，相当数量重形式不重内容、重娱乐不重思想的影视作品充斥影视市场。这样的现状，不得不说是—一个人口大国文化崛起的短板。将《周恩来回延安》这一缅怀革命前辈，传承优良传统，展现人民总理伟大光辉形象的影视作品搬上荧幕，有着广泛的教育意义。在新时代的伟大历史征程中，人，该怎样活？事，该怎么做？官，该怎样当？敬爱的周总理就是一面镜子！

我以为，这就是周恩来总理的初心，所有共产党人、所有革命干部的初心。

薄 雪

◇ 雷艳平

从山爪上搂回来一背篓干草和羊粪蛋蛋，缠香进了窑，她舍不得一下都烧了，留一半倒在灶火圪崂，剩一半填进炕洞，然后划了根火柴点着。草易燃，羊粪慢慢煨着了，一缕淡淡的白烟从炕洞口钻出来，蛇一样缭绕在窑顶上空，很快被冷空气吞没。

山里的窑洞又高又深，靠窗一盘大土炕，炕后是锅台灶火，后窑掌放着一排坛坛罐罐，装粮食或腌菜用，这是山里人的家。按说窑洞住着冬暖夏凉，但冬天如果没有烧的，窑洞一样冷冰冰的，没一点暖气。

缠香搓搓冻得发麻的手，叹了口气，用一块砖头堵住炕洞口，让草粪慢慢煨着。如果不堵住口子，用不了多久，仅有的一点热气也会被烟囱吸走。

婆婆在炕上咳嗽，她喉咙里似乎有很多痰咳不出来，呼噜呼噜直响，就像老猫打呼噜。婆婆喘着气喊缠香：“娃！娃！”婆婆从来不叫缠香名字，就叫她“娃”，也许婆婆不把她当媳妇，就把她当成自己的娃。缠香走过去，婆婆手指指旁边的尿盆子，她要尿。缠香把尿盆子放在婆婆身子底下，一股浓浓的尿骚味钻进缠香的鼻子里。婆婆患气管炎、肺气肿多年，夏天还可以，冬天就不行，一接触冷空气就咳嗽得喘不上气来，嘴唇憋得青紫。缠香就不让婆婆出门了，把尿盆子放旁边，尿尿在家里解决。一次婆婆嫌便在家里太难闻，就自己挣扎着出去，要不是缠香及时发现，那口气就憋了过去。

倒尿盆子，缠香趴下看了眼鸡窝

里有没有鸡蛋，天冻鸡也不下蛋了。那六七个鸡婆正忙着在院里寻吃的，把缠香晒下的一小堆干牛粪全用爪子摊拨开来。她拿起扫帚将它们撵出院子，让它们到硷畔上寻吃的。缠香寻思着，婆婆吃的鸡蛋也快完了，鸡再不下蛋，要到很远的集镇上给婆婆买些鸡蛋。婆婆每天早晨要吃两个荷包蛋，清格凌凌的白水卧着两个雪白的荷包蛋，看着很诱人。

缠香在旁边那孔破窑里抱了些荞麦秸秆进了窑洞，赶快把鸡蛋给婆婆做得吃了，她不敢怠慢，还要到沟底担水去。男人如果在，担水的事就不用缠香操心了，男人会担着两只大铁桶，从沟里把水担回来。但男人出去打工了，家里所有的事都撂给了缠香。包产到户后，虽然吃饱了肚子，但没钱花，手头紧。买化肥，给婆婆买蛋买肉，油盐酱醋，一切花销，没钱不行。男人出去挣钱，估摸着家里没钱了，就寄回来。缠香知道男人在外面挣钱不容易，她在家过日子很是节省，除了给家里和婆婆必要的花销外，她舍不得给自己买一点东西。几年来，几乎没有添过一件衣服。堂叔弟媳妇大霞看不惯她这样，说她太老实，太傻，就知道像牛一样下苦，把男人放在外面，守着个半死的老婆婆，端屎倒

尿地伺候。年轻轻的还不撵男人去。再说你就那么放心自己男人，谁知道他在外面干些啥，现在外面的花花世界热闹着呢，一旦男人有了二心，我看你咋办？

缠香觉得大霞越说越离谱了，怎么可能？自家男人是个什么人，她知道，她相信男人不会干那出格的事。老娘有病，男人又不是不知道。缠香也想跟着男人去了，两口子守在一起，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的。再说，两个人一直分开，到现在连个娃也没有，缠香也发愁，但是自己一走，婆婆咋办？

大霞就给缠香出主意说，让你婆婆到你大姑姐家去住，都是老娘生的，你大姑姐也该养养老人，伺候伺候，住上个一年半载，你也好轻松轻松，跟你男人出去见见世面。缠香一听，想这倒是个办法，婆婆的闺女住在尖山村左边的那个村子，和尖山是邻村，离她们不远，缠香站在她家硷畔上，还能看见那个村的炊烟呢。

但去年发生的一件事，缠香知道了婆婆是不愿去大姑姐家的。

去年秋天，在城里打工的邻居喜鹊男人马栓给缠香捎回来话，让她进城一趟，说她男人患感冒一直不好，一个人躺在工棚很长时间了，没人照看。缠香听后心急如焚，就想着马上要到城里看

男人。可她走了，婆婆怎么办？喜鹊说，先送你大姑姐家吧。一句话提醒了缠香，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了。本来让大姑姐过来照看几天，但大姑姐有孙子走不开。她捎话让大姑姐来一趟，可等了两天也不见来，缠香急得不行，就跑过去了。大姑姐怀里抱着孙子为难地说：

“我要过去找老人，脱不开身，孙子没人看。你姐夫的脾气你也知道，说有个孙子挖屎挖尿也够了，还要再添个不能动的老人。”缠香说：“你兄弟在城里病了，不知死活，我急得几夜没合眼，你就照看几天，我回来就过来接。”她可怜巴巴地望着大姑姐。大姑姐耷拉着眼皮说：“那你送来吧，没人过去找。”缠香点点头急急走了。

婆婆听说要把她送到女儿家去，就不情愿了，一早起来就在炕上抹眼泪，缠香做的荷包蛋端到面前也不吃。婆婆知道女婿脾气不好，自己行动又不便，女婿肯定嫌弃会给她脸子看。婆婆说：

“娃，你去看富生吧，别管我，我是个快要死的人了，活着没有一点用。我哪里也不去，就在自己家。”缠香说：

“妈，你气管炎这么严重，跟前没个人不行，万一气憋过去了咋办？”“憋过去就好了，不用再拖累你，人迟早是要死的。”“你过我姐家住几天，我回来

就过去接你。”婆婆摇着头，脸上的泪水在闪光，头上的包巾滑落下来，白花花的头发十分刺眼地晃动着。缠香瞅着婆婆雪一样白发，心里也一阵难过。怎么办？缠香想不能再顾及婆婆的想法了，她给婆婆穿好衣服，背起婆婆就走了。婆婆却手抓住门框死活不松开。“娃，娃，我不去，我就死在这窑里了，妈求你了。”婆婆眼里闪着凄凉绝望的光，好像缠香要彻底抛弃她，不要她了似的。缠香一下心软了。背上的婆婆轻飘飘的，没有一点分量，缠香感觉婆婆犹如一盏快要耗尽的油灯，婆婆活在世上的日子恐怕也不太久远了。缠香觉得自己的行为太残忍。婆婆的衣服上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该给婆婆换洗衣服了，她这几天由于满脑子想的都是男人不知咋样了，竟把婆婆给疏忽了，她心里很自责。罢了，缠香改变了主意，婆婆不去大姑姐家算了，本来她心里也想让婆婆在大姑姐家住上一段时间，她也能轻松轻松，去城里看男人心里也踏实。自己走这几天，就让邻居喜鹊过来招呼一下，凑合两天。缠香说：“妈，你松手，不想去算了，不送你了。”缠香把婆婆重新放回炕上，给婆婆换了净衣服，就动手给婆婆把脏衣服洗了。

那夜，月光很亮，洒在窗上亮晶晶

的，缠香借着月光整理好两件给男人拿的衣服，又把给男人做的一双新布鞋装上。望着窗上的月光，缠香的心一下子就飞到了男人身边。不知男人咋样了，想着就能见男人了，缠香心里很高兴。第二天，就在缠香安抚好家里准备动身时，喜鹊来家说男人又捎来话说不来了，让她在家照顾好老人，他好着呢。缠香没能去城里，心里多少有些失落，但她想只要男人好了，健健康康的，她就放心了。

伺候婆婆，缠香觉得这不算什么难事，谁家没有老人，人人都会老。最难的是缺柴少水，男人不在家，这两件事最难。尤其烧的，住在干山顶上，一棵树也不长，哪里有柴。只有每年收些庄稼秸秆和牛羊驴粪，能烧的都拿来烧了。没水吃还可以靠老天爷，院外坡底下有一眼水窖，夏天收雨水，冬天收雪水，家家户户都这样。但遇到老天爷不下雨，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到沟底人工担或用牲口驮。她家没有大牲口，只能人担。沟底下有一股细小的泉水，但距村子有好几里路，一上午也就担一担水，费时费力又费力。所以水也金贵着呢。平时用完的洗脸水洗手水缠香都舍不得倒掉，全用一个盆盛着，洗刷婆婆的脏衣服。婆婆的衣服几天就得洗一次，要

不就有味了。大霞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她跟着男人外出打工很长时间。她说城里人用自来水，自来水管就安在院子里，用手一拧想要多少就有多少。那水清冽甜丝丝的，特干净。哪像咱这窖里的水，又浑又黄，还飘着羊粪蛋子，喝着一股土腥味。缠香听了大霞的话羡慕得不行，就想要是这山里也有自来水就好了。这么说男人在城里打工也能喝上自来水，想到这，缠香心里又满足了。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缠香就遗憾父亲没让自己继续读书。她娘家也在山里，父亲和母亲一共生了六个丫头片子，没能生下儿子。父亲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稍不如意就漫骂母亲和她们姐妹，她们常常一边干活，一边听父亲漫骂。母亲受父亲的气更是不计其数。母亲之所以能长期忍受父亲的坏脾气，是因为自己肚子不争气，没能生下儿子。她初中毕业后，顺利考上了高中，高中要到县城去念。可父亲说，读那么多书有啥用，女孩子将来终究是人家的人，别读了。缠香知道父亲不想出钱供她了。父亲唯一的希望就是盼她们姐妹六人快快长大，然后把她们全部嫁出去，只要彩礼可观，嫁一个算一个。父亲打的小算盘是，自己没有儿子，老了谁养活？只有攒点钱心里才踏实。缠香虽然心里怨

恨父亲，但她想父亲的主意是对的，要不他们姐妹个个都嫁了，父亲和母亲老了跟前连个端水的人也没有，缠香也就不怨父亲了。

缠香只能怨自己命不好，当初男人来看缠香的时候，父亲其实并不满意。父亲知道那个地方叫尖山，住在光秃秃的山顶顶上，不长一棵树。村子和外面连着的只有一条细长的羊肠小道，架子车都过不去。所有能种的地都在斜坡上，几乎没有一块平地。山大沟深，十年九旱，没柴没水，靠老天爷吃饭，日子过得很苦焦。但男人拿出那两千块彩礼让父亲动了心，父亲就这样把她给卖了。缠香虽然心里委屈，但也不能违背父亲。她没有大姐命好，大姐嫁的那个男人在滩区，村子土地肥沃，还有一条小河流过。缠香去过一次大姐家，羡慕死了，和尖山村有着天壤之别，根本没法比较。

不过男人看缠香老实本分，是个过日子的女人，模样也俊，心里还是很疼缠香的。在家时，脏活累活总是不让缠香干，自己都抢着干了。男人有的是力气。自从外出打工后，他也是春天帮缠香把地种上，让缠香自己一个人去锄草料理，到收割时赶回来帮忙，等忙完又出去了，直到寒冬腊月过年才回来。村里的年轻男人大都这样，有两户人家男

人在外边挣下了钱，干脆把家搬进城里，租房住，两口子都打工。有孩子的就把孩子送进城里的学校，女人给上学的孩子做饭，男人打工。当然这要男人有本事，才能在城里立住脚。凡是走出去的男人，在外面见了世面，都不想回尖山了。这地方太苦，男人也给缠香许诺说，等以后挣了钱，他也要把老娘和她接到城里去住。缠香就向往着，幻想在城里生活的样子，再也不用为没柴烧没水吃发愁了，那该有多好啊！但看看眼前的现实，缠香又觉得，男人的那个愿望很遥远，缠香知道不能实现。

婆婆没来得及蹲在便盆上，拉在了裤子里，她一声声地喊着：“娃，娃！你快来看看，身下热乎乎的，是不是糊裤子了。”缠香急忙过来说：“妈，你不敢动，让我看。”脱下裤子，果然拉在了裤里，臭味逼得人不想喘气。缠香用纸擦净，再用湿毛巾给婆婆擦干净腿，重新换了净裤子。脏裤子要用外面的土缠干净，再用水洗，这样看着不那么恶心，还能节省点水。把婆婆拾掇干净，要洗这些脏衣服，还要去担水。每一次担水缠香都累得浑身像散了架，有时她真想让那些臭烘烘的脏衣服就那样堆着，不理它。但这个念头一动，她又有些不忍心那样做。她心想，要是能下一

场雪就好了，缠香心里盼着下雪，盼了很长时间。可老天爷似乎跟缠香杠上了，就是不下。缠香想下了雪，收了雪水，就不用再在沟底担水了。终于老天爷随了缠香的愿，没过几天山里降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缠香早晨推开门一看，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雪是在夜里悄悄下了，还很厚，这下能往水窖收雪了。缠香在外面兴奋地忙碌着，雪厚，扫帚扫不动，就用木掀，缠香把院子里、硷畔上、坡下的雪全铲得堆起来，拍瓷实。每一堆雪中间挖一个眼，这样等雪冻成雪坨，从地下铲起，用一根粗绳子穿进眼里，将这个雪坨子拉到水窖旁，用铁锨铲成几块，推入水窖里。一进窖里，窖里的温度比地面高，用不了几天雪就融化成水了，这样省工又省力。

隔壁邻居马栓媳妇喜鹊来问她借木掀，神秘地对她说：“有新鲜事呢，知道不？”“啥新鲜事？”喜鹊凑到缠香耳旁低声说：“二喜婆姨小桃怀孕了。”“这有啥稀罕的？”“你知道她男人是啥时走的？”喜鹊瞪着眼看着缠香。“他男人半年前就打工走了，一直没回来，孩子从哪里来？”“你咋知道？”“前两天我去沟里担水，见小桃担着两大铁桶水挣命走着，也不歇，汗珠子像雨点一样，走不了多久，

就放下水桶呕吐一阵，眼泪鼻涕糊一脸。”“那也不一定是怀孕，说不定是着凉了。”“噫，那种事逃不过我的眼睛。”“是谁做的孽？”“还能有谁。”喜鹊撇撇嘴。“这可咋办，他男人回来咋交代？”“谁知道，可怜哟！”“你不敢向外乱说了。”“我知道。”喜鹊扛着木掀铲雪走了。缠香望着远处白皑皑的雪，发了很长时间呆，她感到彻骨的冷，赶紧回家还要给婆婆洗衣服呢。

缠香在院子里放着两个大黑缸，两个大黑瓷盆，为的是多收些雨水或雪水，现在都盛着满满的雪。雪消融后，缠香就用雪水给婆婆洗尿裤子。她死劲搓揉着，洗了几遍，可那股子臭味总是洗不掉。雪融化后的水冰冷刺骨，缠香的双手都失去了知觉，手指惨白，没有一点血色。缠香舍不得热水，没有烧的，节省点还要给婆婆做的吃呢。

窑里冷，婆婆不停咳嗽，缠香知道这场雪下得又遇到了新麻烦，水不用担了，可烧的又成了问题。外面的一切都被雪压了，粪也拾不成，庄稼秸秆所剩无几。再说庄稼秸秆又不耐烧，穰穰的没有火力，燃起来火苗看着很大，但很快就熄灭了。缠香看着燃起来的火苗在几分钟内熄了，就幻想着能有几块碳就好了，可以燃很长时间呢。但这大山里

就是有钱买炭也拉不回来。交通不便，架子车到不了尖山村。看着那细瘦的羊肠小道，缠香不明白，老祖宗怎么把家安在这么个鸟都不拉屎的地方？缠香的愿望男人上了心，去年腊月二十五，男人打工回来了，身后背着个蛇皮袋子，袋子里不知装些啥，看上去疙疙瘩瘩的。村里人看见都不知男人背回了什么宝贝，把男人压得大冬天背上的汗湿透了棉袄，都稀罕地撵到家里来看。男人将他们统统撵出去，不让他们看，一脸神秘。缠香也兴奋好奇地看着男人，什么东西？当男人慢腾腾地解开裹了两层的蛇皮袋子，原来男人背回来几块炭。看着乌黑发亮的炭，缠香眼里顿时涌出了泪水。她心疼男人，上前捣了男人一捶说：“你傻阿？一百多里路，背回来几块炭？这石头疙瘩多沉啊！”男人咧嘴一笑说：“你不是想有炭烧吗？”缠香每次想起这件事，都会偷偷地笑起来，心里暖暖的，男人是疼她的。

一场大雪使这户人家陷入困境，没有烧的，缠香想她年轻可以抵抗寒冷，婆婆却不行。眼看着婆婆混浊的眼睛睁的像牛眼似的，那眼球似乎都要蹦出眼眶，一口一口费力喘气，缠香心里很难受。家里所有的庄稼秸秆和平时攒下的牲畜粪所剩无几，再也没有什么可烧。

前几天喜鹊给了她一背篓羊粪，她家也缺烧的，不好意思再要人家的了。

缠香想到了村里羊圈里的羊粪。自包产到户后，本来队里集体的羊也应分到各家各户去，但没有分，村长不分。村委会没有钱，村长说还要靠这群羊每年卖羊绒的收入，供村委会的日常开支呢。原来老村长活着时，村里人没烧的，村上规定各家轮着在村里的羊圈里扫羊粪。今天你扫，明天他扫，很公平。这样轮了很多年，相安无事。老村长患病去世后，新村长就打破了原来的规定，不让轮着扫了，说没有烧的困难户给适当解决，有烧的就不给了，攒下粪村委会要种地用。也就是说村长让谁扫谁就能扫，天高皇帝远，村长说了算。

村里的羊圈围墙很高，村长怕人偷羊粪，专门给羊圈焊了个铁栏杆大门，羊子在不在圈里都会锁着大门，谁也进不去，别说偷羊粪了。要是没有下雪，缠香也不至于这么窘迫，山坡沟壑总能搂些杂草和牲畜粪便。可现在地上铺着厚厚的雪，天冻一时消不了，到哪里去找烧的呢？缠香来到村里的羊圈旁，见铁大门上挂着锁，放羊的把羊赶出去了。这么大的雪羊出去吃什么呢？缠香想着透过铁栏杆向里望去，见羊棚底下羊粪堆得很厚，棚子外面的羊粪被雪压了，

羊踩踏后羊粪和雪搅混起来。一股浓浓的粪味扑鼻而来。不知为什么，缠香闻着这熟悉的羊粪味，竟一点也不觉得臭，反有股特别亲切的感觉。那些和雪搅混在一起的羊粪，就像一颗颗黑珍珠掺进白面粉里，那么耀眼，好看。她真想进到羊棚下揽上一背篓干羊粪，回去把炕烧得热热的，这样婆婆就不会受罪了。

缠香在羊圈外面呆站了很久，她踟蹰着，犹豫着，最后缠香决定去找村长。她估摸着这个时间村长在家，他老婆肯定也在。缠香不明白，村长婆姨是个有名的醋坛子，平时盯村长盯得很紧，但村长该干什么都干了。村长看见缠香有些惊讶，他正坐在桌前一个人玩扑克牌算命，面前放着一盘炒花生米。村长窑里暖烘烘的，一股煨羊粪的味儿。村长婆姨正在做饭，看见缠香，村长婆姨只淡淡地招呼了她一声，就低头做自己的事，也不招呼缠香坐。村长冷冷地问：“你来做什么？”缠香说：“我婆婆气管炎犯了，家里太冷，没烧的，来求村长同意在村里的羊圈里揽点羊粪。”“嘿嘿，你也求我？平时帮你你都不要，这次需要了？”村长回头瞥了老婆一眼，他老婆狠狠地瞪了村长一眼，同时也瞪了缠香一眼。村长婆姨虽然在那里做着饭，但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村长的监视。村长

对着缠香意味深长地笑了，然后一本正经地说：“早就给你说嘛，男人不在家，女人要有个依靠。想要羊粪，等村里研究一下，给你回话。”缠香转身出了门，她知道村长在找借口，揽羊粪这点屁事，还用研究？

大雪地里，二奶奶穿着那件破旧的黑布棉袄赤着脚追着她们姐妹要糖吃。她们哪里有糖，为了逗二奶奶，就把雪捏成一个小圆球用纸包成糖棒样，递在二奶奶伸到她们面前又黑又脏的手里。二奶奶急切地剥开纸，一口把雪球吃进嘴里。她们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手指着二奶奶喊道：“傻灰婆！傻灰婆！”二奶奶憨憨地对着她们笑。缠香突然笑醒来，原来做了个梦，梦里回到了童年。

缠香裹紧被子，再无睡意。冬天的夜太漫长了，窑里寒冷，更加难熬。她想起白天找村长的事，本来不能找村长，缠香知道，但没有别的法子。如果自己也被村长欺负了，像小桃那样怀孕了咋办？缠香越想脸越烧，心也扑通扑通乱跳起来。她捏了一把自己发烧的脸，悄悄骂自己，你胡想些啥，这么不害臊。也许离开男人太久，她想男人了。她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出事，要不怎么对得起男人。

想起男人，缠香眼泪就流了出来。

他现在什么地方睡呢？是睡在寒冷的工棚里，还是在廉价的旅社里？吃得饱不饱？缠香想着一阵辛酸，男人在外面为了挣几个钱，多不容易。她在家也受罪，要不是婆婆，她一定撵着男人去了，两个人在一起再苦再累，心也是踏实的。她心里这么酸一阵苦一阵，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突然，缠香感觉身边的婆婆怎么连一点声响都没有。平时婆婆睡觉不是很重的呼噜声，就是吃力地喘气声。她慌忙爬起来，手放在婆婆鼻子底下，感觉到了婆婆的呼吸，她才松了口气。黑暗中缠香把压在婆婆身上的老羊皮袄往上拽了拽。

睡不着，缠香又回到了童年。

她和二姐缠定在山坡上放羊，二奶奶像尾巴似的跟在后面。

“缠香，给我吃个糖。”二奶奶手伸得长长的，问她要糖吃。她装模作样地在兜里掏着，可掏了半天也没有，便在二奶奶面前展开空空的两只手。二奶奶失望的表情令她不忍。二奶奶年轻时生过几个孩子都夭折了，一个也没留住。最后在42岁那年又生下个瓜把儿子，不知怎么疼才好。夫妻俩生怕孩子再有个什么闪失，但那孩子在五岁那年还是没有留住，患急性脑膜炎去了。二

奶奶也因此落下了病根，精神不正常了，整天疯疯魔魔，只知道把破衣服或枕头填进自己肚子里，把肚子隆得高高的，逢人便说她又怀孕了。其次就是不论看见谁家的孩子她都会尾随在人家屁股后面。她和二姐出去放羊时，二奶奶就经常跟着，眼瞅着她俩蹦蹦跳跳的样子，她脸上就会呈现出一副非常安静慈爱的笑容。自从二奶奶变成这样后，就有了一个嗜好，爱吃糖，只要看见大人或小孩，认识不认识，她都会手伸到人家面前要糖吃。只要一说糖字，她口里的涎水就会不自觉地嘴角流出，收也收不住，那神情就像一个孩子。“你有糖吗？给我吃个糖。”缠香始终搞不清楚二奶奶为什么那么爱吃糖。听说二爷爷曾经找过算命先生，说二奶奶命里克夫，一辈子无子嗣。二爷爷曾经有过不要二奶奶的想法，要和二奶奶离婚。但那时他们都四十多岁了，二爷爷家穷，不可能再娶个媳妇。所以二爷爷就把一切不如意都归罪于二奶奶，从不关心她，不是打就是骂。二奶奶问别人要糖吃，特别是在陌生人面前要，二爷爷觉得很丢脸，经常打二奶奶。一次缠香亲眼看见二爷爷抓着二奶奶的一只脚，倒拖在地下往回拉，一边嘴里恨恨地说：“我拖死你，让你再要糖吃！”二奶奶最终还是奔着

甜蜜的世界去了。一次她在脑畔上走着，脑畔边长着一棵杏树，树上结着青杏，她突然兴高采烈地喊叫起来，说那杏树上挂满了糖果。她不顾一切地扑过去摘，结果从脑畔上摔了下去，再没能醒来。

那以后缠香经常梦见二奶奶追着她要糖果吃。有时眼睛一闭，就看见二奶奶可怜兮兮的模样，伸到她面前的手又黑又脏：缠香，给我吃个糖。嘴里的涎水拉得长长的，一直挂到胸腔子前。

缠香迷迷糊糊睡着了，被婆婆的咳嗽声吵醒。缠香觉得自己困得不行，眼皮都睁不开。旁边的婆婆一声声咳着，她揉揉眼睛，慢慢清醒过来。瞅见婆婆头杵在被子上，咳着缓不过气。缠香急忙爬起扳过婆婆的身子，让她仰躺着，用手在她胸前使劲捋，捋了好一会儿，婆婆的气才顺了些，乌黑的嘴唇渐渐有了血色。“娃，你说我咋不死呢？”婆婆一口口喘着气。“妈，你胡说啥呢？”“我要是死了，也就不会拖累娃娃了。”“妈，你好好活着，有我呢。”缠香安慰着婆婆，她给婆婆盖好被子。

“没有烧的，这窑里冷，我气憋得上不来。”“妈，没烧的，我会想法子的。”

早晨，缠香从旁边那孔破窑里搂了些不多的荞麦秸秆，抱进窑填进炕洞里燃着，赶紧堵住炕洞眼。她记起村口有

一小堆自己拾下的牛粪，被雪压得也找不着了。她拿起木掀，背起背篓，想到村口再寻一寻。来到坡下，见小桃背着一背篓羊粪从坡底上来。她瞅了眼小桃没说话。小桃的脸色难看极了，刮白刮白的，没有一点血色。缠香知道小桃的羊粪是从村里的羊圈里揽的。小桃看见她有些不自然，讪讪地问她去哪里。缠香胡乱应了句，急忙离开了小桃。缠香在村口的雪地里寻了半天，也没找到那堆牛粪。白皑皑的雪刺得人眼睛都睁不开，牛粪说不定早被村里哪个没烧的人揽走了。缠香泄气地用木掀将地上的雪铲起扬出去，只要是高一点的地方她都铲一下，看是不是牛粪。雪在空中飘撒开来飞舞着，被风一旋返回来全落在她身上。缠香像跟谁赌气似的不停地铲着雪，结果她很快变成了一个雪人。

缠香拍掉身上的雪，此刻她眼前出现小桃弯着腰背着满满一背篓羊粪往回走的情景。她心里苦笑笑。小桃有两个娃，孩子小，拖累得庄稼都务弄不过来，更没攒下什么烧的。男人是个浪荡货，没什么苦力，说是出去打工，一走就不见回来。就是回来了钱也没挣多少，都被他浪掉了。小桃不向村长妥协咋能活下去？

婆婆的脚和腿都肿了，看着明胖胖

的，气吹起来似的。嘴唇青紫，脸也肿了，用手指一按一个深坑，半天弹不起来。缠香想捎话让男人回来，但这大雪封了山，消息也不通了。家里太冷，这样下去不行，还得去找村长。缠香急火火出了门，刚出院子，就见村长远地向她家走来。

缠香忙转身回到家。村长进了门。他在窑里来回转了转，看了看说：“窑里真是冷，婶子咋样了？”他走到炕边看婆婆，见婆婆被一堆臃肿的被褥围盖着，只露出那张浮肿蜡黄的脸双目紧闭，像是睡着了。村长瞅着缠香说：“我是来给你通知的，村里同意给你解决烧的。我已叫刘三洋给你揽了一背篓羊粪，现放在村委会，得你自己去村委会背回来。”缠香站在门边说：“好啊，一会我过去背。谢谢村长了。”“不用谢。”村长又瞅了眼缠香说：“你赶快过去，我在村委会等你。要不我走了，门一锁，你进不去了。”说着转身出了门。缠香望着村长的背影，心里冷笑着说：这一手真狠。明知道我家没有男人，偏叫去村委会找。一背篓粪，要是真关心村民就背来了，这安的啥心还不明摆着！

狗官！缠香心里恨恨地骂了句，她真想给他脸上唾一口痰，啥东西！但缠香也只能在心里骂，她知道村长是不能

得罪的，得罪了以后麻烦事多着呢，有个什么优惠，村长会处处克扣你，什么好事也轮不到你了。比如去年政府给了尖山村几袋优良荞麦种子，村长就没给她家分，别人家用的新种子，亩产就比她家高，原因缠香心里清楚。

缠香用一个输过液的玻璃瓶装进热水，拧紧塑料盖让婆婆抱在怀里取暖。婆婆手肿得几乎抱不住瓶子。缠香对婆婆说：“妈，我去村委会背羊粪，一会就回来。”婆婆点点头。

缠香往村委会走，她心里一直想着昨夜做的那个梦。昨夜她做了个好梦，梦见她兜里装满了花花绿绿的糖棒。二奶奶问她要吃时，她从兜里抓了一把递给她。二奶奶高兴地嚷到：“哦，终于有糖吃了！”二奶奶嘴里塞满了糖块，傻傻地对着缠香笑。缠香也吃了个糖，真甜，一直甜到心里。醒来时，缠香还觉得嘴里甜丝丝的。缠香一边走，一边仔细想着这个梦。她觉得这个梦是个好兆头，因为从来做梦都是二奶奶没糖吃，可怜兮兮的模样。梦里得不到的东西终于得到了，肯定是好事。

缠香这么想着，路过二喜家门前时，看见二喜大女儿丫丫站在大门口尖利地哭着，那个小的在窑里哭。她走过去握住丫丫冻得发红的小手说：“妈妈呢？”

孩子用手指指坡下。缠香看到了惊心的一幕，二喜婆姨小桃怀里抱着一块雪疙瘩坐在她家水窖口子上，两条腿耷拉在窖里。她要干什么？缠香从她身后过去一把抓住小桃的领子说：“小桃，你干什么呢？”小桃两眼肿得像桃子，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她失神地说：“我没脸活了。”她怀里紧紧抱着个雪疙瘩不松手。缠香发现小桃棉袄扣子开着，冰冷的雪坨子就紧挨在她肚子上，靠着肚皮的雪被小桃的体温化了，雪水流在裤子上，又硬邦邦结了冰。“你不要命了！”缠香将小桃拉到一旁，夺她怀里的雪坨子。小桃紧紧抱着不松手，缠香死命夺去雪坨子扔进水窖里。她转身背起小桃往她家走。小桃在她背上拼命挣扎，突然一股鲜红的血从小桃裤腿流了下来，滴在了白皑皑的雪地上，异常刺目。

小桃遭的罪使缠香心里疼得发慌发堵。缠香帮小桃安抚好两个娃，就向村委会走去。她走路的速度很快，很疯狂，两只脚似乎都不沾地皮，像一阵风刮过。

村长正坐在村委会的土炕边，面前摆着一瓶老白干。村长在喝酒，一边喝一边耐心地等着缠香。村长看见缠香，抬起那张喝得通红的脸得意地说：“我知道你准会来。”

“你想的对，我肯定会来的。”缠

香站在地上眼睛瞪着村长说。此刻，她脑子里竟滋生出一个疯狂的念头，用个什么东西把村长一下子给除灭了。

“你看，满满一背篓羊粪就在地下，我已给刘三洋安顿好了。你烧完了就问刘三洋要钥匙，自己到羊圈里去揽。”

“谢谢村长！那我就背回去了，婆婆还等着我烧炕呢。”

“不忙。”村长喝了一盅酒慢腾腾地说：“你先过来，陪我喝上三盅酒，喝了你就走，这点要求不过分吧？”

缠香从来也不喝酒，记得结婚时众人起哄非让她喝，她只喝了一盅，就觉得晕晕乎乎站不住，被男人扶进了洞房。喝上三盅，那还不直接倒地随了村长的愿。缠香知道村长的险恶用心，就说：

“村长，我不会喝酒，这样吧，我给村长敬上三杯酒。”“行！”村长欣然同意了。缠香走过去拿起桌上的酒盅倒了一杯双手递给村长，村长接过痛快地一口喝了下去。缠香又倒了第二杯，这次村长接酒时捏住了缠香的手用力一拉，缠香一个踉跄倒在了坐在炕边的村长身上。村长攥紧缠香的胳膊，另一只手上来就摸缠香的脸。缠香感觉脑袋“嗡”地一下，血涌到了头上，她努力站直狠劲一拽自己的胳膊，不想用力过猛，一下把村长从炕沿边拉的一个马趴式掉在

了地上。缠香见村长就像一只癞蛤蟆头杵在地上，两只手抓了抓地皮，不动了。

缠香对村长说：“村长，我走了。”她见村长头动了两下，没有抬头看她，像睡着了。她急忙背起地上那一背篓羊粪，走出了村委会，她生怕村长再撵出来。

走出村委会，缠香回头看了一眼，没见村长出来，顿觉心头一阵轻松。下了土坡，路过村长家门前时，见村长婆姨正从地窖里打了水上来。看见她背了满满一背篓羊粪，村长婆姨警惕地看了她一眼，随后向村委会的方向张望。突然，她扔下水担，恶狠狠地剜了眼缠香，火烧火燎般地向村委会走去。缠香扭头看了眼她的背影，暗暗撇了下嘴。

缠香到家还没来得及烧炕，村长婆姨就连嚎带哭撵到她家，上来一把揪住缠香胸前的衣服，眼睛瞪得跟牛眼似的喷着火：“你把他怎么了，你这个贱货！倒究对他做了什么？他死了，你知道吗？他死了！是你害死了他，你是个杀人犯！”村长婆姨撕心裂肺地喊叫着，疯狂地摇晃着缠香。缠香整个人懵了，感觉全身的血一下子全涌到了头上，脑

袋嗡嗡作响。她怔怔地看着村长婆姨，一句话也说不出。

不可能，村长只是被她一拉从炕上趴在了地下，怎么会死了呢？

村委会来人把缠香带走了，村长婆姨报了案。在派出所没赶来之前，村长婆姨用一根绳子把缠香绑在村委会院子里一根栓牲口的木桩子上。村长婆姨手指着缠香，目眦欲裂，她跳着跳着骂缠香，唾沫星子溅了缠香一脸，还扇了缠香几个耳光。她骂缠香是个狐狸精，勾引她男人不说，还害死了他。骂着骂着，村长婆姨由于情绪太暴怒，身子向后一仰晕了过去。

这时，阴沉沉的天飘起了雪花，乡上派出所的人来到尖山村，简单询问了缠香事情的经过。一年轻民警嘴里咕哝说，也就是个过失杀人罪，把缠香带走了。

走出村口时，缠香回头向她家望了一眼，在飘洒的雪花中，隐约看见她家硷畔上有人影在晃动，那是婆婆拄着木棍摇摇晃晃站着。缠香面部肌肉剧烈抽动了下，拼出全力喊了声：“妈——”

老杨与老羊

◇ 白保林

太阳又从西山岭上落下去了，落日余晖为大地轻轻描上了一抹酡红。

老杨直起腰捶了捶后背，扛起锄头走出绿茵茵的谷子地，沿着曲折的庄稼路向杨家咀村湾走去。

“咩咩——咩——”忽然，一阵凄惨的羊叫声，顺着晚风飒然的庄稼林传进老杨的耳膜。老杨说话有些口吃，耳朵倒还灵敏着呢。他未免有些纳闷，于是转身跨进庄稼地，匆匆向山梁那边赶去。老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愣了一会回过神来，大声吼道：“三……毛子……你……你——做甚呀？”

毫无防备的杨三毛吓了一跳，转过身见是老杨，没好气地说：“没你事……走你的！”双手抻住老种羊的大犄角不放开，受惊的老羊凄厉地咩叫着，

叫声在暮色朦胧的大山里听得人毛骨悚然。

老杨三步并两步冲过去，挡在杨三毛面前，说：“三……三毛子——别……”老杨越是激动越结巴得说不出话来，嘴唇颤颤地哆嗦着。他看到老羊眼角黏着脏兮兮的眵目糊，脸上淌着浑浊的泪，惊恐的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它身子使劲地向后坠，嘴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鼻翼一开一阖地翕动着，干瘪的肚子随着急促的呼吸也在哗哗地忽闪。老羊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老得仅剩下一副羊骨架，干巴巴的，像脱水的茄子！老羊曾是村里唯一的好种羊，也是一只出色的领头羊，前些年那户人家搬进了城，才转卖给杨三毛的。

望着幽深的峭壁悬崖，老杨结巴

着说：“三……三……毛子——别……把……把它——送……送给我——我喂它。”

“嗨，叔，老种羊，卖不了，肉又吃不成，你要它做甚了么？”

老杨讪讪地嗫嚅道：“呵呵……没事，我……我……喂它！”

杨三毛也是迫不得已才趁着天黑，山里人少，给老种羊安排这么一个归宿。见老杨愿意领养，巴不得有这么个台阶可下，心里一阵窃喜，慷慨地说：“行，那就送给叔。”杨三毛说着挥起羊铲，铲了一块土疙瘩，扔了出去，朝向惊惧中的羊群吆喝起来：“啍——啍——鸣圪起——鸣圪起。”受惊的羊群突然间像战士们听到了命令，调转头，在头羊的带领下缓缓消失在山路尽头。

暮色像着了墨的宣纸徐徐铺展开来。微光下，一条灰白色的小路从黑魑魑的庄稼地边蜿蜒而过。草丛里蚰蚰儿“吱吱吱”争相鸣叫，山野之外显得更加空旷孤寂。老杨望着落单的老羊，说：“走……走吧！”不由加快了脚步。身后，老羊迈开碎步，默默紧跟其后，神情落寞而可怜，给人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淡然，沉寂与忧伤。老杨想起了自己凄惨的一生，重重叹了口气……

老杨年少时患过一场风寒病。因那

时家境贫寒没钱医治，导致面部神经痉挛，落下了口吃的毛病，以致没能娶上个媳妇，一辈子形影相吊。老杨命不好，心气却强得很。父母过世后，尽管他一个人过，还是凭着一双勤劳的手拔掉了穷根，把小日子过得殷殷实实，再没因家里揭不开锅向村里人借钱借粮。

摸黑回到家，老杨在灯光下忙着给自己做晚饭。老羊静静守在门口望着老杨，似乎老杨不仅成为它的新主人，更成为它生存的唯一依赖。

第二天早晨，老杨赶早起来，把门口一间柴房拾掇出来，给老羊准备了窝棚。又找出木锯、剪刀、斧头，对老羊说：“来吧……老伙计，给你——拾掇一下。”

老羊顺从地走过来偎依在老杨面前。

“哈哈，你这老……老家伙，老……老成精了，还……还真能听懂人言……人言了！”说着老杨把羊犄角压在木墩子上，操起手锯锯起来。老羊一动不动很是配合，锯掉两只大犄角，老杨端详着不禁哑然失笑——齐茬茬的，甚是难看。他呵呵笑着说：“老……老伙计，上了年纪，也不争强好胜……跟羊顶架……也不讲究好看，感觉舒……舒服……就行啦！”

“咩……”老羊微微应道，确实感

觉头上轻快了不少。

老杨用柔软的棉布，擦去老羊脸上的污垢；拿起剪刀，把那绺长长的羊胡须剪短；又把四只蹄牙上结茧的老茧砍掉。老羊一下子觉得身上像卸去了几十斤的负荷，刹那间年轻了很多。它从心底里感激这位新主人，用羊的特殊语言朝老杨连着“咩咩”叫了几声。

往后的日子，每每老杨上山锄地，老羊总是跟在身后。古稀之年的老杨突然间有了生活伴侣，一时间成了杨家咀村民嘲笑、议论的话题：“哈哈，老杨打了一辈子光棍，怎么突然间记得给自己找老伴咧？”老杨听到这些戏谑的话，有些气恼，却又置若罔闻，悉心喂养起老羊来，日子由此变得更加忙碌。有时，还把熬出的小米粥、玉米糊分给老羊一些，给它滋补身子。不出半月，老羊干瘦的身体壮实了很多。老杨想：“可不能让老羊老死在自己家里，是该给老羊找条出路了。纵使被那些屠夫买去宰杀了，那本来就是牲畜的一种宿命。而把它推下悬崖，似乎让人觉得有些违背常理，于心不忍。”

镇上逢集这天。老杨早早吃过饭，给老羊喂饱喝足，又把老羊全身羊毛梳理的溜光水滑，领着老羊走出杨家咀村。当老杨和老羊赶到集市，已时至正午。

集市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老杨领着老羊刚挤到畜牧市场，不曾料，老杨的老羊引得众人都来围观。老羊顿时成了被人指手画脚的小丑。别说买，就是白送，也不见得有人要！一直守到傍晚集市上的人群散去，竟没有一个商贩过问。老杨和老羊灰悻悻地走出空荡荡的街道。

从此，老杨打消了卖羊的念头。他清楚自己也活不了几年了，一个人孤零零地过日子，何不留着老羊好歹还算个伴。

太阳依旧平静地东升西落，遵循着它的自然规律。老杨在清苦的日子里不经意间过了一年又一年。令人惊奇的是，老羊竟陪着老杨走过了两轮春夏秋冬。年过七旬的老杨身体每况愈下，地种得又少了一些，但为了老羊，他还是常常到山洼里拔最鲜嫩的青草。

盛夏，一日午后，太阳不是那么毒辣了，老杨又提上筐子，领着老羊出了门。老杨步履蹒跚，走走停停；老羊也是举步维艰，气喘吁吁。好不容易才来到长满鲜草的山岭上，他们身上都已是汗涔涔的了。老羊牙齿早已全部脱落，嚼起草来相当费劲，待老羊添饱肚子，老杨也拔满了一筐子嫩草。这时候，老杨忽然发现天空黑压压的乌云从四处向

头顶快速聚拢而来。老杨预料将要有一场大雨降临了，情急之下提起筐子叫道：“快！快……跑！要下大大……雨啦！”

老杨和老羊迈开碎步吃力地向杨家咀村湾小跑起来。没跑几步，耀眼的电光凌空打出一个巨大的惊叹号，一声闷雷霹雳后，豆大的雨滴就噼哩啪啦地砸下来。顷刻间，老杨的衣服就湿透了，雨水从头上流下来，涩得睁不开眼睛。老杨眯缝着眼四下张望，哪里都瞅不到可以容身的地方。无奈！只能在风雨中继续往前跑。可是雨的阻力太大，迈出的每一步都十分艰难！老羊浑身上下的毛黏在一起，嘴里喘着粗气跑在老杨前头。似乎它的抵抗力还能比老杨强一些，见老杨跟不上来时，站住脚，回头焦急地向老杨张望着。老杨感觉喉咙里堵住似的难受，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雨水浆得他嘴也合拢不上，打着冷战。好不容易才转过一道山湾，躲进一孔破烂的山窑里。老羊打着响鼻，浑身抖擞了几下，身上的水珠四处飞溅。老杨身上湿漉漉的，滴着水滴，冷得直哆嗦，牙齿“咯咯咯”打着冷颤，看着老羊喃喃骂道：“老家伙，……你可是我的老……老……冤……冤家啊！”

老羊望着老杨“咩咩”叫了两声，

愧疚地垂下头用嘴亲昵地蹭着老杨的裤腿，伸出舌头舔吮老杨的脚踝。雨停了，天色已晚，老杨蹚着积水跌跌撞撞地回到家，脱掉湿漉漉的衣服，钻进被窝里再没有起来。第二天中午，太阳红艳艳地照耀着大地，老杨屋子里还是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响。他躺在被窝里昏沉沉的，感觉浑身没有一丝力气，身上还冷得难受，躺在被窝里瑟瑟发抖。

老羊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用头抵开屋门，惊愕地望了一会病怏怏的老杨。猝然转身，急冲冲地跑了，一直跑到村头杨三毛家，“咩咩咩”叫着，短秃的犄角不停地蹭杨三毛家屋门。杨三毛见老羊又回来了，厌恶地骂道：“呜起——老不死的，还来作甚？”说着抡起羊铲把老羊赶出院门。他刚走回院子，老羊又撵进来“咩咩”叫着，叫声里充斥着哀伤。杨三毛还是没好气地把老羊赶出院子，认定是老杨不想喂老羊了，再把这个“球”给自己踢过来。老羊三步一回头地走着，不时仰天“咩咩咩”地哀叫着，像是在呼唤什么。这时候，杨三毛脑海里忽而闪过一个念头，像是预料到了什么，扔下羊铲向老杨家跑去。

老杨屋子里冷清清的。老杨蜷缩在被窝里，不时发出微弱的呻吟。杨三毛伸手揣了下老杨额头，感觉烫得厉害，

赶紧叫来户家弟兄们帮忙，给老杨熬汤喂药，忙活了半个多小时，老杨的烧才退了，气色也正常了一些。老羊似乎也放下心来，卧在门口眯缝起了双眼，没牙的瘪嘴巴微微蠕动着，反刍食物……大伙不禁唏嘘这只老羊，还真是通了人性！

老杨的病好起来了。可惜，最终还是没能躲过死神的来临。不出半月，老杨的病又重了。老杨预感到自己生命的烛火将要熄灭了，就对前来探望的乡邻们安附了自己的后事：让村里人找个向阳山坡把自己简单埋了就是。剩下的家产，也让杨家咀的乡民们分了。至于老羊，老杨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走在老羊前头。希望自己死后，乡民们能给它把草吃，给口水喝！

老杨上山后没过几天，老羊失踪了。

村里人为了却老杨的遗愿，不让老羊饿死山野，组织村民四下寻找。最终，在老杨的坟前找到了老羊。老羊安详地卧着——已身体僵直了。

一时间，老羊被杨家咀的村民们议论成了神羊，传得神乎其神。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感叹道：“人和牲灵相处久了，也会有感情的，这老羊还真有了灵性！”

“嗯嗯，好牲灵——知恩图报啊！”一位耄耋老人意味深长地说。

也有村民说：“善待万物生灵，也就是善待自己。看老杨老汉一辈子没儿没女，老来还有这么个好回首。死了还有老羊陪着，也算值了！”

杨三毛知道后吓得骨寒毛竖、怛然失色，害怕羊神来找自己算帐。于是，赶紧叫了几位自家弟兄，扛上铁锹、镢头，带了香纸、供品，把老羊的尸体埋在了老杨的坟旁。

此后。每当逢年过节，杨家咀一些村民在祭奠祖人的时候，也会顺便在老杨和老羊坟前，烧些香纸，摆些供品。

那山那人

跳下班车，站在公路边向山对面的村庄望去。村子里很静，偶尔传出几声鸡狗鸣吠和孩子们无聊的叫喊声，声音过后，村子里显得更加空旷、寂寥。

我在市区一家建筑工地做工，春种期间，向工程部请了半个月长假，回来帮母亲春种。

“哎呦！看人家逛城市的回来啦！一满不一样哩！”麻二婶手里拿着鞋底，针在脑皮上划了一下，麻绳含在嘴边一捋，随手把针穿入鞋底嬉皮笑脸地赶过来。

麻二婶是个不着调的女人，一年四

季都悠闲自在地在村子里转悠。二叔倒勤劳实诚，喂头大青骡子，每年春季帮乡邻们耕地，也能挣大几百块，家里的光景在村子里也是屈指可数的。过去常听大人们说，二叔年轻时看不惯麻二婶的作风，经常打架，麻二婶脾性并没有因此收敛。时间久了，二叔也习以为常了。

麻二婶长一脸黑痣，嘴多好事，开起玩笑来不分老小，村里大小事只要她知道，一顿饭工夫便家喻户晓。平时打一声饱嗝，几乎全村人都能听见，村里人戏谑地叫她“麻老婆”。麻二婶对村民赐予她的绰号，不但没有恼火，反而觉得那是一种显示自身特点的荣耀。

麻老婆，
炒麻子，
趴到锅上舔麻子，
麻子没舔到，
粘到眉脸上。

几个调皮的孩子站在不远处，朝麻二婶起哄着，叫嚷着。孩子们背地里传唱的这段顺口溜，麻二婶听着还是很恼火的。她麻利地把针线缠在鞋底上，骂骂咧咧朝孩子们撵去：“奶奶的！老娘把你们狗日的嘴扯烂！”孩子们叫喊着

四处逃窜。趁着她与孩子们闹仗，我紧走几步躲开了。虽然我常年不在家，但对麻二婶这种人从心里厌烦。

顺着杂草丛生、烂石零乱的硷畔走进自家小院。刹那间，我的心坎上像有一只毛毛虫在蠕动。那两孔久违的窑洞，像风烛残年的老翁在眼前颤抖——窑檐下的老泥皮久经雨水冲刷，跌落得所剩无几；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雀跃着，从窑码子的烂石缝里飞出来钻进去，根本无视我的存在；驮背的窗棂风一吹，窗户纸哗哗地忽闪着；门前堆放着各种农具物什，门上依然吊着大铁锁。整个院子像一块大草坪，我不由得佩服野草顽强的生命力——杂草顺着烂石板缝隙长了半尺高，各种昆虫在草丛里跳跃着，生存着。只有母亲经常出入的地方，杂草七歪八倒，长势不是很好，露出破烂的石板和白皙的地皮，看上去宛如地图上的线条，连接着草房、茅厕、柴垛、硷畔。

我从远方回来，展现在我面前的竟是这样一副风霜面容。

妈！再忙，你也该拾掇拾掇这个家啊！

我心底埋怨着，索性拿起磨秃的老镢头，跨入草丛“嚓嚓”地劈起来，昆虫们不知所措地四散逃窜。杂草抱了一

抱一抱，院子终于收拾干净了，我累得浑身是汗。

“哎呀！喜娃，你早就应该回来啦！你妈一天忙得饭也顾不上吃，一个妇道人家种那么多地，少人没手，可不容易呐！”麻二婶不知什么时候又站在脑畔湾那棵老枣树下向我吆喊道。

我厌恶麻二婶，但她的话很在理，着实戳准了我的疼处。想想刚才还埋怨母亲，突然觉得自己是个不孝道的儿子。

麻二婶见我扛着镢头走出院子又说：“你妈在东洼里种玉米，饿的话到二婶家吃上点。你二叔前些天在集上买了箱康师傅方便面，一满没人吃。”

“我不饿，刚在城里车站吃了一大碗肉炒面。”我向麻二婶吹嘘着，其实肚子早饿得咕咕叫了。

山岭上，农人们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忙着耕种。远远地，看见母亲形单影只，挥动着老镢头在山洼里。望着一片新翻的湿土，望着遍布的足迹，我的心随着镢头的起落抽搐着，像是被烧红的钢针戳刺着，烫烙着。

“……妈，对不起！”我深深地谴责自己的自私与无知。

走近母亲，一眼看到她那饱经沧桑

的脸上沾满尘土与汗水，鼻沟里凝结着厚厚一层黄泥；嘴唇上干巴巴地裂开几条血缝，上面沾着一层白色的皮沫；一双眼，深深陷进眼眶，没有了一丝光泽；一头花白的头发，在山风的吹拂下，迎风飘散；深灰色的旧衣衫上，渗透出一团一团白色的云雾状汗渍。

苦命的妈妈！

我真想抱住她大哭一场。

噢！不，在母亲面前我必须坚强。

母亲是坚强的，多年来一手拉扯我长大。一个女人带着自己不懂事的孩子，能立足于村民中间又是何等不容易！再苦再难，母亲总是强撑着，从不求助于人。电话中，她几次三番叮嘱我好好做工，不要记挂家里。

当她突然间发现我站在她面前，惶恐地问：“……喜娃……你……咋回来啦？”

在我一再解释下，母亲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了。

看着剩下的地不多，我执意种完再回，母亲拗不过我只好同意了。我抱起粪兜把化肥大把大把地撒在没种过的地里。母亲看着心疼地说：“憨小子，那能使成了？”“庄稼长大根系往四处

伸长，雨一下，肥料渗在土里，庄稼就能吸收。再说咱家少人没力，镢头刨得坑太小，种子一发芽碰在化肥上就烧坏了。”母亲听后似乎觉得有些道理，也就不反对了。多添一份劳力，减少一道工序，不大工夫就种完了。我拖着散架的身子跟母亲回家。看着焕然一新的院子，母亲没说什么，脸上的肌肉却明显地抽搐了几下。

晚饭做好了，我迫不及待舀了碗烩面条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一整天，也实在是太饿了。

门“吱呀”一声推开了，奶奶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捂着肚子，口里喘着粗气说：“听说喜娃回来了，这不把我……急得……”奶奶说着，鞋也没脱就爬上炕，盘坐在后炕头。我舀了碗烩面条给奶奶端上去。奶奶愣了，突然向母亲责怪道：“二来家，你不是说没白面了，咋你们吃就又有啦？”母亲放下碗，顺手端起盛面的纸围子举到奶奶面前，奶奶伸长脖子见围底子真的要朝天了，才消了气，端起碗蠕动着没了牙的瘪嘴巴，把面条里的洋芋块、酸白菜在炕楞上捡下一堆堆。

“喜娃，看奶连白面也吃不上，

那肉炒面连见都没见过！你爷去世还不到两年，看我这老不死的，吃饭都成了问题。你大伯一天给我端汤送水。再说你大伯家阳阳，那么大后生一天就知道鬼混，净给家里惹乱子，不像你这么懂事！”说着奶奶又把话锋转向母亲：“二来家，你说老子养几个个有份，你今年给过娘甚？”

“空三二月，甚收入也没，化肥款人家要了几回，把赊帐也转成贷款。仅有两瓮黑豆也得有个收豆子的……”母亲无奈地说。

奶奶又把目光转向我：“喜娃……你就没挣得几个？”“娃在外面受着哩。有时没活，挣下的又要不回来，看把娃受成个甚！”

“……那没钱，咋还能吃起肉炒面哩？”奶奶气愤地说。

看来我故意向麻二婶吹嘘的话，他们还当真了。

此刻，麻二婶正与一群碎娃娃们在院子里蹑手蹑脚地偷窥着，窃听着。我真想冲出门把他们轰走，转而又想，回来住几天，不能再给母亲招惹事非。

“呜呜……呜呜呜……”奶奶伤心地哭了。奶奶的哭声并不高，就像夹带

的录音机一样难听刺耳。突然，奶奶溜下炕，一手叉在腰里，一手指着母亲尖酸刻薄地数落起来：“挨千刀的，没良心……”一双几寸小脚跟着节拍跳起来。父亲去世后，我和母亲并没得到谁的眷顾，反而遭受了太多的冷落与白眼。贫穷使我过早懂得不能指望谁的可怜，只有靠自己努力去争取。于是我走出故乡，远离了母亲。

奶奶越骂越凶。我对奶奶很是不满，又不免为她担心，担心她的身子骨会一下子崩溃。她毕竟是年逾古稀的人了。那毕竟是一双几寸小脚啊！

“奶，别哭了，把钱拿上吧！”我朝奶奶高声叫道。

刹那间，奶奶像一台断电的录音机戛然而止，靠在炕楞边赤愣愣地看着我。

解开衣服，我从贴身的内衣里掏出散发着体温的二千八百元硬票子，抽出几张递给奶奶。母亲与奶奶都呆了，简直不敢相信瘦弱的我竟挣回这么多。两千八百元，在乡下人眼里是那么厚厚的一沓子啊！奶奶显然有些不好意思了：

“……这……这么多……都拿上？”

“拿上吧！”

奶奶乐了，脸上顿时堆满了笑，宛

若深秋里一只红透了的老南瓜。奶奶用汗巾慢慢地把几百元方方正正地包裹起来，小心翼翼地揣入夹袄，手不停地摸着，按着……喃喃地说：“二来家，看——咱喜娃比你有本事——更比你大方！”

奶奶走了，家里一下子安静了。

母亲心疼地说：“喜娃……你受那号罪，一下子就给那么多！”我向母亲解释道：“不管过去怎样，她是我们的长辈……”

夜，很深了。皎洁的月光给山山岭岭，村落院舍披上了一层银装，繁忙了一天的小山村显得静谧、安详。村对面山岭上的树林里，传来一声一声“荒岗鸟”（夜莺）的鸣叫：“……荒岗……荒岗……”万籁俱寂的月夜里，这声音显得如此孤寂而凄凉！我躺在土炕上听着一声一声悠远而凄楚的鸣叫，望着窗户纸上如洗的月光，久久无法入睡。往事历历在目，未来一片渺茫。恍然觉得，自己正处身于万丈深渊，不知什么时候，又以怎样的方式才能走出这种绝境。

不知过了多久，无意中向后翻转身，借着明晃晃的月光，忽然发现母亲一只胳膊支撑着，托起脸颊，侧身半躺着，正凝神望着我。刹那间，我想哭得厉害，

赶紧使劲咬住了自己的嘴唇……母亲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一把把我紧紧揽在怀里。一只粗糙而充满爱抚的手，摩挲着我的后脑，我的脊背。母亲的身体佝偻了，依然是人世间最温暖的港湾，我像一只流落的小羊羔，偎倚在母亲的怀抱。

早晨，太阳冲破层层迷雾，从东方冉冉升起，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昨天已带着忧伤远去，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村湾里树荫下，麻二婶伸长脖子，向歇晌午的村民们讲述着喜娃奶奶要钱的情景。说到高兴时她一手叉在腰里，学着喜娃奶奶又跳又叫，引得大伙一阵哄堂大笑。“麻婆子，别跳了，再跳麻子也抖完了。”有人风趣地说。“麻子抖了看你们狗儿的以后还叫我甚？”麻二婶一口不以为然的语气。突然，她又故作惊讶地说：“哎呀，你们猜人家娃娃过罢年挣了多少钱呐？”“一千？”“千五？”“两千？”村民们猜测着。

麻二婶故弄玄虚地摇摇头摆摆手，见没人猜了，有力地伸起四个手指头，故意加大了数码。

村民们真有点不大相信，但都知道喜娃确实是个好后生，跟村里其它年轻

人不一样。

“还不就逮个揽工的。”条件好的村民不服气地说。“揽工也不错嘛！咱种地一年也收不了多少，年成不好一年还收不了四千。喜娃那娃娃能受哈罪了，真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嗯，是个好娃娃。”村民们议论着，时不时向喜娃家那破旧的窑院投去赞许的目光。

日子在重复着，时间在不经意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几天过去了。一天中午刚吃过饭，大伯搀扶着奶奶破天荒地走进我们家。大伯和奶奶坐下后，奶奶喘着气说：“二来家，让大来把牲灵拉上帮你们种上几天？看这两天把喜娃熬的！”

“不用……不用，种得差不多了。”我抢先推辞道。大伯迟疑了一会说：“那叫你阳阳哥给你们帮忙去，看你们弟兄子生分的，以后要好好往一搭里走了。”

大伯今天是怎么了，一下子热情得让人受不了，往常见了我想和他打声招呼，他竟不拿正眼看我一眼。

大伯显得有些尴尬，不停地搓着双手，也许是窘得坐不住了，忽然，红着脸说：“喜娃……你那手艺好学着不？”

能的话走时把你阳阳哥引上。阳阳比你大，甚事也顶不上！一天赌博喝酒，跟上村里的二流子瞎混。我给窑也砌了，家具也买了，就他那怂样谁愿做他媳妇，让他跟你出去学点手艺好混个婆姨……”大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我在外面人还不太熟，等种完地，出去找下活就给家里回话。”

大伯和奶奶笑了。大伯把我夸上了天：“你大妈这人老粗的，甚事都要我操心。你好不容易回来几天，哪天你娘俩到我们家吃顿饭，都是自家人以后要互相帮扶了。”“对着咧，只要把阳阳哥引出去，家里忙不过来让你大伯给帮帮忙，奶奶也可以帮你妈做点饭什么的。可怜你爸走得早，你妈这么多年也挺不容易的，以后这个家就全靠你了。”

刚送走奶奶与大伯，麻二婶端一筛子糖化了的苹果笑嘻嘻地走进来，往锅台上一放，双手扳住炕楞，肥大屁股稳稳地坐上炕沿。“喜娃，这回走起把我们牛子引上，挣钱多少不说，将来好混个婆姨，看咱这深山旮旯，修起个小洋楼也没人爱。牛子跟上你，二婶一百个放心，咱村这帮子年轻人，成天打麻

将、扎金花，牛子跟上你肯定能学好。再说你把牛子引出去了，你二叔二婶也不是不长心着。”麻二婶说着，向母亲眨巴着眼睛。

这人啊！一定要活得有出息。我咬紧牙关暗暗发誓。

春种的日子终于在忙碌中一天天熬过去了。山岭上，田垄里发育出片片新绿，贫瘠的山岭上又缀满了庄稼人绿茵茵的愿望。

天刚蒙蒙亮，我背上简单的行李，又将踏上远去的旅程。村口，母亲不停地擦拭着眼泪，麻二婶附在跟前安慰着。这时，大伯挽着奶奶缓缓向我们赶来，奶奶喘着粗气，颤抖的手攥紧我，想要说些什么，嘴唇却抖得说不出话来，浑浊的泪水在她纹皱很深的脸颊上涩涩淌下来。从奶奶的目光里能看出她对我与母亲表达的歉意。

我掏出汗巾为奶奶擦拭眼泪，鼻孔里一阵阵酸楚，双眼开始潮湿，赶紧掉转头，望向村外晨霭中连绵起伏的山峦。一座座大山静默着，孤独地屹立于繁华之外，那么雄浑，又那么苍凉。

小米的车站

◇ 王文涛

四月的桃花、杏花装扮了远山近山，甚至蔓延这座小城。老米一个人走在城外的国道边上，抽一支烟，又抽一支烟，他怎么都想不明白，一向心细的他怎么会这般大意呢？

小米就要满十八岁了，虽然她和同学也一起去过几回大城市，但是小米毕竟还是一个孩子，而且漠北要比她生活的小县城大十多倍。她怎么就能一个人乘火车去漠北呢？到了漠北，又是深夜。

小县城火车站售票处，老米背着一个橘黄色、黑色相间的有些破损的大书包，站在不锈钢栏杆处，看着小米最后一个从售票窗口急急转身，捏着一张火车票，急急走出售票大厅，接过老米背上的书包，再急急闪进候车大厅。老米一眼就看见了她脸上、脖子间的汗珠：小米——，老米叫一声小米，紧跟一

步跨进候车室的大门，他还要说什么的时候，被深黑色的制服、黑色的警棍，还有玻璃门一般的脸挡住了：没票不能进！

没票不能进！县级站，站台票通常又不卖，总不能为了在候车室逗留那么点时间，再买一张票吧！老米一扬手，说一句：她是我女儿。就要冲进去，但黑的警棍、玻璃门一般的脸就是一种管制，老米望而生畏，举在半空的手像是患了先天性小儿麻痹症，一抖，一抖又一抖：小米，小米！

老米两脚尖像生了根一样，扎在地板里，尽量站直了瘦长的身体，把脖子伸到极限：小米，小米。小米显然是听到了父亲焦急的叫声，她也显然是理解了父亲依依不舍的心情，然而小米能做的也只是一转身，一回头，一个淡然的

笑。

小米，背着橘黄色、黑色相间的书包，再一转身，一回头，闪进了进站口敞开的玻璃门。进站口的玻璃门合上了，而且“嘶啦”一声套上了铁链子。模糊的玻璃门后面，是小米急急的身影，是小米一闪又一闪的橘黄色、黑色相间的书包。

老米，半晌了，还像是被谁管制着一样，竟然还和当初一样瓷在候车室的玻璃门一旁。他的那双水泡子眼睛，也像是受到了莫大的屈辱，一滴又一滴眼泪，挤出他干涩的眼眶，无声地跌碎在地板上。

鸣——一声长鸣，火车“哐当，哐当”才开动，“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老米的手机响了：爸爸，我已经在火车上了。还好有座位，爸爸你回去吧！

嗯，那就好！那就好……老米的话听上去是欢快的、幸福的，突然他像是被蝎子蛰了一下，满面惊恐：啊——

爸爸，你怎么了？小米提高了嗓门问。

小米，爸爸突然想起没给你带钱啊！一分没带！这，这该怎么办呢……老米早已离开候车室的玻璃门，他急急地在大门外的平台上转来转去：小米，你说爸爸的脑子怎么就让狗挖得吃净了呢？我，我……

爸爸，你不要着急啊！小米许是被父亲的话逗笑了，她真的笑出声来，并且安慰着老米说：小事一桩，爸爸你真的不必担心，火车到了漠北我自有妙计，我保证完好无损走进学校的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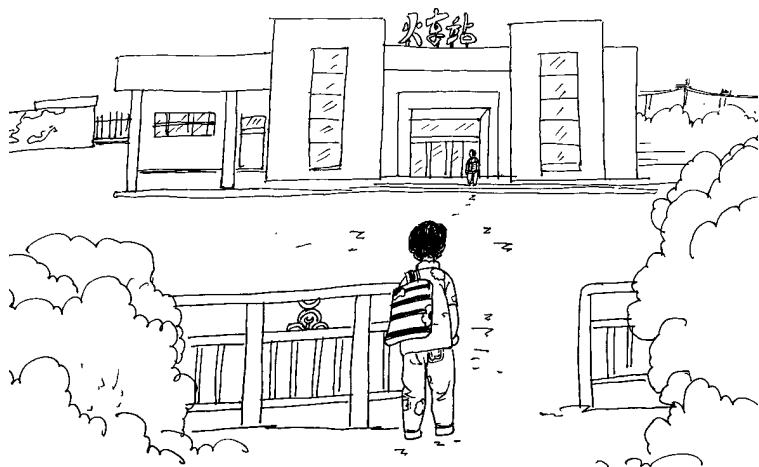
嗯，嗯！听女儿这么一说，老米也像是把心放在肚子里了，他这才对着手机话筒呵呵一笑：小米，那你路上小心一点，到了漠北自己想办法啊！记得，一到学校就给爸爸打个电话啊。

县级小站，今天也不知道耍得哪门子神经，平常总要晚点十几分，甚至半个钟头的火车，竟然准点就到，而且准点的竟然一闪就开走了？

这个问题对于一贯老实巴交的老米来说，他就算睡上两天两夜也想不明白。更让他想不明白的是，自己竟然在女儿取票、上火车时忘记给她一些钱，而且是一分也没给啊！

准时准点的火车开走了，许是已经使出个百八十里了吧。老米笑过以后又像是得了抑郁症，一步一步走过候车室大厅门外的平台，一步一步走下那些石阶，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这个县级小站，然后呆头呆脑地沿着弯弯曲曲的国道向城里走去。

漠北是怎样大的一个城市？老米也曾去过那么三两回，但他真的无法估量漠北的大，还有漠北的繁华，以及漠北



插图：秦小平

的那些个花花世界。如此这般大的一个城市，一个世界，对于一个十八岁的孩子，一个深夜乘火车，又身无分文的孩子来说会是怎样的一种处境？漠北火车站下了火车，她能联系到平常要好的舍友吗？万一人家舍友要是关机了呢？她能遇到一个好心的出租司机吗？能顺利平安地把她送到目的地吗？万一要是遇到歹人又该怎么办呢？

虽然，小米在手机里是笑着回答她能解决这点小问题，虽然，小米在手机里是笑着向他保证完好无损的，但是直到天幕上挂上了无数的星星，直到城里城外亮起了一片儿灯火，老米还是觉得不踏实，越想越是害怕，越想越是觉得自己太没用了。

已经是灯火阑珊了，老米依旧蹣跚独行在城外的国道边，抽一支烟，又抽

一支烟。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老米的手机又响了，一看是媳妇打来的电话。老米镇静了一下，然后接通手机，不等媳妇问长问短，老米对着夜色哈哈一笑：媳妇你先睡吧，小米很好！一切都顺利啊！

那你怎么还不回家，深更半夜干什么啊！老米媳妇怀疑地追问着。

二两，就是二两啊！老米平常一遇到高兴事，或者愁肠事总要叫上三两个哥们儿闹两瓶，这当儿为了解除媳妇的怀疑，老米一边装醉，左手在前额很响地拍一下，一边对着手机听筒提高嗓门说：媳妇你安心睡吧……我在喝酒，才喝二两他们就说我醉了，呵呵……呵呵……

乡镇上的城里女人

◇ 王东雄

实在没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时间，她的变化让我不敢相信。

我刻意选择了一个周六晚上来到这个塞上城市。在寒风呼啸的街头游荡了一会儿，和她走进了这家装修非常不起眼的小饭店里，点了几瓶啤酒、几个小菜。轻柔的音乐缓缓流出，和谐而惬意。她穿着一件淡青色外套，略微发福的身材显得粗笨而又土气，中规中矩的发型让我突然有点陌生。

我不敢盯着她看太久，害怕被误会。简单地寒暄之后，举起满杯的酒，她喝了一小口，抿了一下嘴咽下去，放下酒杯，用双手托着下巴，看着我说：“怎么样？很意外吧？看到我很意外吧？”

“哪里的话，哪来的意外啊！”

“我的变化。你不觉得我和以前截然不同么？”她又喝了一口酒，“我自己都觉得变化太大，尤其翻看曾经的照片，翻看咱俩的合影，还有那些深夜里写过的情话，现在看着蛮可笑又可爱。”

我最怕她提到我们的故事，但我知道，这是绕不过去的。毕业之后不久的一天，两个失恋的人在电影院里相遇，一部电影让她哭得梨花带雨。坐在后排的我，从兜里抽出两张纸，用手指轻轻戳了一下她的肩膀，递到她的手中。昏暗中，她挂着清澈泪珠的眼睛变得像月牙一样美丽。微笑，要带着眼泪才耐看。后来，我们自然就走到了一起。她喜欢

隔三差五变换发型和发色，再加上靓丽服饰的搭配，我觉得她真美。

因为职业规划的问题，我们产生了分歧。我留下来继续打拼，她则去了现在这个偏远城市的偏远乡镇去教书。

“其实我也想过离开，但是你不知道，人是感情动物，况且在这样的环境下，会变得更感性。在那些孩子们一口一个‘杨老师’的称呼下，我成了他们童年中陪伴最久的亲人。一双双乌黑而又渴求知识的眼睛，让我的心也融化了。我在无数次艰难决定失败之后，决心永远留在这里。这样也是生活，也挺好的。”她脱下外套，推了一下酒杯，“看以前的照片，再看看镜子中的自己，我都会哭；每次有离开的想法时，想到我的学生们，我还会哭。”说着，她声音一软，又哭了。

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除了简短的回应，只能埋着头吃菜，仰起头喝酒。酒劲上来了，我有点迷离，不知名的一首说唱歌曲，很吵很烦。我眯起双眼看着她，紫红色格子衬衣在暖色的射灯下，鲜艳而又美丽，脸庞上挂着清澈的泪水。

“孩子们肯定很喜欢你，还在你面前淘气。对吧？”

她忍俊不禁：“是呢，每天像是蜜蜂一样嗡嗡嗡，追在后面一直喊我杨老师。”熟悉的月牙眼，微笑，果真是要带着眼泪才耐看。“这一杯喝完，我就不喝了啊！明天还要早早赶上班车回到学校写教案。”

“坐车要多久？”

“将近两个小时，一天只有一趟班车，中午十点就得走。对了，你要是办完事有时间的话，到我们学校来参观一下，看看你前女友现在的生活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

“好的，没问题，有机会我一定去。”

结账出门，在十字路口的东头，我心神不宁地送她坐上一辆出租车，车子启动，她摇下车窗，说：“祝你幸福啊！”等我回过神车子已穿过十字路口，我招招手呢喃道：“也祝你幸福。”

寒风依旧，我有点醉，醉到不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走。

栏目责编 曹洁

清涧——全秦要户

◇ 王建领

在陕北高原上，无定河像巨龙的虬须，与母亲河血脉相牵。被称作“全秦要户”的清涧，就是被无定河紧紧维系在黄河身边的一颗明珠。

—

清涧，这个读来上口、听来悦耳、清逸隽永、意境优美又与黄土底色不相合韵的县名，本身就有几分传奇。她是全国罕有的由皇帝御赐县名案例中的一例。由于清涧“南通关洛，北连榆塞”，“东据黄河、西绕黑水，左可致河东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势，为全秦北户，诚要害之雄区”（见《宋史》），宋康定元年（一〇四〇年），为抗西夏侵扰，朝廷重臣范仲淹令鄜州守将种世衡，在黄河辛关渡口架设浮桥（枯水时遗迹仍

清晰可见）以致河东之粟，在唐宽州旧治所处修筑城池，以致延安之固。城成却无水。种乃重赏工、兵，凿井近二十丈终得清泉，仁宗欣悉城竣泉涌，龙颜大喜，遂朱批“青涧”名之。金大定二十二年（一一八二年）置县，明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年）改青涧为“清涧”。

说来也不怪，偏偏流经县城的那条秀延河（亦名清涧河），与黄土高原上众多浊浪翻滚的河流相比，像毛脑小子群中的一个小丫头，是那樣的清新别致，不同凡俗。她从安塞发源，深情地将子长、清涧、延川三个县城揽入怀中，一路不舍昼夜，奔入黄河。弯弯曲曲，缠缠绵绵，泉水叮咚，溪流淙淙，配以清一色的青石河床，蓝中有绿，绿中透蓝，澄澈如练。在四面八方令人压抑的暗黄色包围之中，在使人焦躁的干渴荒原上，

突然有这么蓝的精致，水的灵气，这不活脱脱就是清涧么？无怪后人每每弄不清，这清涧究竟是县以河名，还是河以县名。

在清涧一千八百八十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三分天下中，秀延河流域约占百分之二十八，无定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则分别占百分之五十与百分之二十二。

无定河流域是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地貌，一座座雄浑又略显苍凉的黄土山丘，像布列在那里的一一个个士兵，高昂着头颅，多少年如一日守望着皇天厚土。只是那无定河像一条不甘束缚的蛟龙，流入清涧后骤然沉入深切河槽，左闯又突，百折不挠地投奔黄河而去，给人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启迪。

而黄河流域，则是险滩急流，另番异样风光。黄河之水天上来，浊浪排空势如虹。触景生情，你不由会发出“逝者如斯”的感叹。这里基岩裸露，岸奇谷幽，山魂水韵，鬼斧神工，如此多娇江山，令踏雪登原、身临其境的一代伟人毛泽东诗情澎湃，终成《沁园春·雪》这一气吞山河、雄视千古的绝唱（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在高家峁塬吟成，袁家沟村完稿）。更令人叫绝的是，黄河入县第一村上坪，有一栩栩如生的人形石山，面容像慈母和蔼而安详，老

百姓称其为“母亲峰”，山西柳林等地以此景观为主开辟的黄河峡谷风情游渐成热线，大凡外来参观者都情不自禁：

“这不就是炎黄子孙魂牵梦绕的黄河母亲吗？”

二

“全秦保障凭谁力，绝塞屏藩仗此城”。清涧群山环抱，左涧右隘，独特地理环境，全秦要户之战略地位，使这方热土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起，就注定要成兵家必争之地，华夏神奇之所；到清涧乡下随便一走，到处都有古人征战的痕迹，军庄、军家屯、营田、草场山、官厅、将台山等等以军事活动命名的村寨比比皆是。就是文人骚客摆弄斯文的“清涧十景”，有一半亦是“笔架远眺”、“官山奇耸”等要塞、天堑。到了二十世纪，清涧掀起的一场场红色风暴，更使这块土地名震华夏、功垂史册。

一九二七年，随着“四·一二政变”发生，国共第一次合作破局，全国一片腥风血雨。驻守清涧且下属多有共产党员的石谦旅长，被盘踞在陕北的军阀井岳秀诱杀。石旅中的共产党员李象九、谢子长、阎红彦和陕西省委派来的唐澍、白明善、阎揆要等，果断决定利用石旅

的有利条件，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西北地区闹红第一枪。清涧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全国第三次武装起义，震动全国。而清涧起义的星星之火，迅速成燎原之势，掀起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在此基础上壮大的红色武装，在谢子长、刘志丹的领导下，创造的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面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危机，党中央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方针，并组成抗日先锋队，开赴华北对日作战。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清涧县袁家沟村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东征宣言》。二十日，红军从北起绥德沟口、南至延川清水关一线强渡黄河。二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和总部领导从清涧县辛关顺利渡河。红军东征转战三晋三十余县、历时两个多月，极大地壮大了声威，鼓舞了士气，拉开了全民抗战序幕。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军队占领延安后，历史再次将目光聚焦在清涧。三月二十九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机

关人员云集枣林则沟村，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央分成“三委”，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前委”，率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工委”，赴华北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组成“后委”，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抉择，是国共两大指挥部胜负、攻防的一次历史性转折。毛泽东化名李（离）德（得）胜，率“亚洲部”（中央机关代号）开始转战陕北。为了鼓舞士气，毛泽东还向刘胡兰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党中央仍在陕北”这一消息发布后，一扫三月十八日中央撤离延安后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仅仅半年后，著名的“清（涧）延（延川、延长）战役”在彭大将军指挥下取得完胜，这次踏上不归路的是胡宗南的部队。因为八月二十日结束的沙家店战役，标志着国共力量此消彼长实现战略更置，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已经过了坳了。”而八月二十三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实施战略反攻的隆隆炮声，已向世人宣告：一个全新的、人民的共和国将要诞生了！

三

英雄的土地激励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清涧人，以他们的勤劳智慧谱写出一曲曲永不褪色的英雄赞歌。古代，不论是守当川、战永乐、战死疆场的北宋大将高永能，还是镇鄜延、收淮西，抑郁而终的南宋大将李显忠，虽无力回天，功亏一篑，但却将清涧人忠勇侠义的血性风范表现得淋漓尽致。近代，陕北特委早期领导人、黄埔政治教官白明善，被捕后三上绞刑架，不失共产党人的气节，英勇就义。清涧像白明善这样视死如归的英烈有两千多人，是陕西烈士最多的县。国家副主席王震、大将许光达有感于英雄们的浩然正气，分别题词“清涧英烈永垂不朽”。像高杰村白烈飞等“白家九姐妹”，在白色恐怖年代毅然集体投身革命的壮举；陕甘宁边区所有县都有清涧籍干部任过书记、县长，一九四三年西北高干会上，毛泽东为获奖的惠中权（清涧人，时任靖边县委书记）、黄静波（时任清涧县长）分别题词：“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建国后首次定级清涧籍有六十多位省军级干部、在册老红军占全国总数十五分之一的殊荣……无不令人感慨万千、肃然起敬。而在红军东征中，仅有八万多人口的清涧，就有

近两万人直接、间接地参与或支援东征，成为名副其实的边区模范县。彭德怀当时评价：“南京北京不如瑞金，中国外国不如兴国，清涧的工作胜过兴国。”

与先辈文功武略相映成辉的，是作家路遥创造的辉煌。路遥迎着新中国的曙光，诞生在清涧县王家堡村这样一个普通不过的山沟里，老实巴交的父亲带着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为其起名王卫国。可苦难似乎是路遥的宿命。也许是贫困无法使路遥在家中容身，也许是为了让路遥能有个较好的活法。在七岁那个将要上学的年龄，路遥跟着父亲一步一回头地一路乞讨到延川，给同样一贫如洗的伯父顶门。如果说生活苦难给路遥是身体的折磨，十年后“文革”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给路遥的则是政治上的磨难。然而，苦难成就了路遥！当路遥以追求健全社会之愿望开始其异常活跃、异常深刻、也异常痛苦的思维时，他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平凡的世界》的精神境界。他甚至没有《惊心动魄的（那）一幕》，却捧得了共和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成为继柳青之后陕北走出的又一位里程碑式的文学家。他“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以一个作家的良心，用如椽巨笔抒发着自己对老百姓牵肠挂肚的感情。“金盆打了，分量还在”，路遥虽四十二岁英

年早逝，但人们依然能在《平凡的世界》里，继续品味《人生》，享受作家为我们提供的精神食粮。

四

“天上少雨，地下无矿”，严酷的自然条件制约，或许使我们不能或无法用富饶、丰腴来描述清涧。但“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这句名谣却传遍天下。由于长年的地火粹炼和水土流失，大凡在清涧的河流，均为石质河床，那河流两岸的石台地，就是天然的石板场。试想，在水泥、瓷板等建材未问世前，那平展展、亮哇哇、蓝茵茵的石板，不正是上好的装饰材料吗？走进清涧，你看那城是石砌的，街巷是石铺的，院墙是石垒的，屋顶是石压的，那台阶、雨檐，窗台、炕楞，锅台、锅盖，甚至柜子、仓子、桌子、凳子，一应石板活。正当人们担心眼花缭乱的各新式建材会冲淡自己对石板的美好记忆时，一股返朴归真的思潮，使清涧石板又有了用武之地。

清涧石板有名，红枣更有名。红枣作为“邑人赖以获济”的经济树种，在《诗经》中就有“八月剥枣，十月获稻”的记载，《史记》中更有“家有千树枣，富比千户侯”之说。康熙《延安府志》

称：“红枣，出清涧”，说明红枣作为清涧特产久已闻名于世。史考，北魏孝文帝颁布政令：“夫男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蒔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以此推断，清涧红枣栽植已有千年以上历史，这里有王宿里千年枣树林为证。清涧红枣质量上乘，百分之九十八是优质中阳木枣。红枣历来与枣区百姓生活息息相关，饥要食，馋亦食，补必食，礼更食，因此演绎出的枣文化，更是渗透在清涧人的日常生活中。杜甫诗云：“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枣区顽童活泼可爱的形象跃然纸上；后秦赵整《咏枣》“外虽多棘刺，内实有赤心”的评鉴，依一首“大红枣儿甜又香，送给咱亲人尝一尝”得以弘扬而声名远播，一九六八年港澳同胞代表给毛泽东写信，要“陕甘宁边区清涧红枣”，更成历史美谈。

近年来，依托红枣优势，全县上下做枣文章，唱红枣戏，产、供、加工、销售产业体系已具雏形，清涧已成为陕西红枣的最大集散地和加工区，巨鹰公司创立的“清涧滩枣”被评为“陕西十大著名商标”，畅销国内外。为褒扬清涧在红枣产业开发上的贡献，一九九五年国家授予清涧以全国首家“红枣之乡”称号，红枣正日益成为清涧富民富县的主导产业。

与老天恩赐的物华天宝不同，道情作为一种民间戏曲能在清涧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在传播中得到升华，不能不说是清涧人民对祖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道情由唐代道曲经由民间道歌演变而来，至于什么时间在清涧得到普及，说法不一。清涧所处的陕北，长期是汉族政权同少数民族的拉锯地带。军事上的藩离区，往往正是文化上的交融部，当明清时代道教在陕北迅速传播时，道情籍以宗教深入民间。只是借清涧人乐天善歌的喜好，道情在清涧如鱼得水演绎成型，《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介绍：“陕北道情，又名清涧道情，相传出自清涧”。说明道情已深深地融入清涧人的生活里、生命中。几多的哀怨与压抑，在道情声中化解；几多的欢乐与希冀，在道情曲中张扬。道情在清涧的意义，已不仅仅在于它作为独特的、土色土香的艺术形式所具有的艺术内涵，更在于它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体现着独特的人文价值。道情也许只是下里巴人的乐趣。不管是在院落里、街巷中，还是在田间、地头，别说是道情世家、道情戏班，就是普普通通的乡下百姓，只要丝弦一响（当地称唱道情为闹丝弦），都能吟唱几段，自得其乐。

延安时期本县拓家崮（今属子洲）道情艺人拓开科，因自幼喜爱道情，逐步掌握自编自演，自成一家。尤以其反映一九三二年裴家湾、淮宁湾农民赴清涧城抗粮抗税亲身经历而自创的“练子嘴”（快板）作品《闹官》，一九四四年出席陕甘宁边区文教代表大会，登台表演，技惊四座，被称为“革命史诗”，与大生产运动中开荒四亩二分三厘的清涧人“气死牛”郝树才一起，一文一武，轰动延安。

道情也有阳春白雪的辉煌。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鲁艺秧歌队在米脂用道情新曲体（由清涧南路调衍生出的东路调，流行于绥德、米脂、横山、子洲一带），编演了反映减租斗争的《减租会》，一炮走红。其中的唱段《翻身道情》，不但在中共七大上作为独唱歌曲演出成功，而且在建国前夕的布达佩斯世界青年联欢节上由李波演唱获得二等奖，同年作为四首民歌之一，和《东方红》一起被录入在新中国首次灌制的三十五首唱片中，风靡至今。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清涧红色的土地、红色的历史、红色的产业，红了过去，红了现在，正蓄势待发还要风风火火地红它个未来。

清涧记忆

◇ 吴婷婷

一个人的一生会遇到哪些人，会到什么地方，会有什么故事发生，似乎都是命运所安排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都是世界级的问题。在我这里，却是有狭义的答案。

我爷爷是辛亥革命名将，跟随孙中山，在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制的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姥爷是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的老教授，我国十大著名的会计师之一。我父亲是知名热工学家，上海交大西迁的23名正教授之一。母亲毕业于西南联大。我有着良好家庭背景，出生在繁华的上海。1957年随父西迁来到西安交大，1964年考入西北大学物理系，1970年服从学校统一分配，来

到了陕北榆林。在榆林又进行二次分配，估计是上天照顾我这个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城市的毛头小姑娘吧。那时候，清涧在榆林地区算是比较好的县，是榆林地区最南端离西安最靠近的县。县里对我们这一大批大学生又进行第三次分配。其中在教育系统的，有的分到离公路很远、没有什么交通工具的高杰村，有的分到要翻几座山的小学校。而我幸运的被分到国道旁的石嘴驿中学！这不是一般的福气，在这里，我放假可以很方便的坐车南下探亲；在这里，我认识了一生都难以忘记的同事，朋友，学生！在这里，我看到了底层人的生活 and 农民的质朴真诚、尊师重教的美德。也是在

这里，我自己得到健康快乐的成长！学会了以前学不到的东西和如何做一个好老师！石嘴驿中学教学，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由学生跨入社会的第一个台阶。是这里卧虎藏龙般的优秀老教师的传帮带，让我受益终生，使我具备了一个优秀教师应该具有的素质。如今古稀之年，当我回想起在清涧的日子，仍是那么美好甜蜜。我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也可谓桃李满天下。说来不可思议，印象深刻、保持最紧密联系的还是陕北的这些学生。

石嘴驿中学座落在一个峡谷中，两边是山，南北贯穿的国道咸榆公路和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并行延伸。跨越小溪，便是依山而建的校舍了。在这里，每个老师各有一个窑洞，既用来住宿又用来办公。全校除了十来个老师，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员工，比如老师和学生食堂的炊事员库管员。那时除极个别人，其余都是住校，师生员工形成了一个大集体。石嘴驿中学分来了不少大学毕业生，很多都是重点大学和名牌大学的，比如，西安外国语学院的张崇老师，西安交大的李锡强老师，陕师大的康老师等，以

及很早就来到清涧的李维宁夫妇、王建生等老师，师资力量是非常强的。那个年代的石嘴驿中学，可算是巅峰时期，高中部各科老师不但个人能力强，各班师资搭配也是非常完美的。语文：李维宁，李素玉；数学：田华，王建生；政治，理，化，外，史等是由师瑄（校长）、李锡锵、张崇和我等工作认真、知识丰富、教学水平相当高的教师担任。对于一个班级来说，这样的老师配备是非常全面的，可惜那时候没有高考，如有，相信石嘴驿中学在高考中的升学率定会令人刮目相看。学生们学习刻苦，校风正，真正做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当时的校长兼书记是师瑄同志，他亲自上政治课。平易近人，很关心我们这些刚分来的大学生，嘘寒问暖。同学们和老师的关系也非常融洽，学生会经常到老师的办公室里问问题，谈思想，追求进步。还有些不太爱说话的同学，也会到老师的办公室，安静的听老师讲一些外面的新鲜事物，开阔视野。这些交流，给了他们好好学习、勇于挑战的动力。联想到现在，有的大学生到农村去支教，的确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对于

孩子们的成长，有着深远的意义。当时我们就是在这样融洽的氛围当中，和学生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友谊，以至于我离开石嘴驿差不多50年了，仍然有不少当时的学生，和我在联系。

不仅是学习上，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在石嘴驿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石嘴驿中学的文艺宣传队，在当时十里八乡也是小有名气。记得我那时候带着文艺宣传队到东风水电站慰问演出，路过各个公社，都像欢迎专业剧团一样，给我们安排最好的食宿，搭起了舞台，附近农民从一二十里路赶过来，看我们的表演，我们的乐队是由学生和老师共同组成，那时候的力量非常强。演员都是由学生自己扮演，有《红灯记》《沙家浜》，京剧，秦腔，更有现代歌舞，那是专门请和我们一起分配到石嘴驿医院的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生夫妇，女的叫谢华，北京人，她父亲是中国戏曲研究所的研究员，母亲曾经是中央歌舞团的司仪，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主持人。谢华会跳舞，我们就请她来给学生教舞蹈，教的都是农村很少见到的舞蹈。演出布景也是由老师们自己画，自己搭建。那时候

大多数公社都没有电灯，舞台照明就是用大棉花团沾着煤油点的火光。乡亲们像过年一样，吃过饭早早地拿着凳子，占了位置，那个场面真是热闹非凡。不光是文艺表演，学校的秧歌队也很棒。每到元旦就组织秧歌队到公社和公社的机关去拜年。文艺宣传表现很突出，当时的校委会研究，允许文艺队到照相馆，由学校出钱拍一张集体照，那时候的孩子们，都没有拍过照，高兴的不得了，欢呼雀跃，连不爱打扮的男孩子都要把头发捋捋平。体育方面，当时在县里头也是相当有名的，石嘴驿的排球篮球在县里的运动会上都取得了好的名次。这些孩子能被选上到县里参加运动会，运动队里面吃得好，又穿统一的运动服，简直兴奋得不得了，夜不能寐。由于我们的篮球和排球成绩好，县运动会结束以后，以石嘴驿中学运动员为基础，增加了一些别的成员，组成了清涧代表队，被选拔参加了榆林专区运动会。孩子们要去榆林参加比赛，这些没有走出过县城的孩子高兴至极。本来我也是带队老师，正好那年我因为结婚回了老家，后来由李锡锵等几位老师带队，去榆林参

加地区的运动会。当时作为石嘴驿女篮队长的我，在县运动会结束后，还和其他几位队员，临时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和县长书记等领导组成的篮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这在当时也是很轰动的。

从大城市到清涧来，在生活上有很多不习惯。没有水，没有电。刚开始我简直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慢慢知道喝的水要到教师食堂大锅里舀，洗的水要到山下泉水里接。我不会挑，只好拿水桶一点一点提上来。后来学校给我配了一个水缸放在家里，男学生们看我打水困难，就抽空帮我挑水存在缸里。我的水缸总是满的，用水的问题再不需操心。没有电灯，晚上备课则用煤油灯，学校定时给老师发放煤油，照明的问题也得到解决。孩子们朴实无华，对老师真是掏心掏肺。每逢节假日，他们回家返校时，会偷偷给老师的抽屉里放些南瓜子呀枣啊小山果呀这些自家的土特产，让我这个从大城市来的老师心里充满了感动。别看孩子们年龄不大，大概也体谅我们这些家在外地的老师。周末，有的附近的学生邀请我到他们家里玩，爬到树上摘杏子，拿大长杆打枣子，还帮我

洗头 and 洗床单衣服等。门前的小河沟里的水非常清澈，感觉就好像生活在世外桃源。用现在的话来说，真是非常浪漫，艰苦中有甜蜜。

石嘴驿的生活真是丰富多彩。我们还有劳动课，到山上去修梯田，对于我这个从来没有到农村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很特殊的经历。行走在山坡上的田间小道，战战兢兢，随时都有滑倒的可能。拍梯田也是需要技术的，看到学生都比我们老师拍得好，心里真是感叹万分。冬天，老师是烧炭，学生就要到山上去砍柴，每个学生都到山上去捡一些枯树枝干草回来，然后过磅秤，看哪个班捡得柴多。学生就是靠这些柴火烧炕度过严冬。

由于老师都是住校的，放学以后学生们也可以到老师的窑洞，跟老师聊天、问问题，学习各种手艺。比如，女同学到我的房间来，学钩针。记得我曾经教女同学勾衣服上的领子，后来很多女同学的衣服领子上，都很时髦的开出了钩针花。她们也教我做布鞋、纳鞋底、上鞋帮，到现在我还留着一双自己手工做的布鞋。男同学则喜欢到我这窑洞来聊

天，听我讲外边大城市的新鲜事儿。那时候大家的生活非常简朴，我一个月的伙食费也不过5到8元。做饭的刘大爷总是给我们变着花样吃，有时候是蒸南瓜，有时候是玉米棒，还有许多叫不上名的粗粮细作的陕北小吃。过节还有油糕，最常吃的是高粱米粥，就上腌咸菜。盛稀饭的碗有脸盆大，偶尔，老师们想要换换口味，就结伴到镇上的一家小饭馆，来上一大碗炒鸡蛋，还有烙饼，那简直就是打牙祭，吃最美味的东西了。当时石咀驿中学的窑洞，有两排，老师的伙房在二层，学生的伙房在一层。我常常端着一碗饭，在栏杆边看下面学生的吃饭，学生排着队，一人领上一个馍馍，通常也是粗粮做的，然后沾上盐，就上一碗几乎没有油水的青菜汤。在当时这已经是不错的伙食了。男生常常吃不饱，有时我就把吃不了的干粮带回宿舍，接济一些正好来我这里的同学，这本是很平常的事，想不到受过恩惠的孩子有非常深的印象，几十年后还会提及

这些小事。

在这样的环境里，学生们很珍惜学习的机会，他们学习刻苦，毕业后都非常的有出息。其中很多人在恢复高考以后，读了大学，有的成了作家，有的成为了知名的医生，有的在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留在村里的，表现也很突出。有的当了队长、会计，有的做了民办教师。还有不少同学参加了军，或在大城市里，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有的在清涧县、榆林地区当上了公务员，从事着领导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做着贡献。

人常说往事如烟云，意思就是时间久了，往事如烟消云散，再也没有了。但是我在清涧石咀驿的往事，却像蓝天上朵朵美丽的白云，一朵一朵，数也数不完。2006年，我和老公又重返了陕北，故地重游，我们沿绥德清涧延安，回到西安，这一路遇到了很多陕北的同学，欢天喜地，欢聚了好几天，至今历历在目，久久难忘。

散文两章

◇ 宋红红

桃花源

又是一年三月三，陕北高原上最艳丽的桃花开了。因为稀少，哪一座山上有一大片桃花开了，人们定会看得惊呆了。陕北的三月里，主角一定是桃花。一片片裸露的黄土地，哪怕一座山曾经长满草，现在它也只能是一片淡墨蔓延。对，淡墨，陕北的景色就是一幅幅水墨画，所有的草木是淡墨色，所有的土地是土黄色，于是粉色的桃花就在这幅水墨画上占尽了风韵。驻足，惊叹，这在文学中被赋予娇艳、轻薄的粉色桃花，在春天的陕北高原上，竟有着一种别致的风姿。尤其是倒春寒严重的陕北，只见那一树树桃花不顾寒风，轰轰烈烈地

开着，呼唤着春天，如茫茫宇宙中一颗颗绚烂的星星。

桃花在陕北高原的盛开，少了柔柔弱弱的娇嫩，多了一股子英气，咋能不让人心生震撼呢。经常想，若有一处桃花开在与世隔绝的地方，那会是一番什么风景。转念又想不会有，有也应该在梦里。

直到有一天，朋友说带我去一处好地方。“城市哪里有什么好地方？”正纳闷着，仅仅几分钟的车程，我们就远离了繁华闹市，出了柏油路，下了一个坡，拐进一个村庄。因为离城近，人们大都搬走了，只零星见几户人家门前养着猪羊，村庄一片安宁。

下车后，见一座拱形小桥通往村庄，

小桥上简单的木制栏杆，生生多出几分韵味来。桥下潺潺的流水，叮咚作响。正值盛夏，流水清澈无比，水下的沙子清晰可见，水草翠绿摇曳，让人顿觉凉爽无比。河岸几株垂柳斜斜地歪着，枝叶几乎垂到河水里，像是几位梳妆打扮的姑娘，又像为河中的鱼儿遮风避雨的大哥哥。正望着河水发呆时，朋友说别看了，还有更美的风景呢！紧随其后，我们走进一片平整的田地，满目绿意，玉米，瓜果长得绿油油的。田地的尽头，是村庄的窑洞，说窑洞也不是，只是依山而建的八间房子，里面是窑洞造型。几户人家错落分布在不高的山上，山也称不上山，地势较高的坡而已。看见一个女人，急忙问，这里哪里有一排十几孔窑洞？女人称，你们问得恐怕就是上面那一排，人都搬走了，你们找人吗？我们沿着一条石子路向上走着，门口有几棵大树，围墙坍塌，只剩隐隐约约可见的模样，院子里半人高的草。站在大门口朝远处看，下面的田地一个方格一个方格，流水小桥尽收眼底，真是依山傍水的好地方！再朝远处看，闹市里的高楼大厦，隐隐约约只能看见半个楼顶。

朋友说，故乡回不去了，日后就租

这一院窑洞，养花种菜度过余生。把这些大树砍了，再整理一下院落，就可以住人了。我心里想，留着吧，有树，有老树的村庄才是活的村庄。斗转星移，不管主人如何更迭，这些老树都是最忠实的留守者，留着吧！

朋友还说，在山顶种上满山的桃树，春天邀三五好友，赏桃花，喝桃花酒，风一吹，看纷纷扬扬的桃花雨。还能再钓几条鱼，生活多好啊！这不就是沈从文《边城》里的日子吗？近水人家多在桃花里，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在沈从文心里，在许多人心，尘世间最静好的岁月，莫过于门前桃花灼灼，有人陪你过细水长流的日子。

看着，想着，恍然一惊，这不就是我梦中的桃花源吗？四面环山的村庄俨然就是现实中的一座桃花源。后来因为种种变故，朋友的桃花源梦想破灭了，我感觉很可惜。

算了吧，不如心中建一座桃花源。小时候，梦想着走出大山，能在灯火辉煌的大城市奋斗，过着邻居大妈眼中的白领生活。其实大多数的我们是平凡的，过着挤着公交，交着房贷，吃着外卖的

生活，正如电视剧《蜗居》中，海藻说，以为在上海生活，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型博物馆，观看音乐会……其实生活在大城市的她们无钱去高档商场消费，无暇去文化馆消遣，那些地标性的辉煌建筑，也只能远远地瞟几眼。慢慢长大的我们何尝不是？怀念家乡那一树树绝美的桃花，想念村庄那袅袅炊烟，那蜿蜒小路，还有一声一声唤着自己乳名的父母，桃花灼灼、岁月静好——心中的桃花源！

于是怀揣着心中这一方桃花源，感叹还好，心中有桃花源，才能为艰辛而平凡的生活注入向往，不至于走着走着就散了，淡了，累了……

一幅永恒的水墨画

立秋了，早晨的雾气把家乡的田野、村庄笼罩在一起，呵护着，温暖着，这是最有盼头的一个季节。枝头沉甸甸的枣子开始褪去青涩，红晕一圈圈在蔓延，犹如待嫁闺中的女子。等着，盼着，当漫山遍野的山花，轰轰烈烈吹响唢呐的时候，就到了枣儿出阁的时刻。

我心中的村庄，与爷爷有关，与爷爷的土地有关。爷爷在，村庄的轮廓就

格外分明，色彩就格外温暖。记得最真切的一件事是，有一天，爷爷从集市上给我和姐姐买回来两件毛呢外套，我的红色，姐姐的绿色，鲜艳的、纯粹的色彩。在当时的农村，不过年、不过节，买回来这么两件新衣服，在我的心里就是宝贝。这些宝贝，是爷爷辛勤劳动、种地耕田换来的。

爷爷六岁没了爹、七岁没了娘，与三个姐姐相依为命。长大后，毅然把家里的几亩薄田典当出去供自己读书。学成后，先后在村里当老师，在乡上当干部。可上世纪一段的特殊时期，干部每月的工资仅够买一筐土豆。爷爷家里孩子多，看着七个尚未成年的孩儿随时有饿死的可能，他毅然从乡上辞职，回乡务农。不甘向命运低头的爷爷，开始了从土地中要生存的壮举。

自留地里种下了和我同岁的一棵棵小枣树苗，奶奶用木桶背水，从早晨背到黄昏，换来了一片郁郁葱葱。枣树栽在梯田里，到了春天，爷爷一锹一锹把土地翻松，然后站在地头，抽着旱烟锅，在烟火一明一暗中规划着“春天的蓝图”。梯田里枣树底下还能种庄稼，第一排绿豆，第二排豇豆，第三排糜子，

第四排谷子，第五排南面是红薯，北面圪崂地，种些花生，“过年让娃儿们有些吃食”；种红薯、花生的地头再种一些南瓜，“南瓜子秋后寄给外地的女儿们”。剩下一小段梯田，种上黄萝卜，白萝卜，八月十五和过年，萝卜肉馅饺子是陕北人回味无穷的思念。萝卜最后还会结籽，和豆荚一样，爷爷会在村里唱戏的时候，卖掉剩余的萝卜籽，接下来的日子，饭桌上就肯定会有香喷喷的猪肉了。

后来孙子们渐渐长大了，种糜子的地就少了一半，用来种西瓜、甜瓜。西瓜越长越大，绿油油地滚了满地，贪吃的鸟儿闻到了甜瓜的香味，偷偷啄食着。一个啄开了小洞的甜瓜，被锄草的爷爷发现，他弯腰一扭，用衣服襟子一擦，递给了跟在屁股后面的我。“鸟儿吃过的才是最甜的”爷爷说，我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未成熟的西瓜，用土掩埋一半，露出一节墨绿的身段，惹得我们天天敲敲这颗瞅瞅那颗。有一天，爷爷发现了一颗越长越大的西瓜，可是老不见熟，就藏在了山水冲开的渠里，用西瓜叶掩盖住。可还是被淘气的小伙伴发现，砸开后却发现是生的，扔得满地，爷爷发

现后心疼极了，从此再没有种西瓜。但甜瓜还是有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每隔一段时间，从地里回来的爷爷就会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两个香透顶的甜瓜。

任何时候创造总会给人带来惊喜。自留地旁边的坡下面有一个荒草坑，爷爷铲开条只能容一人的小路，下去，铲掉荒草、荒树，一棵结桑果的桑树，留下一棵健壮的酸枣树，嫁接成一棵牙枣树。后来，新疆的亲戚送给他几颗大杏，肉厚核甜，他留心种了几颗杏核，没想到几年后，活了两棵，竟然是不同品种的两棵杏树。从此，令我们欣喜的是五月吃桑葚、六月吃杏、八月吃枣，这小小的羊肠小道通向的竟是一个小小的果园和意外的惊喜。尝到甜头的爷爷，开垦出无数的荒坡，荒岭，他总是先铲掉周围的圪针、白草，然后翻土、去除杂草，倒上两袋羊粪，一片肥沃的土地上，便会收获到黄澄澄的谷米或是胖乎乎的土豆。他娴熟的手法，老道的眼光，化腐朽为神奇，创造着土地的神话。

秋天来了，土地是热热闹闹的。绿豆黑长的豆荚，豇豆粉嫩的豆荚，在人们一遍一遍的采摘中，颗颗饱满、噼噼啪啪地被装进了坛子里。玉米的外衣还

没有脱掉，绑在一块，调皮地骑在门口的那棵大树上，一串比一串爬得高。南瓜和红薯整整齐齐地放在窑掌后的柜顶上，成为最时尚的装饰品。谷子、糜子沉甸甸的谷穗压弯了人的腰，铺在场院里。午后“个蛋咕咕、个蛋咕咕”母鸡炫耀的声音和“啪嗒、啪嗒”打连枷的声音是秋天最悦耳的音乐，是丰收的喜悦，是热闹乐章。从土地里收获的一咕噜一咕噜的花生，装在一个篮子里，被妈妈挂在屋檐下晾晒。小时候的我们总是偷偷拿棍子戳开一个窟窿，仰着头等待偶尔掉落的一颗颗白生生的花生。

最热闹的是收枣。漫山遍地的红枣终于等来了迎接她们的新郎。枣儿扬起红色的脸庞，一个个化好了精致的妆容，褪去绿纱，换上成熟的黄裙，把最香甜的吻送给迎接她新郎。收枣的场面轰轰烈烈，最多时，要有三、四十号人来完成这场盛典。打枣的英雄，只可温柔，不可野蛮。只见他站在高高的树杈上，抡起竹竿，哗啦啦就是一场红雨。你背他扛，每每忙到华灯初上，盛典才落下帷幕。院落里家家户户拉起了灯，对面山道上若隐若现的马灯在滑行，呼哧呼

哧、嘻嘻哈哈，紧张而忙碌、热闹而欣喜，整个村庄迎来了土地的新娘。于是，家家户户的房顶、院落都端坐着典雅的新娘，空气中都飘浮着甜蜜。

爷爷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人生中最后拥有的两块坝地。全村的坝地只有四五块，爷爷就买下了最好的两块，一签十年。爷爷信奉的是家中有粮心中不慌，坝地相当于水田，旱涝保收。站在村头就可以瞭到那两块黑茂茂的庄稼地，能种玉米、蓖麻，两种都属于经济作物，能增加家庭实际的收入。肥沃的土壤上，蓖麻长得能让小孩子坐在上面荡秋千，玉米叶子挡得人都看不见路。这两块坝地是全家的经济支柱，引来全村人艳羡的目光。

直到有一天，爷爷佝偻的背影再也去不了他的土地，我才开始意识到爷爷老了。再后来我到外地求学，那茂盛的长满庄稼的土地以及村庄，渐渐远离了我的视线，在我的背后延伸。

寂静的早晨，雾气满天的秋天，蓬勃生长的土地，握着锄把站在地头的爷爷，等待收获的村庄，在我的心里凝成了一幅水墨画。

槐花如蝶飞

◇ 韩波兰

娇媚的春姑娘刚迈着轻盈的脚步缓缓而去，火辣辣的夏姑娘便迫不及待地向我们走来了。瞧：街上那爱美的小姑娘大媳妇们换上了五颜六色的长裙短褂，裙舞飞扬，竞显那傲人的身姿。再看那满山遍野的桃树杏树梨树也收起了她们那或粉或白的笑脸，一门心思地孕育着果实。不知不觉中，槐花便开满了整个山头，放眼望去，白花花的一树又一树，一山又一山。一串串雪白的槐花挂在长满绿叶的枝条上，在微风的吹拂下慢慢摇曳，仿佛无数只白蝴蝶整齐地张开双翅，在枝条上荡着秋千，是那么地轻盈，那么地飘逸，那么地自在……此时，多情的蜜蜂也来凑着热闹，三五成群地在槐花丛中飞来飞去，亲吻着朵朵花蕊，嗡嗡嗡地表达着小精灵对槐花的爱意。一股股甜丝丝的清香味扑鼻而

来，沁人心脾，那是槐花散发出阵阵特有的自然香甜的味道，整个空气弥漫着甜甜的气息，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多吸几口那诱人的清香，任由那自然清新甜蜜的气息从鼻孔吸入，缓缓流入心田，涤荡着人的灵魂，使人忘却了尘世的烦扰和诸多的不快，抑郁的情绪荡然无存，心中充满着美好荡漾着幸福，使人陶醉，令人神怡。

自然界赐予人类那么多奇花异草，而我却对槐花情有独钟，也许是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的缘故。由于槐树的生长对土壤要求低，老家的山山洼洼，沟沟塌塌到处都散落着槐树。5月的山乡处处弥漫着槐花的香甜，小小的村落似乎成了槐花的海洋。农家人没有文豪的闲情逸致，但聪慧的人们却懂得槐花是营养丰富又有药用价值的宝贝，把它作为



缺粮少菜青黄不接季节里补给口粮的食物，槐花便是农家餐桌上可口的美味佳肴。村头那片槐树林是孩子们的乐园，小伙伴们下午放学后，就不约而同地来到槐树林里捉迷藏、过家家、娶新娘……他们在槐树下唱啊跳啊跑啊笑啊，爱美的小姑娘把槐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像童话故事里的小公主，美滋滋的，一阵又一阵天真欢快的笑声响彻槐树林，直到大人们扯着嗓子喊回家吃饭，大家才一欢而散。那情那景宛如一副副美丽的画卷，描绘着农家孩子的童真童趣，折射出小山村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好。每当摘来槐花，小时候的我总是爱不释手，

看着那一朵朵洁白的槐花如蝶展翅，便总是幻想着外面的世界，好想自己变成蝴蝶飞出大山，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

如今的我生活在现代化的城市，有幸成了一名国家公务人员。细细想来，那如蝶的槐花在童年时代给了我无穷的欢乐，无形中也成为激励我学习的动力和前进的力量。别人眼中其貌不扬的槐花，在我看来却美过牡丹胜过玫瑰，她的确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也没有玫瑰的美艳动人，但她却可赏可食，洁白无暇，似蝶飞舞，能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振奋的力量！

娘

◇ 赵 玲

娘不识字，对新生事物不是一般的迟钝，敏感度仅比八十七岁的外婆强一点。因为眼睛不好，又对电子化产品持排斥态度，让她操作智能手机，相当于让她开航空母舰，左右不会，总说拿着她的老年手机心里踏实。

娘喜欢看电视，电视剧里的人物就有两种：好人、坏人。至于到底演了啥内容，看完能揣摩个大概，没听明白的话靠“音译”。例如，那天看了个谍战片，她口口声声诅咒一个叫“钢板苍蝇”的日本人，说他如何如何的坏，内容不重要，我就很好奇这名字，一看，原来那人叫“宫本苍野”。她让外孙子在电视上给她搜个《浑身嘹亮》，说那个主持人李思思，怎么就长得那么俊来来！我的娘哎，那个叫《回声嘹亮》！

娘一说起小时候受过的苦，现在还

泪眼汪汪。

她出生四十天就被迫断了奶，外婆病得奄奄一息，自顾不暇。是娘的奶奶用米汤糊糊一口一口喂活了娘。稍微大一点，就踩着升子给家里人做饭，大人们都要去生产队劳动。在挣分吃粮的时代，老实巴交的外爷常常是干的活最多，挣的工分最少，往往一年下来，三除五扣过，一家子分到的口粮已所剩无几。外爷因为吃野菜全身浮肿，孩子们更是营养不良骨瘦如柴。

娘就是生活在那个艰难的年代而又贫困的家庭里。她除了照顾弟弟妹妹，还要管家里的牲口。八岁的她常常五更就要跟大人一起起床，提着柳筐子到很远的地方掏野菜喂猪。常常是天还没亮，就一个人在荒沙湾走着，又冷又害怕。太冷时，就在向阳的沙梁上挖一个洞，

洞的大小刚好能容下她瘦小的身体，头上扣着筐子，蜷缩在里面取暖，常常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醒来后提心吊胆，菜没按时掏回去，自然又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

她掏菜路过邻村的小学，特别羡慕那些同龄的孩子，他们可以坐在教室里念书，她却要没完没了地干活。偶尔提着菜筐子站在教室外面，悄悄地跟着老师读拼音，认字。她好不容易掏下的野菜，太阳一晒就少了大半。运气不好时还要受到学校里的人驱逐，说影响其他孩子的注意力。

到了十八九岁的年纪，娘和二姨是十里八村少有的俊女子。娘齐袄襟的两条大辫子黝黑乌亮，白里透红的脸蛋，一口整齐的白牙，笑起来跟朵花儿似的。二姨比娘还俊（我小时候见过她们的黑白照片）。老一辈人都说，娘和二姨像是从画上走下来的仙女。她干活像后生一样利索，不惜力气，针线活自然不在话下。我第一次看了路遥的《人生》电影，觉得娘就是巧珍，漂亮、能干，但是没有巧珍那么曲折的情感遭遇。娘能把某个人的行为举动，模仿到十分相像，我们小时候，她把生产队里看见的趣事惟妙惟肖地描述给我们听，扮演吵架的大婶、假斯文的生产队会计，常常逗的我们捧腹大笑。

我初中毕业了没能继续念书，是娘一辈子的憾事。直到现在她都耿耿于怀，为她那时短浅的目光后悔不已。当时，在那一代人的观念里，儿子才是一辈子的依靠。所以重点供两个弟弟读书，只供我到初中毕业，他们的责任就算完成了。那时听到家里的决定，我躲在墙根底下哭了一下午，觉得父母偏心，觉得他们爱儿子不爱我，我在他们心里一点儿也不重要。想到这辈子再没书念了，又没有人疼爱，心里很绝望。颓废了一些日子，故意跟家里人对着干，自己找工作，连婚姻大事也自己做主。结婚了很长时间后，还是不肯原谅父母。因为那时候家族里的人说：“女孩子认识几个照门字就行了，将来嫁了人就是人家的人了，生个孩子又不是要磨锅台了，念那么多书没用。”我就怨爹娘，他们自己没主见，怎么就听信了别人的话？

娘的性格特别坚强。记得在我们姐弟三人小的时候，爹和队里的人出门跑副业，一走就是大半年，给娘丢下三个小娃娃和一头黑犍牛。那时候我才六岁，大弟三岁，二弟一岁。娘要照顾我们几个，又要种地，还要喂牲口。她一个人挖坑一个人点籽，一个人锄地一个人浇水。现在我还记得，娘常常趁着月光浇地，那时候浇地用的是秤杆，人站在井边，一桶一桶的用秤杆把水从井子里舀

出来。晚上，栓好熟睡的二弟，我和大弟被连拉带哄引在地里，我是拨园子的，弟弟是照园子的。娘边气喘吁吁的打水边吼着问：“水到了没？”，听不见回答停下来细看，常常是弟弟在地棱畔睡着了，脚在水里泡着，我在水壕壕里睡着了，睡会儿醒来继续浇，明天还有数不清的活要干呢。有一次，打水时撑杆绳子断了，娘连人带桶掉进井子里，幸亏井子不深，娘自己挣扎着爬上来，搂着我们姐弟嚎啕大哭，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跟着娘一起哭。我六岁时就尝到愁是什么滋味了。比如，在夜晚拨园子，要头低的很低才能看见水流向哪里。最可恨的是蝼蛄、哈劳（学名叫鼯鼠，生活在庄稼地里的一种小动物），它们专爱四处掘洞，浇地时，水就会顺着暗道流向别处，娘辛苦打上来的水就白白浪费了。所以拨园子的时候，还要循着水流查看，遇见那种洞就要狠狠地踩实了。庄稼地里的蚊子疯狂肆虐，逮哪叮哪，我们常被蚊子叮的满身疙瘩；还比如睡梦中被娘拎起来吃饭，不吃还不行，吃完了还不知道吃的是什么。睡得迷迷糊糊的弟弟被叫起来吃晚饭，还以为是叫他尿尿，把捞饭盆子当成了尿盆。娘又好气又好笑，笑着笑着就哭了。

以后的多年，我们也渐渐大了，日子就在娘和爹的辛勤劳作中平稳地过

着。他们种地、养猪，家里也盖了新房，刚刚觉得日子过得顺气了一些，父亲却查出了癌症，这犹如给全家人当头一棒。父亲生病的几年，不能干重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又病入膏肓，不多日就撒手人寰，丢下娘和我们姐弟几个。父亲走了，娘没有哭哭啼啼，她整天话语不多，把自己圈在地里，中午也不休息，我们知道她这自虐式的劳动是想忘记悲伤。她有悲苦不对人说，只说给沉默的土地和成片的庄稼，娘常说她会和庄稼拉话了。

娘的苦命，难以书写。

娘在艰难光景里仍然勤劳善良，在厄运下仍倔强如野草，记起小时候她对我们点点滴滴的爱，她的教导之恩……，一想起来我就泪流满面。常为自己不能尽孝而自责、懊恼！

现在，她仍然每天劳动，看着她佝偻着身子，形容枯瘦，想起年轻时的娘意气风发，整天像只陀螺一样不知道累，现在快七十岁了，还像陀螺一样转着，只是有了许多的力不从心。我们总是劝她少做点，她那犟脾气谁劝也白搭，什么都要求齐整，事事紧凑，就怕光景会落后于人。

这就是娘，什么时候干不动了，也许才能安歇。

独子难教

◇ 曹卫江

儿子快放假回来了。他母亲早几天就开始采购他喜欢吃的各样东西，并一一做好冻在冰箱里，屈指计算着天数，单等儿子回来。

可能是火车误点了吧，过一个小时了还不见儿子。打手机也不通，等待的人像热锅上的蚂蚁，惴惴不安。良久，门铃才响起，两个人一齐起身开门。儿子回来，家中顿时增添了许多生机。

虽然唠叨声、指责声、教诲声不绝于耳，但两代人的代沟似乎永远无法填平，总是有一些不同意见引起争执。等待，忙碌，关怀，一切都围着儿子转，原来的生活习惯和作息时间完全打乱，一天下来疲惫异常，但感觉生活有滋有

味十分充实，满屋子充盈着融融天伦之乐。

儿子放假回来，在家中住了不到三十五天。或许是独生子女身上的共性吧，因为没有兄弟姐妹与他进行交流，所以感到孤独寂寞，内心孤立无援，缺少安全感，习惯了在外面寻找援助，因此，他身上明显地表现出四多二少的特点。电话多，上网多，应酬多，出去吃住多；家中呆的少，和大人交流少。

电话多。吃饭时有电话，睡觉时有电话，甚至半夜也有电话响起。长话，市话，网话，短信，不是接就是打，一月光话费就超过二百元。大人说也不听，反正就住一个月时间，由他去吧。

上网多。儿子出门七年，最让我们头疼的就是他无休无止地玩电脑。固然这与他的专业有关，但电脑上瘾对他的影响是我们很担心的。每天只要是他在家中住，最早睡觉也在夜晚两点，有一次竟然玩到了凌晨五点。我虽声色俱厉，但看到他两眼熬红，精神萎靡的样子，又心疼的不忍再去责骂。

应酬多。现在的青年不同我们过去。他们大手惯了，不管手里有钱没钱，朋友之间很看重友谊。同学结婚要随礼，同学的孩子满月也随礼，当兵出发要欢送，安排工作要庆贺。一天被呼来唤去，应接不暇。

外边吃住多。一月时间经常在外边吃饭。老是饭做好了等他，一个电话说不回来吃了。要不就是晚上11点了才打电话说不回来住了。不是同学家就是宾馆饭店，和同学有说不完的话和玩不够的红火。他母亲尽量给他调剂，一顿饭几个菜几个汤，但可能是他经常在外面吃饭的缘故，老感觉家中的饭菜不可口。

家中呆的少。老是饭没吃完电话就打过来了，说在什么地方等着。他总是

匆匆吃完就出去了。我们让他不要出去，他只有四五个白天没出去，但晚上必然被同学叫走。听到我们的怨言，他似有委屈地说，这次回来在家中呆的已经够多了。好像他是特意为满足我们而多在家中呆了几天似的。

交流少。可能随了我们的性格吧，儿子回来和我们什么话也不说。我们问他外面的一些事，想了解他的生活，学习等情况，他总是敷衍说几句就了事。从不主动说他的情况。问他一天和那些人在一起，他总是说你们不认识。我们想把自己半生的人生经验传输给他，不厌其烦苦口婆心，他只当耳边风，要不就是说不要说了，他都懂。咽得你直翻白眼。

儿子不和我们交流使我产生许多担忧和想法。说他不小了，可他有时完全象个孩子；说他什么都懂，可他似乎什么也不太清楚；大人老担心他把一切都做不好，可他从十几岁开始就一人在外面闯荡已经整整七个年头。这或许正符合现代青年的特点。他们需要关怀却又听不进劝导，自认为长大了可又什么也做不来，知道社会道路的艰难又没有

毅力和耐性，思想超前却缺乏实际操作能力，感觉到生活的不易可又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富有爱心但责任心不强，讲究孝顺礼仪但极端自私又以自我为中心。青年人的通病他好象都存在着。

或许是作父母的为了弥补对他缺少关怀的亏欠吧，放假后他的一切生活都由他母亲打点，包括刷牙、洗澡、衣服、换洗鞋袜等，都要父母督促或代劳，他也正好有了依靠，更加地懒散，什么也不管。在父母眼中，儿子好象永远也长不大似的。可在外面，他的一切又由谁来做呢？父母为子女好象有操不完的心。我的老母亲不也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来城看望我这个老儿子吗？我再三地说你不要上来，我回来看你，可她老人家不也和其他父母一样，放心不下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可怜天下父母心！

为了检验一下儿子这几年到底学到了什么，我让他给我教一下制作动画。因为没有高级软件，只有简单软件，他很熟练地几下就制作了一幅精美的动画。轮我学制作了，总是搞不好，儿子说我“这么笨”！从来都是我批评别人，今天转换角色，被儿子一顿指责，心里

老大不是滋味，但又没有办法，谁叫自己这么笨呢。在心理极不平衡时，隐隐有种落伍的感觉。看来天下将再不是自己的天下，而成了他们的天下了。我据理力争，说你有人教，我才看了一会就能和你比？他却说这么简单的事谁教，都是自己摸索着学。我自知理屈，也就再不能言语了。

转眼又到了开学的日子。临行免不了又要如何做人，怎样处世大小道理不厌其烦地讲说一通。他也不顶，嘴只是“嗯，啊”地应着。他母亲一早起来就说，有些舍不得儿子走。以前儿子走时虽然也有些不舍，但没这次强烈，一天急得直倒气。看来我们真的是迈入老年了。我不由地想起我的母亲为什么要上来看望我们的事。我把儿子送到火车站，他虽像我们一样语言木讷，不善表达，但仍流露出了关心之意，说天冷，让我回去。哎，平时我对他批评多关心少，表面严肃，要求严格，但血总是浓于水，儿子对父母的爱其实不用语言也能体味得到。临行不由在心里说：儿子，希望你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

二 妹

◇ 党虎虎

陕北的春天向来缓不济急，姗姗来迟而又一闪而过，让人来不及多看一眼她当初的纯美，转眼之间就到了烈日炎炎的盛夏。是啊！在家乡贫瘠的黄土地上，干旱、枯槁是我们常常毫无违和的遇见。

谁不热爱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但当靓丽的青春失去了应有的前景，当美好的生命还未盛开就渐渐枯萎，当幸福的希冀备受生活的煎熬打击，当所有的愿望都在不经意间纷纷落空……如若现实生活一直如此不堪，如若善良的生命总是遭到摧残，如若苦难的命运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那一切祝愿真的就有些悲惨了！

十年九旱，说的就是陕北，就是我们的家乡——黄土高坡。今年，又是大旱之年，炎热难耐的家乡连续三个多

月滴雨未下，滚烫的大地就连吹来的风都是热的，广袤无垠的高原上庄稼早已不堪忍受，成片成片地枯萎倒下，村里屈指可数的留守老人早已汗干力尽、疲惫不堪，他们除了心疼失望之外，别无它法。

很多年来，我们热爱的家乡总是让人如此的难堪！现在，你或许会明白贫困地区的乡亲们，为什么纷纷逃离似的出走并舍弃自己的家园了吧！是的，都是这该死的气候，你总得让人活下去呀！

晚饭后，留守老家忙碌了一整天的乡亲们，趁着夜晚的一丝丝难得的凉爽，纷纷围坐在村庄中心的路灯下，一块儿闲聊、乘凉。看起来这平平常常的一天，像往常一样即将就要过去，其实难过的日子还在继续，只是很多人没有

察觉罢了！

不信，你看——

前川里，暗淡的路灯下，一片茂盛的草地上依偎着一对正在放羊的母女。在母女俩前方不远处，还有一只独眼的小黄狗，陪伴在她们身边，这一情形持续了很多年，直到眼前。

满脸疲惫不堪的母亲，手指着什么东西并极力比划着，解释着。但是女儿却没有任何反应，无动于衷。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对特殊的母女。

温柔的晚风轻抚着大地上每一个备受熬煎的生灵。在这充满遐想的美好月夜，不知有多少人难以入眠！但草地周边的树丛里，却发出一声声肆意的蝉鸣，让人不胜其烦。一片幽暗的树影随风曼舞，柔和的夜晚貌似非常温馨，可谁能知道，这里还有多少无法言喻的心酸和无奈？

……

“二哥，是你吗？你回来了！”

跟着二妈放羊，满脸浮肿、颤颤巍巍、披头散发、疯疯癫癫的二妹又一次满怀期待地走向她心目中的“二哥”——热情地问候着我。

“哦，二妹，是二哥回来了！”

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悲伤，强忍住泪水，苦笑着迎合着我那苦命的二妹并回应着她。

“啊！二哥，你还好吗？……”

“好着了！二妹，你呢？”

真想不到，患重病快三十年、重度痴呆近十年的二妹，竟然还记得并认识我这个她多年不见的“二哥”！可我除了心疼二妹的不幸遭遇外，居然毫无办法，真是惭愧啊！

其实，我前几次回老家都没有去看二妹，只是通过其他亲人了解了一下二妹的病情和现状。说心里话，我爱我所有的弟弟妹妹，但一想起病痛折磨的二妹我就难受，毫无办法的我真不知该如何面对！

在经历了多年痛苦以及很多事情之后，二妹依然拥有一颗真诚善良的心，拥有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依旧相信人间真情和清风明月，依旧保留着对美好事物的感怀，对美好情感的执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纯真的二妹，本该过得好一些。

可世事难料，命运弄人。真是就像冥冥中自有注定，质朴的二妹从小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二妹，是我二爸家的小妹。她小时候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可怜的孩子从九岁起患癫痫病，一直到现在总是医治不好。贫穷的二爸家无钱去正规医院医治，一直用偏方治疗她的顽疾，越治越严重，越治越厉害！

二妹，非常好的一个女孩，不幸的遭遇却没完没了地折磨着她。

我二爸家有五个孩子，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二妹排行第二，大家都亲昵地叫她“二”。

二爸粗笨，不会计划生产及安排生活；二妈羸弱，忠厚老实，没有主见。因此，二爸家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哎，贫苦的家庭生活让孩子们都跟着大人受罪，自卑的姐妹兄弟见了外人总是怯生生的，不敢说话，不愿靠近。但是我们兄妹之间从来没有一点隔阂，互相信任，互相理解，尽管我这个当二哥的，给予他们的实际帮助并不多。

唉！其实二爸和二妈操劳一生，真的尽心尽力了，只是他们能力有限……

每当看到二爸和二妈佝偻的背和憔悴的面容，还有那充满希望而又无助的眼神，真不忍心直视，真让人难过！

今年年初，66岁两鬓斑白的二爸还像往年一样，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老家维持不下去，又出门打工去了，家里只剩下头发花白、瘦得皮包骨头的二妈和病魔缠身的二妹。

勤劳善良的二妈，不管是酷热难熬的盛夏，还是天寒地冻的严冬，单薄瘦弱的她，每天都特别的繁忙！

二妈喂养了六只羊，还种植四亩多地。她无论走到哪里，身旁常常带着生

活不能自理的二妹。她们母女俩紧紧走在一起，互相搀扶，互相依靠，互为照应。白天上自家的地里刨挖，晚上一块去放羊。

……

每当想起苦难的可怜的二妹，不由得扪心自问，我这个“二哥”当的值吗？

好二妹了，二哥自己总觉得愧对你多年来的信任，还有亲切地一声声叫我“二哥”，二哥真不知如何是好！

亲爱的二妹，你知道吗？二哥也爱你！二哥真不忍心看你遭受病痛长年累月、日甚一日的折磨，二哥一想起受罪多年的你，就揪心的疼痛，一看见苦不堪言的你就无地自容。

二妹小时候，勤快懂事，学习优秀，人见人爱，可天不遂人愿……

二妹前后成家两次，最终都因为自己病情严重、生活不能自理过不下去，离婚了。二妹离婚后，只好回娘家跟着父母一块儿生活。二爸和二妈不仅要关照二妹的生活起居，还要照看二妹长年累月按时吃药。这无疑使二爸家捉襟见肘的窘迫生活雪上加霜，贫穷的家庭早已不堪重负。这一连串的不幸打击，更加重了二妹多年的本来就不轻的病。

二妹，因病情怕受冷凉，怕受刺激，即使在炎热的夏天，还穿着厚厚的衣服。小小的年纪，病魔缠身，苍老的像中老

年人。目光呆滞、面无表情的二妹偶尔清醒时，总是痛苦的自责自残。

二妹，你哪里知道，每当听说你又自残了，你的病情又加重了，二哥就深深地自责——自己尽心尽力帮助二妹了吗？

早年前，二妹的病比较轻。当她好些了，生活能够自理了，她总是抢着做家务、干农活，见人就笑，逢人就问候，尊老爱幼……

后来，二妹的癫痫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时常毫无征兆地摔倒在地：或在高高的硷畔上，或在脏兮兮的厕所里，或在危险的公路上，或在就餐中。毫无征兆、失去意识的她，常常摔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失去健康的二妹，同时也失去了快乐和愉悦的生活。但每当二妹偶尔正常的时候，真是让人喜出望外！

二妹在我城里的家里仅仅来了两次。一次是办理“残疾证”，另外一次是审验“残疾证”。

记得有一次，我和媳妇带领二妹去离我们家不远的公园散步。二妹看了一会儿广场舞，高兴的给我媳妇说：“二嫂，公园真美！人真多！城市真漂亮！广场舞真好看！”她兴高采烈的表情，就像咱们正常人一样。

二妹，你哪里知道，当看见你健健康康的模样，二哥心里高兴极了！

我们转悠了两个多小时，我媳妇给二妹买了两盒纯奶，她高兴地一口气就喝完了，并说：“二嫂，谢谢你，真是麻烦你了！”

二妹，你哪里知道，你越是这么懂事，二哥就越心痛，也更难过！

亲爱的二妹，二哥不要你这么客气，只是不想让你再受委屈，不想让你再伤心难过，二哥只盼望你平安健康、幸福快乐。

我的二妹，多好的一个人啊！

亲爱的二妹，善良的你目前最需要的是科学而系统的治疗，但是巨大的治疗费用到现在还没有着落呀！

二妹，二哥知道，懂事的你需要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需要亲人的呵护，需要家庭的温馨，需要社会各界的真诚关爱，需要爱心人士的真心帮助。

可是，二妹，二哥该咋办呢？

爱笑的二妹，二哥相信你一定会坚强起来，一定会好起来的。不管怎样，二哥永远爱你！二哥还会继续想办法尽力帮助你。

永远的二妹！

栏目责编 朱合作

今年是南瓜（外一首）

◇ 霍竹山

谁也没有想到
今年是南瓜
就是西葫芦配南瓜的丑南瓜
就是爬电杆也叫高攀的丑南瓜
就是上不了大席面的丑南瓜
在乡亲们哭笑不得里
成为乡村最耀眼的明星

说着南瓜
侄子没说一丁点的丑
而是说一地南瓜像一地的太阳
晒了他整整一个夏天
也让他一夜一夜地睡不安稳
侄子脸上的灿烂南瓜花开了似的
一亩一万斤的产量
一斤一元钱的喜悦
比多少年来加起来的收成还多

为什么选择南瓜
侄子被我问得不好意思起来
我明白了

侄子不过是赌了一把运气
如去年疯了似的土豆
如前年不洗泥的萝卜
侄子只是压了今年南瓜的彩票

包头菜沤在地里了

包头菜沤在地里了
滚圆滚圆的包头菜沤在地里了
几只山羊穿行在包头菜的队列里
检阅似的从东头走向西头
懒得看一眼这冬至刺骨的寒
只是昨夜一个包头菜
被野兔啃出一种冷漠的笑意

包头菜怎就沤在地里了
其实不用谁来回答
我清楚这乡亲们无法预料的过剩
尽管明白了种植的大年小年
可谁也没有想到
一斤包头菜几分钱的叹息

谁也没有想到
去年就不死不活的包头菜
今年干脆沤在地里了

无处不在的风一脚踢来

滚圆滚圆的包头菜丝稳未动
仿佛早已穿上了冬天的铠甲
放羊人嘶喊了一声
山羊又从西头走了过来
停在老镢头砸开的几个包头菜里

狗的辩护词（外一首）

◇ 李光泽

我天生就是一只狗
在我眼里
所有的人都是矮子

我天生就是一只狗
出身卑微
却体会到了居高临下的快感
所有被我小看的人
都咬牙切齿地恨我
但他们除了骂我一声狗东西
或者狗娘养的
再也没有什么高招

我天生就是一只狗
一出生就学会了狗仗人势

我已经习惯了狗眼看人
你要是看不惯我
最好你自己也变成一只狗
要不你就千方百计长个子
如果你是一个巨人
就算狗眼看人低
你也不会是一个侏儒

一把椅子

这是一把让我爱慕已久的椅子
放在大楼里面
叫我以身相许
希望在这把椅子上慢慢变老

这是一把没有自由的椅子
只能呆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我小心翼翼地坐在椅子上
做规定的动作
低声细语地说话
从来不敢改变坐姿

这是一把让我纳闷的椅子
一屁股坐下去当然踏实
坐得久了便腰酸背痛
心慌气短

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把椅子其实不适合自己的
而我已经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把椅子

这是一把木质椅子
铆钉已经松动
坐在上面摇摇晃晃
我居然懒得去加固这把椅子
就这样心不在焉地坐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这把椅子

我在家里（外一首）

◇ 梦 野

我在家里
其实是在墙里 在钢筋水泥里
借一阵风
你远远地看到我

看到我的身高 着装 胖瘦 肤色
看到我心灵的郁结
跳出体外

想近近地看我
你得转世
拆开城市的一砖一瓦

我只有一把钥匙

把小区比作银行 住户就是账号
我仅有的一把钥匙
就是密码

我不会有太多的钥匙 在裤腰高唱
我只有一把
在兜里陪我说话

这个城市 名利的蛋糕越做越大
岁月的铁屑

铸造成甜味的刀子
切给我一点
我不会有太多的钥匙
我若挂上
大街上的人
会说我是一个修锁的人

是不是在抓蚊子（外一首）

◇ 罗 至

我有怪脾气，在夏天的午后
一个人站在一块空地上
伸出一只臂膀，手掌一开一合
你问我在干什么？我仿佛不干什么
但的确在干什么。在十米远的
地方，你看不清楚；在一米远的
地方，你扶了扶眼镜，凑近
我迅速合拢的手掌。“哇，你在抓蚊子”
你恍然大悟，我在抓蚊子吗？我
慢慢张开手掌。为了看得真切
你的整个脸部，几乎落在了我的掌心

是在野外

我藏在一片草叶下，你绝对找不到
我藏在一枚花瓣下，你绝对找不到
我藏在一根树枝下，你绝对找不到

太广袤了，我在绿色中游泳，一头扎入
绿色中

不要呼喊了，你的声音也是绿色的，你
的声音

在绿色中凝成晶亮的水珠，碰湿了我的

额发

不要呼喊了，我就在你的身旁，你已经
抓到了我
你并不知道，你仍在四下里搜寻

那只长尾雀看到了一切，它扇了扇翅膀
告诉你：我和那几朵野菊混在一起，正
在你的手上
而你这时若有所悟，忽地收回了自己的
目光

村长（外一首）

◇ 武 丽

雪夜站在一粒尘埃面前的人
也是被风的墙壁碰碎鼻骨的人

在盐碱滩上种微笑的人
用盐水浇灌风声也浇灌星光的人
拎着星星堆光砌亮的人

从沙海子里拽出树冠与草根的人
走进百家千人庄稼地的人
也是把村庄的今天编织成绸缎的人

这个喊醒沧桑与蒲公英的人
风是他的邻居

村部的摄像头追随着他的一地星光

替身

在人潮汹涌的北大街
一只小猫蹲在人行道上
瑟瑟发抖
大大小小的脚步越过它的天空
它在原地转着圈，躲过即将踩在
身上的鞋
旁边的绿篱繁茂又密集
钻进去就可以安全藏身
它却担心主人返回找不到自己

一只小猫在北大街
瑟瑟发抖
原地躲着凌乱的脚步

路灯亮起时，我抱起来它
它不跑也不跳，安静地缩在
我的环抱中，仿佛我是它的故乡

现世温暖

◇ 姬小玲

天上那片雕塑般的云
村头那棵遮阳的古树
水边那块可供浣洗的石头
甚至雪后刚刚扫出的曲折小道
是记忆方可抵达的故乡

在车水马龙
在高楼林立的都市
以一篇美文回首往事
以一首歌穿越时空
以一首诗装完所有的温婉细腻

甚至以一片绿叶

一抔泥土
一朵匆匆路过的云
温暖漂泊的灵魂

现世的挤压 逼仄 扭曲 异化
避无可避

那就请统统放马过来

虚拟的领土
是一个魔术袋
再多的不堪
均需全部盛下

统万之城（外一首）

◇ 杨明国

起初

是树林 马匹 狼烟

刀戟 血染黄沙 器刃倒卷

多年后

风吹沙动

马背上的赫连勃勃匍匐在汉字中

一任狼烟四起

多年后

器刃一一陈列 美人卸甲一笑

一双惯用兵器的手

试图拿起一只竹制狼毫的笔管

一个部落在一场风沙中

在汉语和药材和羊皮的兜售中

刹时匿迹

又在多年后

几垛墙耸立亦如一部残破的书卷

几棵树 风吹沙净

一群身穿大马甲手拿放大镜的人 一群

高鼻梁的西方人

在一枚生锈的箭簇上

寻找故事

狄青山上

我是戍边的士卒

我是散落在帝国荣光里的丝绸

我是秦直道上的一颗小草

信天游在我的脚底四下蔓延

这里太高 一眼望去

我变成了王 天下的王

鲜卑 党项 蒙古 匈奴在这里却步

只有窥探 抑或垂涎三尺

从大漠来的驼队 踩着驼铃的节拍

缓缓而来 我的丝绸便换成

羊皮 牛角 骏马 洁白的盐

还有异域风光

我因山而高

山因我而直立

这里不需要城墙 我就是
站立的城墙
举起酒杯就可以与月亮对饮

酒杯里填满了戍守的词语
我没有理想 告别家乡
只是想让我那香气如兰的女人
在我的村庄里 采桑 养殖
父亲的田园 瓜果飘香

相遇一场雨（外一首）

◇ 林 子

在鄂尔多斯草原
与一场雨 不期而遇
大地上所有的事物
花草以及牛羊和马匹坦然相迎
沐浴在畅快淋漓的雨中

感到猝不及防
显得有些惊慌的
是万物之灵的人
有着太多顾虑和纠结的人
怕雨打湿衣裳 抑或心灵

这也许是夏天最后一场雨
带着某种启示与使命而来
它所告诉我的已然心领神会
毋庸置疑 在秋天到来时
须三缄其口

在夜鸣沙

在夜鸣沙
我亦是一粒沙
一粒会唱歌 会忧伤的沙
等同且有别于
更多相依相存的沙

从指缝间滑落的
都不必慨叹
时光也好 人生也罢
不要管风是在
哪一个方向吹

所有的沙子 终将
归彼大荒

在班洪乡的一个角落（外一首）

◇ 余 庆

柏油路尽头，大众牌汽车轮胎
再也无法抵达的国境边沿
村庄于此处一悬崖俯下疲倦的身子
它像一头狮子低头饮水的时候
天空与大地挨得很紧，世界成为
一群蚂蚁一条母蛇腹部那样子的高度
溪水正在说话，生着一口洁白的齿
在这里，我们种下苞谷、稻米、蔬菜
采摘山谷里的木瓜、芭蕉，用带盐的手
燃起火塘和夜晚，
我们唱歌、跳舞、静坐
在迷狂中饮酒、欢爱，了却此生
黄昏自寨边池塘的鳞片
自三百株柚木三千株楠木三万种叶片
十万虎豹豺狼的眼仁坠落

它在哪儿都要发生，但这一回具有重量
用一棵亚热带竹子瘦瘦的骨节
显示精密而不容置疑的刻度
黑皮肤的雅典娜在火中添入泛潮的新柴
头顶垂悬五块油亮腊肉
冒烟，扎扎作响，南方边地的燕子露出
一个暗色的背
黄昏在她脸上再次现身，并晃动、闪烁
被重新整理、定义、讲述，成为妆容
成为传说的另一个部分
就有人看见她曾用纺车织出云朵
又用一把金色的锤子将其敲击为晚霞
谁抬了一下头，从一扇半开的窗户开始
看山，看山上的雾
看山上雾的聚散，被风的扇子推着走

给一位瞎子的感谢信

我不知你曾在哪处洞穴咀嚼黑暗
和到来前斑驳的老虎的金黄
记忆连带视力渐次成为一片又一片
被夕阳投上阴影的薄纱般朦胧回忆
那也许来自神秘的《易经》或东方
也许是那生与死都有很多种形式
你尚且清晰记得的阿尔塔米拉的赭石与
朱砂
我未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清晨鲜有人踪
的街头漫步
鸽子总会醒来很早。一只黑色野猫——
那夜的迟缓脚步，游荡。
也没有看见黄昏中的阿根廷到底是如何
国度
本来在你我看来：“阿根廷”？
以及许许多多国家的名字，都是对一场
大梦的称呼
战争，呵呵，两个秃子为获得一把梳子

的使用权而争斗
通过注视你，我一次次越过重洋、经历
风暴及之后的宁静
机票钱是你帮我省下的，你还帮我省下
了一个时代
谢谢你！
我甚至得以同 1846 年去世的伊西多
罗·苏亚雷斯上校同桌饮酒
他在半醉半醒间似乎向我提起了一位叫
做奥雷里亚诺的上校
“他躲过无数次暗杀，不久前刚从可怕
的行刑场逃脱。”
活于人世，总有一些事情值得庆幸
例如落在迦太基庭院的雨和打湿你衣衫
与回忆及遗忘之路的雨
同今日落在这座中国北方小城的雨水并
无二致
例如我们的肉体都是不停流逝的时光，
掺杂酸腐与孤独

秋日将至及对父母的思念（外一首）

——用耶胡达·阿米亥诗题

◇王 贵

想父母，不分季节
村庄稀疏，炊烟面容清楚可见

首先，我想母亲，我饿了
我二十年没吃您做的饭，但我不会也吃
的太多
大雾弥漫的早上，您不必十里相送
我们有隔阂 彼此沉默尴尬
我也倍感幸福

我也想父亲，我想你英俊的脸
健康的身体，牧羊或者冒雨打工

我支持你们的爱情
即使现在家破人亡
我也祝福你们

这就是我思念父母的艰难路程——

白日越少
寒夜越长

午后

太阳，一颗被拨亮的
烛焰

黑暗散落在书堆里
微弱的呼吸，让时间更加寂静

战争，繁荣，江山如画或者
山河破碎风飘絮

在午后的纸上沉默不语
遇见的人，也如字
听短暂的光线静静地
默读

我们之间（外一首）

◇ 齐晓玲

我们之间
仿佛隔着一座山
我惟有梦里的一条隧道
通向你

我们之间
又像隔着一条湍急的河
你不知，我的沉默
是在用文字的轻与心中的铁
搭着一座偷渡的桥

心与心的距离才是距离
比思念近，比夜色远
我们之间
开始就走向结局

风与树叶

多少个不眠之夜

我听到风与树叶在窃窃私语
说着我们那些年的话

流逝的时光
熟悉的记忆，曾经的你和我
黎明的露水打湿了
两行走进黄昏的脚印
像我没写一个字的省略号

一封退回的信
如一片飘落风中的落叶
再也回不到春天的枝头
我的叹息
在月光里无人知晓

我听到风在告诉树叶
今生有你，寂寞不再

在西塘的水街（外一首）

◇ 张柳青

船娘唱着田歌
鸭群好像才从河的拐角游走

无需撑伞
乌篷船满载着风的清凉

那个穿旗袍的女子
一定是从古代走来的

枕水的人家
也枕着麦芽塌饼的香甜

月亮桥上
谁站在昨夜的梦里说风景

船橹声里
星光在河里醉了又醉

我想做西塘的一尾鱼

擎着荷叶的绿伞
快乐着水花的抚摸
我想做西塘的一尾鱼

热情的落秧歌
很近，如烟雨长廊
也很远在河的对岸
在心的远方

挡不住诱惑的
是红灯笼的吉祥
就让我在橹声中涅槃吧
做西塘的一尾鱼

再不用跃龙门了
守候着杜鹃花的气息
就是全部幸福

到访者（外一首）

◇ 张晓润

一片苇草，站在虚拟的春天里
穿纱裙的到访者，她们穿过密集的苇草
如穿过一片枪林弹雨。在北方
绿几近愚钝，枯枝之上
没有一片明眼的叶子，可以辨认出
它同族的兄弟。但春天又如同真理
它抽丝剥茧，釜底抽薪
它坚韧而炽烈。旷野之上
你要相信用不了多久，只消
一个长夜赶来的口哨，就能让苇草如同
跑马
将无限流水，分送岭上

黑白记

偶尔响个雷是好的，天空炸裂
降下属于它的落花和流水。偶尔
下个雨是好的，在晨光尚未弥漫的间隙
留下草木未及浸润的缺失。此间
先于雨点的雷声是过客，从梦中醒来的
人
是过客，被弹起的灰尘
它简短的舞蹈是过客，刚要
张开嘴巴的昆虫是过客，但骤停的风暴
更像是过客，一些事物貌似是吓大的
但不是全部，这些都像是黑白记
或黑白纪。像我路过我
风路过风，不是命令

黑夜填平了许多（外一首）

◇ 史 诗

在我不知道的地方
我总怀疑那里没有星光和月亮

后来你去了我不知道的地方
我相信你一定为那里带去了它们

因为在目之所及的夜空
我再也看不到星的光和月的亮

黑夜填平了许多
填平了我的空房子和空房子里的空酒杯

唯独填不平
谁深夜里的一声叹息

我曾有幸看见过自己

在不长不短的半生时光里

我曾有幸看见过自己，几次

一次，我看见自己
荡漾在一面碧色的湖里
一起一伏，终被风吹皱

又一次，我看见自己
变身黑色巨人，奔跑跳跃
借着背后的光，把自己无限拉长

还有几次，我看见自己
在角落的镜子里
隔着一层水银的冰凉，
我与自己遥遥相对
可望，而不可即

我曾有幸看见过自己几次
就像企图捞月的猴子看见井中的月亮

放生（外一首）

◇ 碧 波

离开了刀俎
回到了水的家乡
每一寸清澈是净化的善
每一圈涟漪是绽开的慈悲

烟渚旁有我回归的安然
兰汀边有我游戏的和平

东方地平线上，太阳渲染开云霞
那是宇宙敲响生命之钟
让沉睡的都醒来

牢笼开始祈祷
都将变成一个个佛堂
屠刀开始忏悔
渐渐放射出温柔的月光

千江归海

蓝天与大海相看两不厌
感激与情爱，深广无边

那一双双拯救我们的手
掌纹和指纹才是江海的源头

因为有一颗感恩的心啊
我们的每一个鳞片都是贝叶
写满经文

酒后，与夕阳一起散步

我们的步子，与此时的万物一样
都熠熠生辉
我们的步子，走出了新的道路

我偶然回头，看到我的影子很长很长
已融入远方的苍茫

走过小路，走过草坡
遇上一大片坟地，它给坟地笼罩上
一层暖暖的慈祥。我感到异常亲切
仿佛看到了故乡

突然，夕阳离我远去

走下远方的大山

这时，万丈光芒辐射
那分明是它展开的巨手
它让我阅读它的掌纹
阅读永恒与轮回

熙地港一夜（外一首）

◇ 曹宏飞

亲爱！我怀揣锦绣，来时正入伏
我还一贫如洗，曾悒悒不自得

活过半生，才意识到我能去的地方很少
此刻，整个熙地港都从我怀里敞开

高楼林立，热浪蒸腾，人潮涌动，汽笛
轰鸣

晚风将一些事物高悬，仿佛人间明暗的
欲望

我们永远处于过渡时代！我想
这一日繁华似锦，这一生素衣禅心

天如悲悯，神有爱怜，红尘无极乐
宿鸟归林，落日隐去，永远是我内心的
涟漪

尘世三千饕餮梦，回首不过一叶舟
熙地港一夜，我有浩瀚的爱意，无尽的
别情

“到罗马去，成为另一个”，
到夜里去，成为唯一一个

时如烈马，成群奔腾，此刻窗前，月光

如蜜

这一晚，山水可依，心随万象，我之洞见，
不过分寸……

罪己书

晚霞未能留住夕阳，
天空的瑰丽转瞬即逝……

黄昏是孤独者的饕殄盛宴
深情之人最卑贱

光阴绝情，所有发生的事情，总是难以
预料
我毕生坚持不困于世，不屈于心……

我们走过的时间都是热烈的，清晨花露
暮霭烟霞，每一程山水都韵味深长

心如皓月连天净，意似寒潭彻底清
生而为水，就无法摆脱受困于低处的命
运……

我迷恋这种绝望，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
多年来，内心流离失所，灵魂分层旅行

江楼对月，苍山揽风，临水人洁，近荷
心香

三千里尘世辽阔，永不能宽恕远离自己
的罪过……

丫头（外一首）

◇ 樊 瑛

扎了一个十七岁时的马尾
误导了身后问路的人
丫头，中心街怎么走
一回头
大学生模样的阳光男孩

窘红了脸
我尽量用一个中年女人
最母性的声音帮助他
嗯——就顺着阿姨
手指的方向

小满

不只是江河易满
我把多种元素在今天进行灌溉
比如
风填满谷壑，阳光点燃麦田
还有蛙声
以及正肥的桑叶

当试探找寻的惊喜来临
我正好与一粒灌饱浆的籽粒对视

或是
它从我的身体里逃出
或是
我从它的身体里逃出
我们刚好在这小满的原野里
合体
直到雨水与黎明重逢
灵魂的焰火点亮夏日的夜空
我手里的镰刀
正赶赴一场人间爱的收割

秘密（外一首）

◇ 草果儿

秋天有一个不可言说的秘密
额角新增的破碎皱纹
脚踝间偶尔磨出的暗哑
是一个侧面

秋天有一个不可言说的秘密
一根火柴点燃的整个山坡
几只麻雀从树枝跃下
谁喊了一嗓子

秋天有一个不可言说的秘密
水面静止不动
只有云朵还在自由来去
傍晚山背后才升起炊烟

一个夏天的憋屈
未来得及长出花萼的蒲公英
多么惆怅啊
我无法说出秋天的秘密

那时

那时，非常遥远又好似昨天
一次事故之后
我们经历了一次漫长的迁徙
母亲的脸色灰暗、阴冷，神堂里的石像一
般
村庄流云般的炊烟
母亲的呼唤
是我全部的记忆

那时，老屋的锅台好高
即便抬高脚尖，也够不到上面

童年的光影中，唯独缺少父亲的陪伴
那是我童话城堡不完整的残缺
我和妹妹是两只羊羔的陪伴
在母亲缝补碎花的格子衣服的温暖里
我第一次失眠了

时间其实是长着牙
疯狂吞噬万物的恶魔
母亲就这样一天天地老了
现在我梦里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
日暮，在村头大柳树下
会说书的，会讲故事的聚在一起
村落的黑暗，被歌声照亮了

九月的心情（外一首）

◇ 薛筱邨

中午读了好久的诗
读到最后
开始想你

时光悬停在有云的天空
群鸟迁徙

过去的那个春天
挡不住一场高原大风
你的温存
掠过荒芜的原野不知去向

心情遗落秋天

风干成浅褐色的蝉声
叶片无声无息坠落
一如沉默的石头
从此不担心红衰绿减
不担心浅薄
只作为往事层层叠加
九月的云天分外高远

记得或者怀念

这与音乐无关
我无须在情绪里构筑挽歌
进入西沙以西的夕阳里

成群的翅膀掠过高楼
呢喃私语的树林
占据整片城市的温柔
一只候鸟试探着无法深入

当晚钟与落日呼应
当一条细小的道路消失
依稀看见多年前的沙粒
漫卷我的影子
在那旧梦重温的幻境中
听得见
余辉散尽的声音

走近《沁园春·雪》的故乡（外一首）

◇ 杨 岸

一场大雪
像是聆听一个浓重的乡音
在二月雨水的土地上亲近
与春天对峙
一首洋洋洒洒的诗篇
就红润了我们

万里山河
从此 太阳的光芒
就一路雪印
信念坚挺热土
在诗人的想象中

家园如血脉

黄河 在字里行间

汹涌澎湃

从此 一位老农

在庄稼的拔节声中

用粗布和阳光

拼贴雪雕的秋色

比小米还辽阔的胸怀啊

望长城内外

走近这孔简陋的窑洞

一盏油灯深沉于泥土

一双智慧的大手

推开这扇土门

把一个民族的诗魂

扶上马背

在袁家沟一条蜿蜒的山路上

谁从容地扛起了日月

把一身的雪花

轻轻弹落……

雪 魂

从诗中学习，一经太阳

会奇迹般的飘起大雪

从此，大河上下

或蜿蜒的山路上

被一朵朵雪花，指引

高家瓜塬上，一双雪印

坚定地走进这首

春天的诗

从此，生动的词句

在学着教导世界

看，今朝风流人物

目视前方

天空会离你很近

一只大雁飞过

翅膀惊起千万朵云

在你寻找梦想的路上

依然，大雪纷飞……

栏目责编 霍竹山

送戏下乡（小戏）

◇ 白建平

人物 赵爱民——男，四十多岁，村长
李老四——男，五十多岁，农民
马樱花——女，三十多岁，乡文化站长

地点 陕北农村

时间 某年盛夏

【幕后 低沉浑厚的男声群体合唱陕北民歌《祈雨调》：

晒坏的了，晒坏的了，

五谷田苗子晒干了。

龙王的老价哟，救万民！

杨柳枝，水上飘，

轻风细雨洒青苗。

龙王的老价哟，救万民！

刮北风，调南风，

玉皇老价把雨送。

玉皇的老价哟，救万民！

水神娘娘把门开，

二位神灵送水来。

龙王的老价哟，救万民！

佛的雨簿玉皇的令，

观音老母的盛水瓶。

玉皇的老价哟，救万民。

【歌声逐渐隐约至无，灯光由暗逐渐变亮

【幕启 布景上的小山村山环水绕，远处枣林掩映着窑洞，近处有几间平房，挂着“李渠乡赵家沟村村委会”牌匾。舞台正中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旁边立着文件柜，地上放着暖水瓶，桌上有水杯。

【李老四从台左疾步走上，抬头左看看，右看看，露出焦急忧虑的神情

李老四 （唱）半年无雨天大旱，
山梁沟峁晒冒烟。
五谷青苗地里蔫，
饥荒年成在眼前。
农民忧愁心烦乱，
求神问卦瞎打算。
杀猪领牲献神龛，
抬起龙王闯沟畔。
至今仍然雨不见，
种地艰辛心不甘。
唱戏祈雨是古传，
今找村长细拉谈。

唉，咱受苦人靠天吃饭，今年天旱的要命，村里人求神问卦，杀猪领牲、抬龙王楼子，耍了一坨坨般约，至今没下一滴雨。就要立秋了，地里庄稼才长了一拃高，眼看着年成跌下了，乡亲们着急的直冒火，又商量着要唱戏祈雨。大伙推选得叫我和村长先拉谈拉谈，咋不晓得村长在不在村委会。

李老四 噢，村长，村长在不在？

【赵爱民从台右上

赵爱民 谁哩，谁叫我哩？

李老四 村长，是我，李老四。

赵爱民 噢，是老四哥，咋进来，有什么事，坐下说。今没山里去？

李老四 去山里做什嘛？草都旱死了。

赵爱民 唉，就是，咱们受苦人靠天吃饭。这天不下雨，谁有办法？

李老四 是呀，牲领了，龙王抬了，还能怎样？

赵爱民 没办法，老古规不灵了。

李老四 你说，咱要不要唱上一台戏？

赵爱民 （惊讶的神色）唱戏？唱戏能顶用？

李老四 没办法的办法，咱就死马当作活马医了。总算是个盼头！

赵爱民 呵呵，老四哥，我说你怎么来找我，这是谁的主意？

李老四 嘿嘿，爱民兄弟，这大太阳不仅把山上的庄稼晒死了，把大伙的心也晒焦了。众人凑在一起瞎谋算，就思谋出这么个主意。你看行不行？

赵爱民 让我看？（迟疑了一下）唉，老四哥，唱戏祈雨也算是咱们的民俗传统……

李老四 （打断赵的话）就是的，这么说你是同意唱戏了？

赵爱民 老四哥，我的庄稼也在山上晒着呢，大伙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这唱戏的事……（欲言又止）

李老四 哎呀，你这个爱民，常是个爽快人，今怎么婆婆妈妈的！你到底同意不同意？

赵爱民 不是同意不同意的事！唉，老四哥，唱戏不是问题，问题是戏钱从哪里来？

李老四 戏钱？（愣了一下，嘿嘿一笑）我找你不就是商量这个事嘛。你看村委会能不能想想办法？

赵爱民 好我的四哥哩，你听我说，

（唱）唱戏祈雨是好事，

组织唱戏我同意。

你说戏钱村里出，

村委为民有道理。

问题集体没经济，

有心无力没法子。

老四哥，解开了吧，村委没钱，想出这个钱也没个出处呀。

李老四 （唱）兄弟的难处我知道，

群众的要求也要搞。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众人拾柴火焰高。

赵爱民 老四哥，听你这样说好像心里有个底底了？

李老四 兄弟，你的难处我知道，来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来个“俩好一合辙”。

赵爱民 “俩好一合辙”，怎么个“俩

好一合辙”？

李老四 就是村里拿一部分钱，向村民摊派收一部分钱。

赵爱民 唱一台戏至少要大几千上万，村委上哪里拿钱？

李老四 哎呀，爱民，你就不要推三阻四了，就这么定了。村民的钱由我负责收，村里的钱你负责想办法筹集。我先收钱去了，你也赶紧想办法。

【李老四台左下

赵爱民 唉，老四哥，忙啥，再商量一下。

【台后传来李老四的声音：你也麻利些，今年这雨就看这台戏了。

赵爱民 看这人性急的。唉，咋让我上哪里打闹那么多钱咯哩？（忧愁地在舞台上转来转去）咋不晓得能不能跟乡上要点。不管怎样，打个电话试试。

（掏出手机拨电话）喂，乡长，我是赵家沟的赵爱民，啊呀，多时没见想领导了，这不，最近我们村要唱戏，想请领导来看戏。嘿嘿嘿，乡上能支援上两个钱也好，多少是领导的心意，我们不嫌少。乡里没钱？你个人赞助五百？哎呀，这咋

闹成个什么事了，那咋谢谢乡长，再见！再见！（挂电话）磨牙费口老半天，让乡长个人赞助了五百块，这还成人情了。（舞台上转着边沉思，边自言自语）再能上哪里拾揽呢？嗯，村里的黑娃这几年出门发展得不错，常打电话让我照顾他老娘，不晓得愿不愿意为村事出两个钱。反正试达哩。（拨电话）噢，黑娃。忙什么着呢？嗯，今年天旱，村里想按老古规唱戏祈雨，短些戏钱，咋不晓得你宽裕不宽裕。两千块，不少了，不少了。好好好，你先忙，唱上了给你打电话。（挂电话）这才筹集的两千多块，还差的远呢，再能打闹上些噻！（转来转去的想算）唉，实在是没门路了。咋不晓得老四哥能收多少？

【李老四台左上

李老四 村长，村长。

赵爱民 老四哥，回来了？怎样，能收多少钱？

李老四 今年虽然天旱收成不好，但群众对唱戏很支持，大家你出十块，他出二十，收的两千多块

呢，怎么样，不错吧。

赵爱民 （苦着脸）不错，真的不错。

李老四 你这什么表情？

赵爱民 老四哥，我把咱村唱戏的事和乡长说了，乡长说乡上没有钱，也不敢开这个口子。最后乡长说他个人赞助五百。后来我又和黑娃联系了一下，黑娃说他愿意出两千。你说这加上你收的还不到五千，差的远哩。

李老四 再没办法了？

赵爱民 （忧愁地）能想的都想了，怕是实在没办法了！

李老四 这怎办呢！唉，

（唱）农民种地靠老天，

赵爱民 （唱）天不下雨农民怨。

李老四 （唱）人力穷时肯求祈，

赵爱民 （唱）祈雨唱戏要花钱。

李老四 （唱）全村老少都收遍，

赵爱民 （唱）乡长赞助五百元，

李老四 （唱）黑娃慷慨出两千，

赵爱民 （唱）满打满算不够半。

李老四 （唱）思前想后心不甘，

赵爱民 （唱）愁肠百结难排遣。

李老四 （合唱）抬头望山里庄稼晒冒烟。

赵爱民 细回想，农民翘首把雨盼。

盼——盼——盼——
盼一场大戏把天地感，
盼普降甘霖解了民难。
奈何——奈何——
有心无力难回天，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唉！

【二人抱头，蹲在地上

【马樱花从台左欢快地上

马樱花（唱）十八大开启新长征，
深化改革中国有梦。
攻坚克难永无止境，
四个自信美好前景。
文化改革提高水平，
心中有民普遍均衡。
文艺院团改制经营，
送戏下乡政策透明。
政府埋单关爱民生，
群众共享喜不自胜。

哈哈，你们是不晓得，十八大一开，全面深化改革政策一出，什么死水都活了。这不，县上的文工团停滞了十几年，演员们饭都吃不上，走的走，散的散，成了个空壳子。县上每年的春节晚会都要到外县买节目、请演员。可是十八大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一

出，县上立马对文工团进行了转企改制，成立了道情演艺公司，财政拨款购买了灯光、音响、服装等演出道具，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了几十个男女演员。哎呀，你们是没见，那些十几二十的娃娃们不光长得俊格蛋蛋的，还能唱会跳，道情也唱的格哇哇的，可足劲了。呵呵，还有好事哩，什么好事？一会你就晓得了，呵呵！

【马樱花走几步

马樱花 噢，赵村长，赵村长在不在？
（看见蹲在地上的赵）哎，赵村长你怎么在这圪蹴着哩？灰格楚楚的像个洋芋似的，怎么了？

【赵、李二人站起

赵爱民 原来是马站长，我没事。
马樱花 没事，我看你们灰格楚楚，愁眉苦脸的，有什么事咋说，看我能不能给你们解决。

赵爱民（叹口气）唉，没事。

李老四 马站长，我们的事给乡长说了都没用，你能有什么办法？你比乡长还有本事？

赵爱民 老四哥，别瞎说。对了，马站长，你来我们村有事吗？

马缨花 我是有点事，但先不忙。你们到底有什么事，不管怎样先说说，我可是你们的包村干部，我有责任为群众排忧解难。

李老四 （不信任地看马一眼）说了也没用。

赵爱民 马站长，是这样的，今年天旱的要命。

马缨花 这个我知道，咱陕北都受了旱，前段时间不是上面统计了受灾情况嘛，估计秋后应该有扶贫款。

赵爱民 问题是现在群众要唱戏求雨，但唱一台戏至少需要上万块，村里满打满算才打闹的四千多，还差的远呢。这不是没钱唱戏愁得人一脑搐成俩脑么。

李老四 （看着马）咋解开了吧，你能有办法吗？

马缨花 唱戏，呵呵，原来你们为这事发愁。要唱戏也不难，我还真有办法。

赵爱民 （意外地）你有办法？

李老四

马缨花 我有办法！

赵爱民 马站长，你不是开玩笑吧，你真的有办法哩？

马缨花 呵呵，你们知道我今天来你们

村是干什么哩？

李老四 干什么，不是送钱吧？

马缨花 送钱倒不是。我是送——戏。

李老四 （一愣）送戏？

马缨花 对，送戏下乡。免费给你们唱戏，什么都不要你们管。你们只带着小板凳瞪大眼睛看戏就行，怎样，能不能解决你们的难题？

赵爱民 哎呀，好我的马站长哩，太好了！这到底是怎回事？你就不要卖关子了，好好给我们说一说。

马缨花 （神气地）说来就话长了，要讲到习总书记呢。哎，我这走了一路口都渴了，水也不给喝吗？

赵爱民 哎呀，马站长，不好意思，我们都急躁糊涂了，快，到房子里坐。老四哥，快倒水。

【老四倒水】

马缨花 嗯——，简单说来，就是国家要全面深化改革，县上响应中央政策，把县文工团转企改制，成立了道情演艺公司进行下乡惠民演出，演出费用由市县两级财政全额补贴，不用农民花费一分钱。我因为是咱们村的

包村干部，就和县上联系了一下，到咱们村开展惠民演出。

李老四（笑嘻嘻把水递给马）这可是大好事，天大的好事，一下子就把我们的愁肠解决了。哎呀，马站长，你可真是大好人，太谢谢了！

马缨花 我不是大好人，哎呀，不是，我是好人，嗨，看这还没法说了。关键是中央政策好，市县政府落实及时、到位，想民所想，急民所急，解民所忧。

赵爱民 这确实是个好政策，一满想到农民的心里了。平时常看电视报纸，也晓得这深化改革，总以为和我们农民关系不大，就没往心里去。没想到，这深化改革和我们农民关系大着哩！里面藏着我们的致富经。看来以后要好好加强政策学习，看看这深化改革还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马缨花 呵呵，这就对了，这深化改革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党建，包含得可广泛了，大到国家的发展战略，小到咱们农民的柴米油盐，都在这里呢。为了让大伙更好地理解

这深化改革，过段时间乡上还要举办学习班，请县上的专家来讲解培训呢。

赵爱民 好好好，办学习班好，我一定参加。

李老四（不放心地）马站长，说了半天，你们送的戏什么时候来？

马缨花 明天准备一下，后天晚上起戏，怎么样？

赵爱民 后天？行，就后天唱。

【忽然传来轰隆隆的雷声，伴着风声

李老四 哎呀，这国家送戏下乡真是我们的“及时雨”，说唱戏哩就开始吼雷了，一唱保准会好好下一场雨。咋好好下，下得饱饱的。今年的收成就看这场雨了。

马缨花 哈哈——

赵爱民 李老四 马缨花

（合唱）深化改革政策高，
市县政府抓实效。
群众受益哈哈笑，
同声歌唱幸福好。

【三人定格

【剧终

栏目责编 许艳

路遥笔下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精神

◇ 刘瑞平

路遥，站在黄土高原之上，回望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用时代的眼睛，政治家的胸怀，思想家的维度和平凡人的爱和责任，用自己的生命和“凤凰涅槃”的精神燃烧自己。路遥用自己平凡而普通的劳动，“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精神，用如椽巨笔，在平凡的世界中，为芸芸众生探索一条人生的道路，书写着中国道路和中国精神。

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要求作家必须对社会现实做出最真实最客观的反映。对于路遥而言，写自己、写家乡，写最熟悉的人和事，才能最真实的开启这一探索的道路。

《在困难的日子里》这部自传体小说成为路遥探索这条道路的起点。《1961年纪事》也是这本书的另一个名字。那是一个中国亿万老百姓走在生存极限的

年份，断粮、饥饿、浮肿，死亡已成为那一时期每个人心中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如何渡过难关？路遥以政治家的胸怀、思想家的洞见，《在困难的日子里》以家寓国，此时的主人公马建强身处农村，家里已揭不开锅，却以全县第二名成绩考入了县中学，怎么办？身体的饥饿、知识的饥渴，就像两根鞭子在抽打着他，痛定思痛，路遥为马建强做出了选择，也做出了路遥自己的选择。绝不屈服命运安排，在同样食不果腹的乡亲们支助下，吃“百家姓粮”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转折。当时的中国，已开始深刻反思和探索，该走怎样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之路。路遥作为这一历史的亲历者，对这一宏大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用路遥的话说“在困苦中热情地生活，坚定地前行走向未来”。

“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眼睛，通过这眼睛时代看见一切，看见自己”，这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名言。路遥正是用时代的眼睛回望十年文革。十年文化大革命，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度时期占据了整个文化思想界，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延川县“红四野”军长、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路遥，更多思考的是大乱之后的大治，尤其在精神思想层面。马延雄——《惊心动魄的一幕》的主人公，一位被打倒批斗的县委书记，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群众着想的朴实思想，用从容赴死的行为化解两派群众的武斗。路遥用钢铁般的语言，结实有力铿锵作响的方式，用主人公的生命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是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中国发展的根本。马延雄虽是路遥笔下的文学形象，然而《惊心动魄的一幕》却是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来，其实时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的申易就是原型人物之一。《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了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这篇作品获奖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路遥也走进了全国文学界的视野。

1980年前后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拨乱反正”。全国工作重心转移，整个中国面临着一场空前严峻的就业危机，也是多种思潮融合碰撞的时期。农

村和城市纷繁复杂的关系，各种制度的改革，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既是国家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路遥长期以来思考的问题。1981年夏，路遥来到了黄土高原上的小县城甘泉县的一个招待所里，用夜以继日的方式，27天时间完成了《人生》的创作。他站在中国青年农民的立场上，对整个中国处于“交叉地带”的巨大群体进行了思考。

高加林这个极具争议性的典型人物呼之欲出，小说翻译成多种文字向全世界发行，仿佛炸雷一般，轰响了整个中华大地乃至世界。随后，电影、话剧、广播剧的推波助澜，把高加林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个小说人物的命运被十多亿人关注，其实人们关注的是自己是国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30多年前，看了《人生》后，针对高加林的形象给路遥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和路遥进行文学和人生层面的讨论，之后专程又到西安与路遥面对面的交流，一张珍贵的老照片见证了这一段历史。

当《人生》电影获得百花奖，并以中国第一部送奥斯卡评奖时，据导演吴天明讲：“送奥斯卡前，两位国家领导人观看了电影《人生》后就所涉及的农民问题长谈了两个多小时”。今天我们无法知晓具体的谈话内容，然而为一部

电影而引发了国家层面的讨论。33岁的路遥为中国提出了一个大课题，那就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户籍制度，对农民的约束，对他们创造力的束缚。怎么放松？何时松绑？”

此后的30多年，有多少人为此付出青春和岁月乃至生命，包括路遥在内。今天中国的农民实现了高加林的美好梦想，亿万的优秀农民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力军和成功者，也成为谱写中国精神的奋斗者。正如马云所言：“路遥的《人生》改变了我的人生”。

《人生》的成功是空前的，折射出当时国家对农民问题的重视。是路遥在中国道路尤其是农民在城乡“交叉地带”问题上一次具有历史价值的收获也将这一问题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四十年来国家对农民问题的重视和一系列政策也正是路遥所希望的，也是路遥自己的梦想，在之后的十年中，他也一直在为实现这一梦想而努力，这已突破了作为一个作家的范畴，《平凡的世界》正是这一探索的继续。

当新中国历经了30多年的艰难的探索之后，中国道路该怎么走？全国上下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从1982年的那个大雪之夜开始，路遥以文学家对时代的思考为出发点，对中国当代社会，以

一种大视野、大情怀、大未来的方式思考中国道路。路遥给弟弟王天乐讲：“列夫·托尔斯泰通过《安娜·卡列尼娜》，锲而不舍的探索一条俄国道路”。他也要在40岁前像托尔斯泰一样，写一部百万字的作品，献给我的陕北，我的黄土高原。王天乐以为自己的哥哥随便说说，便随口问你为什么写，路遥朝着飘着大雪的天空说：“为了咱爸咱妈，为了吃不饱饭的王家堡、郭家沟的乡亲们，为了高加林，为了生活难过的人们”。

正像路遥所讲，“作家的劳动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从1983年开始到1985年，路遥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翻阅了从1975年到1985年间的《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等，阅读了上百部的中外名著，尤其是西方、俄罗斯和前苏联的经典现实主义著作，并广泛的涉猎了农学、制造、采矿、航天等专业领域的知识，并亲身体验干农活、下矿井、背石头、当揽工汉的生活。来自黄土高原腹地的路遥对陕北怀着极其热烈的情感，虽然当时的陕北贫穷落后，却是他心中的圣地。《平凡的世界》就是从他的家乡榆林清涧写起，他带领着一百多个不同性格、不同经历的人物走进了《平凡的世界》，从黄土高原走向世界。它所反映的时间背景是

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间，中国社会重大历史转折的十年。作品一开始就把“吃饭”问题——这一最直接、最普通、也是最重大的问题提了出来。《平凡的世界》正是路遥以文学的形式，对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与城市的关系，等等具有历史意义命题全面展开探索。

《平凡的世界》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广大农民在解决了温饱的同时，便朝着人生更高的理想迈进。《平凡的世界》里的人物涵盖了工农商学兵等社会多个层面。然而路遥最关注的却是“草根”，包括工人、农民、揽工汉等等。其矛盾冲突也交织其中，其史诗品格不言而喻。

主人公孙少平追求精神自由，但不迷失，意志独立有超强的毅力，敢于出走闯荡世界，揽工汉、矿工都没能压垮他，他的精神驰骋在文学的殿堂里，他对爱的理解已升华到了灵魂层面，使他最终获得精神回归，这其实是今天许多人的理想生活。

孙少安是农村中的“改革家”，也是新一代农民的代表，他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务实忠厚、敢想敢干、并出资办学，正是今天活跃在广大农村、带领农民兄弟脱贫致富带头人的缩影。是的，今天不知有多少个孙少安在创造

着自己的事业，也铺设着今天的中国道路。

田晓霞这个喜欢披着上衣的特别的姑娘，超凡脱俗，思想超前但不世故，同样拥有一颗自由的心，他对孙少平的爱已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一见钟情或是才子佳人的范畴，而是更高级的真正的爱情，即使今天的我们依然很难做到，他对孙少平的爱，抗洪中救孩子的举动，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田福军作为一个具有魄力的、勇往直前的改革领导者，路遥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他多么希望多一些这样的改革者，带领人们走向富裕的生活，同时也对改革者提出了警示——面对利益的诱惑，只有铁肩担道义，拥有一颗公仆的心，一种实干兴邦的理念，只有自身精神强大起来，才能抵制诱惑。40年过去了，田福军这样的好领导，好干部仍然是我们的榜样，仍然不过时。

孙兰香是实现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国梦”式的人物，她出身农家，虽是女性，却胸怀天地，用知识改变命运。梦想乘宇宙飞船到太空去，今天兰香梦想已经实现，这正是路遥的梦想，也是《平凡的世界》的梦想。40年间，这些梦想正在一一实现。

正如路遥在创作随笔中写道，“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不可能‘中立’，他

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这正是路遥为中国道路做出的充满热情的判断，这些判断都在逐渐实现。

《平凡的世界》将主人公们人生的转折与中国社会的转折融为一体，将“人生”与改革融为一体，《平凡的世界》是改革中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体现的是注重趋势发展的东方哲学，正如作品中写道，“我们仍然有理由为自己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而感到自豪，我们这代人所做的，可能仅仅是用我们的经验教训、泪水、汗水和鲜血掺和的混凝土，为中国光辉的未来打下一个基础”。

当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中间有机会参加了中国作协代表团访问西德之旅，回来后，更加坚定了他对中国农民问题以及“交叉地带”问题的探索的信心。正如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写道，“访问结束，从北京一下飞机，听见满街嘈唠的中国话，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旋转，走了全世界最富足的地方，但我却更爱贫穷的中国；在异国公园般美丽的国土上，我仍在思考我的遥远的平凡世界里的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们；西德一切都是这样的好，这样的舒适惬意，但我想念中国，想念黄土高原，想念我生活的那个贫困世界里的人们，即使是世界上有许多天堂，我

也愿意在中国当一名乞丐，直至葬入它的土地”。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想的，这样做的。

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以孙少平的精神回归而结束了，然而生活仍将继续，在真实的平凡世界里的人们，却继续着他们平凡的生活。之所以亿万读者能产生共鸣，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当成《平凡的世界》当中一员继续生活着、创造者，同时也续写着《平凡的世界》。每当他们遇到人生转折或重大事件都会重新读来，又会从中汲取力量和人生真谛。正如企业家潘石屹所言，“他是怀揣着《平凡的世界》走出来的，《平凡的世界》他看了七遍”。在这个意义上，《人生》《平凡的世界》是不平凡的，是永远的，所以他是不平凡的，是“永远的路遥”。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路遥的读者群数以亿计？那是因为路遥作品中蕴含着一个宏大的社会课题。路遥以社会学家、政治家、作家的多重维度和高度对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众多国家普遍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交叉地带”的重大社会课题进行了反映和探寻。当你对他的作品进行多次的研读后你会发现，我国近四十年的国家大政方针竟然于作品当中的脉络和方向一致，他在为中国亿万百姓寻找出路。我们相信，这

也是研究路遥的日本专家安本实教授十次为路遥考察陕北的重要原因之一。上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已历经十年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并热销。从这一点来讲，《平凡的世界》应在世界文学殿堂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对中国道路探索的同时，路遥通过作品当中的不同人物的精神来解读中国精神，都有中国精神的内涵。在继承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路遥总结出了“用爱和责任铸就梦想”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在感染着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路遥作品中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就像一座“活火山”，集聚了大量的能量供我们吸收，又形成了每一个人心中“小火山”，等待积蓄迸发。路遥用自己的生命践行自己的精神和思想，并传递给千千万万的人，让他们拥有正能量。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收获，并在其中汲取能量，接续能量。让我们用读者的视野来描述一下路遥作品及其精神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路遥精神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人生的黑暗处；

路遥精神就像一知己好友，想你所想；

路遥精神就像一位好兄长，拍拍你的肩膀默默助你前行；

路遥精神就像一见钟情的好姑娘，

让你满心欢喜；

路遥精神就像一位慈母始终守护着你的心灵家园。

这些正是我们生活中的支点，也是生命的意义。当你拥有了这些精神食粮，你将无比强大，勇敢面对生活的艰险，安心享受爱的滋润，真真实实的生活。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路遥用自己的作品和精神探索着中国道路和中国精神，路遥用文学的方式创造着一个个鲜活的经典人物，无论是高加林还是孙少平、刘巧珍还是田晓霞，他们都将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成为每一个读者心中的永恒。他们的精神将汇成暖流，形成具有强大的内在力量的中国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我们前行。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道，“路遥的墓碑上刻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正如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路遥入选百名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被国家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被誉为“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是的，正是这种实干奉献精神，这种励志的时代精神，这种中国精神，才能够让我们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现在“平凡的世界”里的人们正在吸收着这种精神力量，创造着一个个不平凡的世界。

老烟斗：为了诗歌，甘愿做自己的仇人

◇ 李晓恒

“老烟斗”这个名号叫起来很解馋，响亮，有味道。

在人们的习惯印象里，爱思考的人总是把烟翘在嘴里。老烟斗也一样，再忙，嘴里总叼着烟。我觉得他的一首首诗一定是烟熏出来的。

对于诗人惠宁来说，这个名号既是作为诗人面世的一个雅号，也是他的个人身份。他跟烟草打了一辈子交道，与烟就有了一世的情缘。退休了竟然跟诗歌较上劲，还把诗歌打磨揉搓的劲道、厚实，有分量、有质量。

我见过许多写诗的，从青春年少开始写诗，一直写到老，诗歌总欠点力道。年轻时激情澎湃，诗意纵横，诗歌写的是有才气有激情有气势，少了的是精神与灵魂。写到老的时候，激情耗尽，诗情了无，只落下一地鸡毛。老烟斗年轻

时爱诗但没写过诗，把诗情捂着，到了60岁退休了，竟然自己跟自己较劲，做别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开始写诗。诗歌的口子一旦打开，结果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在生活中滚打摸爬几十年的老烟斗，不缺少诗意。经年积攒的生命觉悟，借助封压已久的诗情，一触即发。只要生活中有情节，他就能妥切地寻觅到诗意，用最切近诗性世界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

乞力马扎罗山神性的雪剑，被一颗流星摁倒

塔纳湖勾魂的秋水，被一朵闲云压着

这样的语境，这样的格调，远不是一个初学诗歌的人所能企及，老烟斗就

是那样从容自在的做到了。他在平缓、直白、轻度叙述语调和浅显的语义推进中揭示出非同寻常的哲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四两拨千斤”的力道在他的诗歌里自由呈现，流星、闲云这样的瞬间，固化为一种永恒的存在，示人以警醒，世上没有微不足道的事，只有微不足道的心。万物的妙趣，其实更多地活在智者的语境里，

老烟斗最初写诗歌，眼量还聚集在自己眼前熟悉的事物上，写陕北的人事、写陕北的五谷杂粮、写陕北的婚丧嫁娶、写陕北的儿女情长。慢慢地，从陕北黄土高坡刮起的这股诗情，逐渐渗透到中国大地的四面八方，直至燃烧到世界各地。

黄河，中华母亲河。面对黄河，老烟斗唱出自己的歌。没有华丽、没有技巧、接近直白，但绝不是一览无遗，有的是经过岁月打磨后生命高度体味后的澄净透亮，就是活明白后才有的气度和高度。

在这里无须油头粉面，装腔作势，
西装革履

你穿着老羊皮袄，头戴瓜壳帽，腰
扎布绳子不要紧

只要你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

身到心到。姓甚名谁，打哪来也不要紧

在这里不必问，面前的女人年岁几
何

小男孩识不识水性。是石头是人

只要你鼻腔有呼吸，身上有温度！
她就能喊出你的

乳名，说出你乘哪条船出门，打哪
条道返回

她从山中走出——一块慈悲的石
头；她从石头中走出——

一位伟大的母亲，看护一个活泼可
爱的小男孩

我站在这里，反复问自己，谁是母
亲？谁又是子孙？

滔滔黄河水，泱泱大中华，五千年
生生不息

我分明看见，一位坚强不屈、恬静
幽雅的母亲侧卧黄河岸边

看护着一个血气方刚、正当少年的
弄潮儿

我来自长安，也是您失散多年的儿
子

我要庄重地送您一支康乃馨，深深
喊您一声：黄河母亲！

——《黄河母亲》

面对原始、古老、神秘的非洲，老
烟斗更是按捺不住与非洲灵性对接后开
启的诗性领悟，以充沛饱满的情绪激情
歌吟野性、激情，火焰一样燃烧的非洲。

非洲是野性的。太阳在那里
任性地剥去焦灼的鳞甲
热浪席卷的沙暴之舟千帆竞渡

大西洋、印度洋出走的几路流水
迷失方向。乞力马扎罗山举着的几
片雪花
不足冷却毛孔溢出的一记热浪

举过头顶的湖泊守口如瓶
行游天庭，与热浪和流云为伍。踩
在脚下的干谷
血口大开，啃食河马和鳄鱼骨头

非洲是广袤的。赤道挑着两只口袋
一只装着水，一只装着沙子
尼罗河川流不息，撒哈拉热浪翻滚

白昼的灯盏从草丛中点燃，草丛中
吹灭

夜晚的银盘在湖水中托起，湖水中
落下

滴水系缚大象，羚羊牵着狮子

非洲是神奇的。像一个瘦老头
长命百岁，一位妙龄少妇
风情万种。它的肌肤，盛产桃绒

附着焦灼难耐；盛产缎子
贴近柔情似水。盛产草、沙子
还有火、刀子，王和奴才

——《野性非洲（四章）》

看到野性的非洲、广袤的非洲、神
奇的非洲这只是开头，有生命力的认知，
才是真正诗歌的本质内核。深入下去，
老烟斗看到，野性的非洲，只不过是人
世界的一面真实的镜子，他比业已繁荣
富饶的世界更接近生命的本真。存在，
向来不是神话、不是一蹴而就，不是单
一的神话传奇，更不是心慈面善的接济，
总伴随着躁动、残暴、奸诈、野蛮；生
命总是在不断的角逐，在拼搏与厮杀、
怀柔与强暴、霸道与臣服的演变中推进。
当然，期间必然有有善良、祥和、平静、
真诚的存在，这才是支撑这个世界运行
的原动力。

洪涝。勿问大地身孕几甲

分娩几何，是否疼。来了，急也罢，
缓也罢
河床接着。宽也罢，窄也罢
大地接着。走过，腾云驾雾，掘地
万丈，头也不回？

——《河床》

承接这个世界的，一定是有大气量的，能包罗万象的力道。是河床、是大地。即便是再强势的肆虐，急也罢，缓也罢，哪怕掘地万丈，头也不回。这是天道，更是人道。

莲花开了才是莲花，不开
就是一株草。
出不出淤泥与己无关
……

这才是最美的生命姿态，不急不躁，安静祥和，随顺自在，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绝不争芳斗艳。

但这世界总会有非分，总会有权力意志，总会有不可一世的霸道。老烟斗以诗人独有的敏感，捕捉细节画出一种不可一世的存在，那就是王。

池塘仅剩的一口水是你的
捕杀来猎物第一口肉是你的
啃块骨头，吃点残食

要看你的脸色，听你的
吼叫。抵着耳朵，倒伏在地连一根
汗毛都不敢站立起来

老烟斗的诗歌价值取向，在这里并没有断裂，写王的霸道还是在表述诗人自己对生命的判定，更重要的是要剥离人类的动物性，还原人类该有的和合与共融。再霸道的王，在诗人眼里，也不过是坐井观天，不过是自己尿下一泡尿画地为牢，世界之外还是世界，就是在你王的天下，不是所有的都是战战兢兢，他们活得得体、从容、友善。

雄鸟编织新房，雌鸟一定会
入住；章鱼伸出臂膀
盖间华丽而又温馨的房子
鱼虾偶尔也会入住

相互依存这才是世界本来，千万不敢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更不能欺凌弱小，“大海是给鱼的 / 长空是给鹰的 / 你是否也能看远一点？经营一方草地，一路羊群 / 抑或一路角马”。

洞悟了生命的诀窍，人自然就会活得洒脱自在。在老烟斗的诗歌里，读出更多的是谦卑与真诚，忍让与超脱：把灵魂托付小的事物，“热一壶奶茶，点

一支香烟 / 烫一壶烧酒，写两碟小诗。”

这就是现在的老烟斗的存在状态，在调养自己的心性的同时，更有一颗感恩的心，即便是那些急于收割“自己生命”的人，他都会送上最真诚的谢意：

我要真诚感谢你们

攀岩的吊钩已扣好

吊钩上的绳索很结实

我要拿起凿子在书山采石

修条路去山那边，选块

上好土地，用一撇、一捺

一竖，建一座小木屋

背靠青山，面朝碧海。每日

采摘，东方升起的第一颗桔子

在金色的阳光下，骑着骏马

牵着藏獒，在大草原放牛牧羊

让雪山锻造它们筋骨，大海

漂洗它们绒毛，每夜再钩

一弯月牙，缝几片云朵快递

包一把星星在里面……

请你们务必收下这份真诚

——《我要真诚感谢你们》

豁达了，从容了，诗情诗境就会滑

翔的更加高远，世界更加辽阔。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都成为他诗意表达的媒介，摆渡灵魂的物境。借助物境，凭空发力。让灵魂触境，瞬间燃烧，生发出多纬度的生命镜像，“一生就是许一滴水融进一滴水”。

我常想，除了沙子

没有眼睛装不下的东西；除了没有没有心胸盛不下的

事物。然而，这是在维多利亚——

玄武岩峡谷抵着小嘴

把赞比西河囫囵吞下，连同高翔的

翅羽——

九万里云烟。我回味

悄然落在嘴唇上的那一吻

瞬间感到自己如此渺小

是情感体验，更是生命体验。

诗人不是职业，但老烟斗像对待职业一样忠诚于诗歌。在诗人的队伍里，他永远以学生自居，对诗歌，他心怀敬畏。

有了诗人的桂冠，他不是用来炫耀，而是用心去喂养。

去珠峰抓把雪，种后山前塘，让它

开出星光，结出日月

去盐城牵头鹿，牧屋后房前，让它
开出梅花，结出鹿茸

闲暇，杯酒穿肠邀贤达
支烟过喉长精神，书我三山五岳、
江河湖泊
叩谢栖居之恩、吮吸之德
给自己点时间

为了诗歌，甘愿做自己的仇人：“从
南墙折返，又要去南墙”。

萨特说：所谓自由，不是有能力实
现自己的志愿，而是愿意实现你做的事。
老烟斗就是愿意实现自己所做的事，衷
于自己的内心渴求，没有了纷争与纠结，
成功地从政界华丽转身成为一名诗人。
因为愿意，肯付出，所以老烟斗成为名
副其实的诗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诗歌的路从来不是平坦的，老烟斗
说，在诗歌的路上，自己永远是学生。
有这样的处世姿态，生命量度，老烟斗
有理由让自己的诗性世界变得更加丰富
有张力。

我之所以亲近自己，是因为
慷慨粉碎了痛苦与忧伤，无偿赠予

那些所谓心怀善意的恩人？

让他们去喂养
变色的良心，扭曲的权杖
一时的欢畅

我之所以亲近自己，是因为
坚信时光的天平会站出来称量，给
他们

纸笔让他们在黄昏为自己画像

我最担心自己丢失的尘埃
越滚越大。被他们行将就去时捡
拾——

充斥眼睛，鲠塞喉咙

上不得、下不能
让我再操粉碎机
为他们粉碎一回

——《亲近自己》

老烟斗与自己为敌，60岁开始写诗。
把诗歌写好，还是为了更好地亲近自己，
亲近生命，让自己活得更生动、更有魅
力、更切近生命的本质。

亲近自己，绝不苟活。

咬不破的命运之茧

——读沈奇诗歌《上游的孩子》

◇ 黄土层

沈奇是前辈诗人和评论家，1974年就开始现代诗创作和文学活动。沈奇是1951年生人，也就是说23岁就开始了他的诗人之旅。并且走出了名堂。有诗集和诗论集11部，编选7部，海内外发表诗评和文艺评论100余篇，入选本年鉴就不说了，作品翻译成多国外语也不说了，获首届陕西文艺评论奖、第二届柳青文学奖也不说了。得说说沈奇的评论风格。有人总结说，“沈奇评论的魅力在于他总是保持着敏锐的感觉和朴素的价值观，具有独创风格的鲜活语言和一语中的的精彩阐释。沈奇的声音非常原始，他坚决拒绝因为对诗歌毫无感觉又要吃这碗饭还要混到底，因此只剩下狡猾世故的修辞技术的学院式批评。

他敢于直言不讳，在基本的美学判断上，他决不模棱两可”。

这就是我今天要解读的诗人评论家沈奇。不敢攀比，但可借鉴处多矣。对于评论的启示至少有：诗评是一种独立的文体，评论家的理性思维不可或缺，但其感性思维之发达不逊于任何一位优秀的诗人。评论文本的鲜活性和清朗性，标志着一个评论人的评论寿命。评论是春天田畴的翻耕，携带氧气也寻找氧气，而不是大工业工厂作坊的机械式加工或质检食品。保持“朴素的价值观”比贩卖疾风暴雨式的中西方诗学理论大家的话语标本要可靠得多。再说得明白点，我们欢迎乡下老大妈整出的“惺忪酥软”的馒头，而不喜欢城市作坊里的压缩饼

干。我最忌讳的评论就是拿鲜嫩的诗歌草料硬往僵死的理论老牛的嘴里塞。

接下来，我们看看沈奇这首写于1984年的诗歌《上游的孩子》。

诗标题“上游的孩子”是否具有隐喻性，先不管他。保持“朴素的价值观”是首要的。《上游的孩子》是一首口语诗是无疑的，叙事是它的核心表现方式。快速浏览一遍，有两段诗人有意强化的东西印象深刻，这类似于歌曲里的“曲调反复”，起到加强效果。它们就是：

“上游的孩子

还不会走路

就开始做梦了”

“上游的孩子是聪明的

不会走路就做梦了

做同样的梦”

这两段点出了抒情的核心对象：上游的孩子，做梦的孩子。这里的“上游”的能指比较宽泛，所指又因人而异。可指“河流的上游”“道路的上游”“时间的上游”等等。但非要纠结于这种猜测实没必要，“上游”辐射出的遐想辐条，

只需要打开想象力即可。这里“做梦”是第一推动力，像春蚕的蠕动。多么具有生机的一种物象证候！但是真正对这首诗构成枢纽性作用的是以下这一段：

梦那些山外边的事

想出去看看

真的走出去了

又很快回来

说一声没意思

从此不再抬头望山

眼睛很温柔

生在山里的孩子或某一条大河上游的孩子，“不会走路就做梦了”，这多么美好和喜庆！他们天生就爱幻想，想走出去，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他们可能不解什么叫命运），于是有想法就迈开步子甩开膀子，去大山之外看看，但是他们看到的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美好，所见不能填补想象力的广大空间，所以，失望地返回来，“死心”了。但是眼睛很温柔很澄澈，像湖水，像天空。他们想改变自己，但是无法融入另外一个世界。这不能说是文化的保守，如果是保守的话，他们梦都不会做，

一直闭关自守在大山里。他们可以说是失败了，但是至少没有丢了自己原有的东西。

“上游的孩子是聪明的
不会走路就做梦了
做同样的梦
然后老去”

这就是叙事的力度。做梦，去实现梦，失望，归来，然后老去。一代又一代，上游的孩子经历同样的命运，回到同样的原点。从叙事里，我们感受到诗人强烈的悲悯和悲叹情怀。对于这些孩子，最好的帮助不是救济和捐赠，他们不需要。最好的帮助就是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他们的命运，让他们看。让跟多的人看他们。命运是一个巨大的茧子，若能安于幽居倒也罢了，悲剧性在于经过尝试之后，感到没意思，失败而反，从此作茧自缚，老去。

诗人沈奇在此提醒读者的是，“上游的孩子是聪明的”，但就是走不出一条自己的新路来，而只能重复先人们的老路。不甘心是孩提时代的事情，任命

是老来之后的一致结局。这其中的死结埋藏着很深的文化悲剧性，是天然的隔阂造就的，还是这个世界本身就缺乏更大的包容性？世界多的是“同而不和”，而不是“和而不同”，不然，“上游的孩子”就会是另一种命运。诗歌从悲叹上游的孩子入手，其实也在悲叹这个世界。

附：上游的孩子

上游的孩子
还不会走路
就开始做梦了
梦那些山外边的事
想出去看看
真的走出去了
又很快回来
说一声没意思
从此不再抬头望山
眼睛很温柔
上游的孩子是聪明的
不会走路就做梦了
做同样的梦
然后老去

清涧三赋

◇ 邓世荣

太极湾赋

江河汤汤，日月消长，天地悠悠，
古今杳茫。千年一瞬，一念八荒。

河水滔滔，昆仑滥觞。群山攘攘，
止于高莽。虬龙奔突晋陕，峡谷漫溯回
肠。

天成太极图，造化大罗盘。三山入
环毂，二鱼跃涛间。仰观行云旋转，俯
瞰流水如环。秀色葱郁，瑞气氤氲，浑
如蓬莱仙境，波光潋滟，拍岸惊涛，若
似碧霄云端。河水之韵，非琴瑟可奏，
鼓乐不堪；峰峦之魂，非丹青能描，色
彩为难。沙燕闹春，演绎百鸟朝凤，灯
火宴夜，辉映秦宫汉轩。老鹰岩，十王殿，

神话不老，遗存悠远。

嗟夫，自龙马河图，伏羲著例；神
龟洛书，大禹分水；文王合而演周易，
大宋转而创无极，茂叔理而臻太极。众
妙之门，妙在太极。太极无极，一切皆
在穹碧，太极有极，万类皆于圆内。星
河灿烂，若出其内，洪波涌溢，还囿其里。
张弛因袭，兴替相继。经文历医，源出
其间；儒道墨法，其后分育。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凝眸太极湾，
赏河水曲突之美妙，悟太极哲理之要义，
领易经爻辞之精髓。遍游太极圈，仰岫
岩伟岸之雄奇，感人生胜败之相对，叹
前路伸曲之迂回。

嗟呼！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

成四象，四象演八卦。周而复始，九九归一，万物衍生，阴阳和煦。

大道无形，全凭一心。胸怀大道，放眼长空，尽览古今英雄事，不废长河中华魂！

魁星楼赋

泱泱华夏，尚德崇文。法天效地，和谐天人。诸子百家，捭阖纵横。文人墨客，珠玑罗胸。上求安邦，下祈业成。是以，科举兴，魁星升。

时至大宋，边安邦定。石城之南，始建佛阁。明清增建，星楼始成。望紫微，星移斗转，抱月凌空，山城道统十方数；临碧水，龙翔凤翥，鼓乐青灯，县城玄宫第一门。

四季香火，夜半钟声。旌幡兀立，钟鼓长鸣。虽月桥客远，亦喻世清心。神坛灵案处处，善男信女盈盈。心身向善，自能莲花生万朵；天地为仁，更有祥云护千层。北宇内壁，镌联题诗，雕镂文采，剔透晶莹。南座文昌，正襟危坐，踢斗魁星。玄音有寄，佛道圆融。厢房道舍，虔心静性。高僧住持，引渡迷津。

且夫！诗赋唱送，词章和鸣。效崔汴州之感慨，发范仲淹之幽情。世事评说，文人不乏拨见之笔；人生感悟，墨客多有惊骇之声。

春闱秋试，学子汤汤，持壶抱浆，香雾缭绕，十围氤氲。举子三拜魁星，志士复抚雕栏，俯仰揽万里，睥睨千春。将降大任于斯人，天生我才必有用。龙源凤渚，毓秀钟灵，豪杰群聚，英才辈涌，国家栋梁，倩影犹存。为盛者，累世也。

仰奉神灵，俯瞰苍生。庇佑风调雨顺，呵护国泰民宁。贫富生死，饥寒哀乐，无不动情。

噫嘻！今乾明坤朗，人和政通，勃勃然百端待举，浩浩乎八面来风。护古迹，倡新风，集智慧，输财力，葺旧扩新。朗朗广场，巍巍龙柱，九曲回廊，雕梁画栋。魁星楼，晴霞在即，丰姿再现。参见北斗兮遥祭魁星，以文化育兮这边风景！

秀延河赋

潺湲潺水，清涓秀延。蜿蜒跌宕，腾蛟临渊，自西向东，日循三县。出高

原深壑，连大河晋陕。缠山绕城，雕黄土千般姿态；穿涧越滩，琢青岩万种娇颜。岚语山风，回荡千仞绝崖空谷；托云拱月，展显百里田畴平川。丰菽异果，歆享万家寻常百姓，朝霞暮雾，飘逸千古琼阁仙山。

全秦要户，千年边关。民风谦和显淳朴，山道贯秦达蒙川。里中遍藏古迹，域内尽函奇观。眺山水交融若画，听清流跌宕如弦。重峦叠嶂，巍巍而旷悍；青雾盈谷，澹澹而飞烟。

黄土毓秀，清川钟灵。古传代代名臣，近起耿耿仁人。迦伦铁余揭竿反王朝，世衡王嵩苦肉间夏营。高永能耄耋血洒疆场，李显忠壮志驰骋江阴；白乃贞丹青著华章，王之爵白手举义旌。李来亨献身反清复明，惠师温先驱国民革命。西北一声枪响，华夏几多雷鸣。抛头颅兮，白明善献身榆林城；洒热血兮，白雪山埋骨吐浑岭……愤不公兮，书香地涌现万千红小鬼；踏不平兮，耕读家

跃出无数猛将军。青石漫诗吟赤子，绿水长泪祭忠魂。

百年梦回，万众激奋。曙色方开，红霞漫染，古堡城头旭日升；晨光初放，紫气东来，康庄路上飞车行。清秀渠，园圃圆润，杂交粮，民众温馨。

春风和煦，革故鼎新。繁荣绘河上，锦绣沃北秦。风驰电掣山间飞铁龙，飞架横空高桥跨河津。清波绿水，舞数条碧玉带；火树银花，耀一座不夜城。东岸金枣，玛瑙玉珠，万里显名；西岭琼芋，晶莹剔透，寰宇吸粉；青青石板，街宽衢平，层层楼宇，直上天庭。大文化方兴未艾，老道情古调新音。展山城新颜，新诗旧梦；颂和谐枣乡，杏韵梅横。七彩笔描不尽靓色，八面风传不完通灵。

新时代歌基川高唱，新征程黄土塬沸腾。迎丽日，托长风，构建实力宽州，展现高原风韵。繁荣魅力枣都，圆梦秀水之滨。

毛野人的传说

◇ 朱合作 搜集整理

毛野人请闺女

有一个婆姨，她娘家里头，已没什么人了。那天黑夜，两个娃娃哭哩，她就哄她的两个娃娃说，“你们快霎哭了。明天，你外爷请咱们来呀。”

这话，让毛野人听见了。

第二天，毛野人装成个娃娃外爷的，吆着个山羊老格犄，请他的女子和外孙子来了。

那婆姨嫂嫂的见事发不妙，就说：“她二妈，你霎咯。”

那婆姨想咯哩。

嫂嫂的就拿出一苗针，说：“你把这拿上，叫你大（爸）看是个甚？”那婆姨去问毛野人，：“大，大，你看这

是个甚？”

毛野人说：“这是个‘碰’。”

那婆姨回来对她嫂嫂说：“嫂嫂，嫂嫂，我大说这是个‘碰’。”

嫂嫂的又拿出来个面瓢，叫那婆姨再去问。那婆姨又去问她大：“大，大，你说这是个甚？”

毛野人说：“这是个‘腾’。”

后来，那婆姨就抱上娃娃，骑上山羊老格犄，坐娘家去了。

才走到半路上，毛野人就把两个娃娃给咬死吃了。

又走了一阵，在一院地方跟前，有个瘸腿老婆婆扫院哩。毛野人说：“到了家里了。那老婆婆就是你妈。”

老婆婆咋给女子的做的吃饭哩。吃

饭中间，从饭碗里舀出来几截娃娃手指头。那婆姨急得眼泪直淌。

天黑了，毛野人问他的老婆婆说：“今黑夜，你枕铁枕枕呀，枕木枕枕呀？”

老婆婆说：“枕木枕枕呀。”

这话，叫那婆姨听下了。

吃罢饭，毛野人说：“你两个先睡。我黑夜有事，先出去一下。”

才将睡着，那婆姨就把毛野人的老婆，挪到铁枕枕上，自己睡到了木枕枕上。

半夜里，毛野人手里拿着刀子，从外面回来了。

他一回来，就在炕上到处摸，才摸到铁枕枕跟前，一刀就把睡在上面的瘸腿老婆婆的头给割下来了。割罢，嘴里还说：“老婆子，老婆子，快起来把灯点着。吃热肉，喝热血。”

那婆姨装得“嗯”了一声，走到灶火跟前，用水把火浇熄，说：“灶火里火熄了。”

毛野人说：“快到邻家点喀。”

那婆姨顺手从柜子里抓了一把红筷子，溜出毛野人家门，赶紧就跑。她一边跑，一边往地下丢筷子，连跑带丢就跑回家了。

回到家里，见了嫂嫂的，哭成了一滩。嫂嫂的说：“霎哭，有我哩！”

天明了，毛野人开开门一看，原来是把他的瘸腿老婆婆砍死了，气得出门就追。

才追了几步，见地上有根红筷子，捡起来一看，说：“呀，好像我家红筷筷。”返转就往家里送。

送罢，回转身又追。追了几步，又见有一根红筷子，毛野人说：“呀，还是我家红筷筷。”就又往家里送。就这样，捡一根，送一根，一直追到后半天，才追到婆姨家里。

毛野人恼悻悻地问那婆姨：“为啥要偷跑？”

那婆姨嫂嫂的说：“她外爷，不是跑。她二妈是说你家没糕吃，回来压糕面来了。”

毛野人说：“那敢好么。来我瞧压好了没？”

嫂嫂的把毛野人引到大碾子跟前，说：“她外爷，咋坐下，来我寻糕米喀。”

毛野人才往碾子上一坐，就像叫什么东西粘住了，怎么用劲也站不起。原来，是那婆姨嫂嫂的，给碾盘上刷了一层胶，把毛野人的屁股给粘住了。毛野人急得手乱托，连手也给粘住了。

毛野人不能动弹了，急的直祷告，说：“谁放了我的手，给谁一个狗。谁放了我的腿，给拄个拐（杖）。”

可没人理张他。
才过了几天，毛野人就让给饿翻（死）了。

毛野人捂红眼

妈妈的有一个红裤裤。她拿出红裤裤，对她的女子和媳妇子说：“咱家里有一斗荞麦。明早起，你两个谁先把荞麦给压了，谁就穿这个红裤裤。”

这话，毛野人又听见了。

第二天，早早的，毛野人就拿着一斗荞麦皮，放在碾子上，“咯叽咯叽”压开了。

妹子的听见碾子响，当是她嫂嫂压荞麦哩。心里盘算，那红裤裤，咋敢成了我嫂嫂的了。她跑出来一看，她嫂嫂咋价变了个样，浑身上下毛格绒绒的。

妹子的就问：“嫂嫂，嫂嫂，你咋价长了个毛手手？”

毛野人说：“你哥哥嫌我冷哩，给我买了双毛手套。”

妹子的又问：“嫂嫂，嫂嫂，你咋价脸上也是毛？”

毛野人说：“你哥哥嫌我冷哩，给我买了个皮帽帽。”

妹子的又问：“嫂嫂，嫂嫂，你咋价脚上也有毛？”

毛野人说：“你哥哥还给我买了双毛核核（鞋）。”

咋压荞麦哩。

压了一阵，毛野人对那女子说：“咱两个背背背来（两个人背靠背，背着玩）。”

那女子说：“能哩。”

那女子胳膊套胳膊，把毛野人倒背在脊背上，在碾道里转了三圈。

轮上毛野人背了。毛野人说：“你把眼合上。我叫你睁，你再睁。”

那女子说：“哦。”

毛野人把那女子背上，一口气就跑回了家。那女子睁开眼一看，见是毛野人家，急得就哭。

毛野人说：“不敢哭了。再哭的话，操心我一口把你吃了！”

那女子怕得不敢哭了。后来，毛野人就让那女子当了他婆姨。

有一天，毛野人出去了以后，毛野人家的槐树上，来了个喜鹊。那喜鹊叽叽喳喳直叫唤，叫唤的人心里怪麻烦。

那女子就对喜鹊说：“喜鹊大哥，喜鹊大哥，你霎叫唤了。能了的话，你把我的针扎扎，给我妈捎给。”

喜鹊听了那女子的话，噙上个针扎扎，“忒儿”一声就飞了，一直飞到了那女子家里。

那女子妈妈的听见喜鹊叫唤哩，跑出来一看，见院子里搭着她女子的针扎扎，朝树上的喜鹊说：“喜鹊大哥，喜鹊大哥，你要是晓得我女子在哪里的话，就给我引路，叫我去看我女子。”

喜鹊听了这话，叽叽喳喳又叫了好几声，就在前头边飞边叫唤，一直把那女子妈妈的，引到一片干牛粪跟前。喜鹊一嘴头把那片干牛粪撬开，牛粪下面有一院地方，是毛野人的家。

妈妈的一看女子的住在这么个地方，急得就哭。女子的一看是妈妈的来了，一下着了慌，说：“妈，妈，谁叫你来哩？叫毛野人看见了，非把你吃了不可。”

妈妈说：“那咋办呀？”

女子的揭开一个大瓷盆，说：“你进这里头躲一躲。”

过了一阵，毛野人从外面回来了。毛野人一进门，用鼻子倒吸了一口气，嘴里说：“咦，咦，闻见生人气！”

那女子说：“没有来生人，是我缠了个脚。”

毛野人不信，嘴里又吸着气说：“咦，咦，闻见生人气！”

那女子说：“没有来生人，是我梳了个头。”

毛野人还是不信，说：“你再不说

实话，看我一口把你吃了！”

那女子没办法，就说：“是我娘家妈妈看我来了。”

毛野人说：“呀，快把我丈母娘请出来，来我拜丈母！”

妈妈的一出来，毛野人跪下就拜。妈妈说：“他姐夫，咋霎拜了。”

毛野人说：“那咋不拜了。”

毛野人抬起头，看看丈母娘，又看看他婆姨，对着盆里的清水再看一看自己，就问说：“丈母娘，丈母娘，为甚你两个都是黑眼珠，就我是红眼珠？”

妈妈的对毛野人说：“她姐夫，我和我女子一养下，也是红眼珠。是后来捂黑的。”

毛野人忙问：“怎么个捂法？快给我捂一捂。”

妈妈说：“她姐夫，那你去扯上二丈老白布，称上五斤胶。吃罢饭，我给你捂。”

毛野人出去才一阵功夫，就把丈母娘要的东西给闹回来了。

吃罢饭，妈妈的和女子的两个人，给院子里的磨盘上刷上了胶，让毛野人先坐在磨盘上，又把刷了胶的白布，给毛野人眼上缠了好几层。缠完了，安顿说：“他姐夫，捂好了，你千万不敢动。等到了明天这会价，就捂黑了。”

毛野人闭着眼，说：“嗯，我不动。”

看着毛野人坐稳了，妈妈的拉着女子的，连忙溜出毛野人家，跑回了自己家。临出门，还把毛野人家的门，反锁了一锁子。

第二天，毛野人觉得眼睛不好受，就叫他的丈母娘和婆姨。可老半天叫不响人。毛野人想动又不得动，就慢慢给饿死了。

大小毛野人

来了个毛野人，把山上正在锄地的男人给压倒吃了。

他婆姨来送饭，又叫毛野人碰上了。毛野人把那婆姨挡住，说：“来我给你寻虱。”毛野人说是寻虱哩，可不晓得咋价，就把那婆姨脑上的血掐出来了。那婆姨问：“我头上红红的，是个甚？”

毛野人说：“是我给你扎的红头绳。”

毛野人又问那婆姨：“你家有几个娃娃？”

那婆姨说：“四个。”

毛野人问：“叫些甚？”

那婆姨说：“门关关，门栓栓，笨笨笨，马勺勺。”

毛野人寻了一阵虱，就把那婆姨也压倒吃了。罢了，就到那婆姨家去了。

毛野人在院子里叫唤说：“门关关，门栓栓，笨笨笨，马勺勺，快给妈妈开门门来！”

娃娃们从门缝里一瞧，说：“不是我妈妈，我妈妈和你不一样。”

毛野人问：“哪哒不一样？”

娃娃们说：“我妈妈穿的灰衫衫，脸上还有一片疤。”

毛野人转过身，念了个咒语说：“东面刮的一筐灰来，西面刮的一片疤来。”

毛野人把疤糊在脸上，又爬到灰堆里打了个滚，说：“门关关，门栓栓，笨笨笨，马勺勺，快给妈妈开门门来！”

毛野人一进家门，就对娃娃们说：“肥的跟我睡，瘦的下炕圪崂里睡。”

门关关、门栓栓两个大，精，说：“妈，妈，我瘦，我瘦！”

笨笨笨、马勺勺两个小，憨，说：“妈，妈，我肥，我肥！”

毛野人就搂着笨笨笨马勺勺睡格了。

睡到半夜里，门关关、门栓栓听见什么东西响哩。就问：“妈，妈，什么东西得唧唧，得唧唧直响哩？”

是毛野人吃笨笨笨马勺勺的骨头响哩，毛野人说：“好好睡。是老鼠打架哩。”

门关关门栓栓晓得毛野人吃罢了笨笨笨马勺勺，还会吃他们两个，就说：

“妈，妈，急尿了。”

毛野人说：“灶火圪崂里尿。”

门关关门栓栓说：“不敢，灶火圪崂里有灶神哩。”

“炕上尿。”

“炕上有炕神哩。”

“门圪崂里尿。”

“门圪崂里有门神哩。”

毛野人问：“那要到哪里尿格哩？”

门关关门栓栓说：“要到院子里尿格哩。”

毛野人就给门关关门栓栓，一个腿上拴了个老公鸡，一个拴了个洗衣服槌布的棒槌，又把绳头头捏在自己手里，才让门关关门栓栓到院子里去了。

门关关门栓栓到了院子里，就把腿上的绳子解开，给老公鸡和棒槌拴上，相跟上跑了。

过来好一阵，毛野人不见两个人回来，就叫唤：“门关关，门栓栓！”见没人应承，就把手里的绳子拉了好几下，听见院子里老公鸡叫唤哩，棒槌也响哩，就放心了。

等到天亮了，毛野人出来一看，哪里还有两个娃娃的人影子？赶紧就追。

追到沟底下，见井子里一卜柳树上，蹲着门关关，门栓栓，还朝着他笑哩。

毛野人往倒一爬，就喝井里的水，想把

水喝完，把两个娃娃捞上来。

哪晓得才把水喝进肚子里，就从屁股全漏出来了，又都流进了井子里。毛野人抬头一看，见路上过来个卖干草的，就对卖干草的人说：“卖草的大哥，卖草的大哥！把你的干草给我屁股里塞上一把，等我喝出金娃娃了，你的一个，我的一个。”

卖干草的说：“能哩。”就给毛野人屁股里塞了一把草。毛野人爬到井子沿沿上，又喝开水了。

喝了一阵，路上又过来了个饮牛的。毛野人说：“饮牛的大哥，饮牛的大哥！你霎叫你的牛，把我屁股上的干草吃了，等我喝出来金娃娃了，你的一个，我的一个。”

饮牛的大哥说：“能哩。”

可老牛不听话，叼了个空空，一口就把毛野人屁股上的干草给吃了，闪得毛野人肚里的水，忽通通又都流到井里了，惹得树上的两个娃娃“格蛋蛋格蛋蛋”就笑。

毛野人一看，见两个娃娃都在树上爬着哩，就说：“憨娃娃呀，你两个咋价在树上哩？快下来跟妈妈回家走！”

两个娃娃说：“要回你回咯，我们不回咯。”

毛野人问：“那你们是怎样爬到树

上的？”

门城关说：“东边刮来一把油，西边刮来一把油，抹一抹，上一上！”

可毛野人给树上抹了油以后，就更上不去了。

门栓栓说：“不对着，不对着！左手一把斧，右手一把斧，砍一砍，上一上！”

毛野人听了，真的就爬上树来了。可才刚爬到半腰里，就叫门关关门栓栓几脚踢得跌到地上了，把脑袋也给跌晕了。两个娃娃从树上跳下来，一阵就把毛野人踢得不会出气了。

又过了几天，见踢死毛野人的地方，长出来一卜大白菜。

过来个担担匠，看见那白菜好，就把它砍得担到担子上，走了。

担担匠走着走着，觉着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放下担子一看，是那卜大白菜，变成了一窝毛野人儿子。担担匠恼了，把筐子里的毛野人儿子抓起来，一个一个往死攒。等剩下最后一个毛野人儿子了，那个小毛野人祷告说：“货郎大叔，货郎大叔！你霎把我攒死了，我给你拦牛，拦羊。”

担担匠说：“好么！”就把那个小毛野人留下了。

头一天，担担匠让小毛野人去拦牛。小毛野人把牛吃了，拿回来个牛尾巴。

担担匠问：“牛哩？”

小毛野人说：“牛从天窖里钻进去了，我给你拖回来个牛尾巴。”

第二天，担担匠叫小毛野人去拦驴，小毛野人又拿回来个驴尾巴。

担担匠问：“驴哩？”

小毛野人说：“驴钻到山水圪渠里了，我给你拖回来个驴尾巴。”

第三天，担担匠叫小毛野人去拦羊，小毛野人又把一群羊都放的没有影子了，只拿回来一把羊尾巴，说：“羊都钻到黄河里了。”

担担匠气的一满不行了，第四天早早的把小毛野人叫到大石磨跟前，说：

“来！到这个石磨上，把牙给你磨一磨！”

小毛野人刚把头伸进去，担担匠就把两扇磨往起一合，把小毛野人给压死了。

栏目责编 朱合作